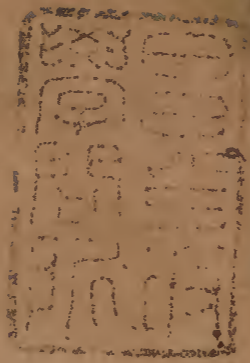


遵注叅訂詩經

詩義纂要六之八

下



| | | | | |
|---|---|---|---|---|
| | | | 八 | 漢 |
| | | 二 | 二 | 書 |
| | 三 | 四 | 六 | 類 |
| 三 | 架 | 函 | 號 | |
| 冊 | | | | |

| | | | |
|------|---|---|--|
| 內閣文庫 | | | |
| 三 | 八 | 漢 | |
| 三 | 二 | 書 | |
| 二 | 四 | 類 | |
| 〇 | 六 | | |
| 架 | 冊 | 號 | |

| | |
|------|---------|
| 內閣文庫 | |
| 番號 | 漢 8246 |
| 冊數 | 3 (3) |
| 函號 | 273 257 |



棟鄂堂詩義纂要

洪雲來台山

虎林 何 璞介山

徐天任存堂

周 彊兢菴

周 珥介菴父同姪

周 霖梅溪父校

周 震衍溪父同訂

文王全言

通詩述文德以戒成王重儀刑而穆穆之句則
交德之實際也五章分上言文所以受命只在修
德下言今所以保命只在儀刑穆穆自不得不決祖以修
德矣修德之要不越敬之一字

尊

是詩之冒顯德受命俱詳下文於昭于天非真有神
可見蓋盛德不磨故雖沒而昭著如此只就神說未露
德字其命維新指有天下後說子孫受命即文王受命也不
顯正足昭不貳正足顯者充滿宇宙貫徹古今也時者景
運摩移方興未艾也未二句註意作推原說然亦須贊歎得
神如云誠哉文王今何在乎直一升一降神與天合而無一
時不在帝左右也是何等昭著

其即

重刻徐筆嗣先生遵註祭訂詩經卷之六

美雅之小雅

文王之什三之一

文王在上於昭于天周雖舊邦其命維新

有周不顯帝命不時文王陟降在帝左右也

舊邦言其國受封之久也新命言今受命之
近也陟降帝側正指其神之昭處言也○周
公戒成王明周家受命代商之由言文王既
沒而其神在上昭明於天是以周國雖舊而
天命之受則自今始也夫在上而昭天則有
周之德豈不顯乎舊邦而新命則上帝之命
豈不時乎而要之命之時皆其德之顯者致
之也試觀文王之神無時不升降於上帝之

卷六

三章此顯德得天下而垂裕無窮也。蓋齊莊強勉要玩若有二。字語氣令開兼及後言正顯德之驗。敷錫根臺齊來錫。周而編及子孫庶正其命維新也。不曰錫文而曰錫周。指。後有天下時說須體註中世世修德意重子孫一邊不顯是。德不作爵位看所謂自世者文王以不已之德流為不已之。謂理當如此耳亦世者惟世德則祿亦世道亦世也。

三章是上章凡周之士兩句意天之使周士傳世之顯正所。以爲周也。首句是世濟其美意猶者匡王定國內順外。成也。翼翼敬勉謂以敬勉之心去作事勉即翼翼敬即敬止。分明君臣合德恩皇周植根此來生此二句見天意所鍾。王化所決周植是文可經邦武可定國以寧是寧文王之神。蓋子孫安而文王自無不安以字不空言以此周植寧之也。總見周士能與文合德故宜其傳世之顯然何莫非文王之。福乎。

四章此實指文德所在也。穆穆至德莫測暗合無聲無臭。敬。就心上說於昭不巳皆不於此。法天剛健也。應天。高明也。假哉天命根上維新陳錫講本文不加一集字者正。見天命文德合一德之所至即命之所在也。商之孫子四。能以人心驗天命信字相應十餘萬人中豈無能謀勇。能執者而上帝既命則億萬一心惟有歸服而已。

五章此以人心之棄商歸周啟王以法祖也。假哉固可幸而。靡常尤可畏。觀殷士而知所以失可不念文王而思所。以得子膚容貌之偉敏才具之疾助周祭而服殷冠與亡之。

康邦定時長發

側則天意附屬而子孫之。○豐音文王令。承命有天下也。非偶然矣。○陳錫哉周侯文王孫子。文王孫子。問音不已。陳錫哉周侯文王孫子。文王孫子。本支百世。凡周之士不顯亦世。賦也。豐音強。侯維也。本宗子也。支庶子也。○文王心純無。間若有所勉。故既沒之後。善譽猶自不已。是。以上帝感之。於是敷錫於我周。而及於文王。之孫子。本宗使之百世爲天子。支庶使之百。世爲諸侯。而又及其臣子。凡周之士亦。世使之世世修德。夾輔本支。與周匹休焉。○世。之不顯厥猶翼翼。思皇多士。此王國王國。克生維周之楨。貞濟濟。多士文王以寧。也。猶謀翼敬皇美楨幹也。○承上文周士傳世。之顯者。由其當日謀國之猶能翼翼而勉敬。

也夫美哉此多士。此文王之國而文王之。國能生此多士。則謀猶所出。足爲周之幹。而。文王得此其心亦賴以安矣。此則多士之賢。亦宜其傳世之顯也。而天命文王之意於此。亦。○穆穆文王於音緝熙敬止。假哉天。命有商孫子。商之孫子其麗不億。上帝既命。侯于周服。賦也。穆穆深遠也。緝。緝。假大也。天。命之大。即上陳錫之意也。麗。數服歸也。○穆。穆然深遠之文王。繼續光明其敬而無一息。之昏惰其德至矣。故大哉之天命集焉。以商。孫子驗之。可見矣。商孫子之多。其數不止十。萬。而以帝命既集於文。○侯服于周。天命靡。常。殷士膚敏。將于京。厥作祿。將常服。備。

卷六

狀昭然在目可不慎哉。嘆息。殷士而即急呼周臣所以動王也。念字根。靡常。來德。即緝。無放。止之德。曰。緝。正動以祖德之思也。

六章 上四句勸其法祖。下四句戒其暨殷。重法祖。上文念字。指理言。自天付之曰命。自我受之曰德。總一理耳。修德正。是理命。處末言者。所謂念茲在茲也。德自修。命自配。則福亦自求。要見皇天無親。惟德是親。特意多福。不列維新。陳錫。下四句。一反而足。如云。命可恃。則商之先何嘗不可恃。而乃至於此。則是不能法祖。承命之故也。然則不易者。不重可危乎。喪師以人心言。

七章 首章之意。是文王即天。此章是法文。即法天也。無過句。與自求相反。爾躬直指成王。文之令聞不已。本齊。穆而後。後王之宣昭。義問本修德。承命而來。虞殷不是。豈殷若曰。殷之先如何。而合於天。則天與之。殷之後如何。而不合於天。則天廢之。總以起法祖意。天載只言其理。不指與亡。若指與亡。則非無聲無臭者矣。儀刑。即法其緝。應敬。止作。與詐。偽。反。人心。可以驗天命也。文。即法文。即法天。而命何難。保哉。末二句。要得懇切丁寧之意。

庚部言詩卷之六

無念爾祖 賦也。膚美。敏疾。黼裳。尋殷冠。禮物。仍殷之舊。亦所以雷戒也。黼。黻。進忠之臣也。呼。蓋臣。正以迪王也。○商子孫之服周。以天命之不常也。然。豈惟子孫。凡此臣庶之膚。大敏捷者。皆禪將於京師。而服商之服。以助周之祭也。凡此皆文王之德所致。然則王之蓋臣。得無念爾祖。文王之德也。○**無念爾祖** 訓。修厥德。永言配命。自求多福。殷之未喪。師克。陟。上帝。宜鑒于殷。駿命不易。夫聲。○賦也。理命。合天理也。配上帝。則不易。對於天也。師。衆。駿。大也。○欲念爾祖。在於自修其德。而修德之功。不可間斷。必常自省。察使所行。皆合於天理。斯則有文王之德。可以膺文王之命。盛大之福。自我致矣。夫殷未失衆之時。德足以對乎上帝。今惟不德。故

子孫如此。宜以為鑑。而自省。○**命之不易** 無。馬。則知大命之不易。保也。○**遇爾躬** 宣昭。義問。有虞。殷自天。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儀刑。文王。萬邦。作孚。義善。問。聞。虞。度。載。事。儀。象。刑。法。孚。信。也。○天命有不易。保。慎。無。若。紂。之。自。絕。於。天。而。當。有。明。其。善。譽。於。天。下。又。度。殷。之。所。以。廢。興。者。而。折。之。於。天。然。上。天。之。事。無。聲。無。臭。不。可。得。而。度。也。惟。法。文。王。之。德。則。萬。邦。作。而。信。之。天。命。斯。可。保。矣。

文王七章 首章言文王以顯德而受時。命二三章言文德感天而福。及於周之子孫。臣庶皆綿其澤。四五章言文德感天而禍及於商之子孫。臣庶皆歸於周。六章言當法文而鑒殷。末章言當鑒殷以法文。皆啓嗣王以修文王。

詩經卷之六

明明全章此詩詳敘文武受命欲王念祖之意首二句全詩之主次節推本文王之生三節言文王以明明之德其赫赫之命四五節推本武王之生七八節言武王受赫赫之命亦以其有明明之德文德在微以小小心二字看出武德在和以燮伐二字看出首尾二明字相應天所眷在明則所棄在昏矣

首章首四句言天人相與之際其可畏下以見絕於天者証之明明者念頭打盡純淨使靖世安民之心可以對上帝對四方也赫赫要舍得人心集大統意天難二句承上來不易即於難忱中看出非王不易乃明之不易也末句重使字大使之也舉紂以為証可見無明明之德必無赫赫之命矣

二章只重生此文王句追本王季太任之德者原其所自生也王季作君在生文王之後明類長君等字勿混入維德句敘太任及王季一維德之是行為文德之發源見君道

與后道而各致乃母道與父道而交應也首尾只重文王身

三章此言文王明明之德重小心句小心非畏懼是斂藏細密處翼翼是本體不是工夫胎事二句得天厥德二句得人俱從小心來胎事是顧謂明命之意愛國即虞芮汝墳之類以敬承天則此心光明可對上帝以敬治人則此心正直絕無回邪懷多福重在自我懷之受方國重在自我受之方與明明句應文王雖未受赫赫之命然受命之基實在是矣

四章此推武王所由生天監者監周家累世之德也不專指文王既集善言赫赫之命已集於明明之文矣集字有審定意然嗣不昌何以承命配不定何以昌嗣初載幼時也天作句重冷陽滑渙地靈也兩在字天意也嘉止可好之期有子足以應其求也首尾意俱趨到武王身

長那字子長集是

之德而保文

明明在下赫赫在上天難忱謏斯不易音去聲維

王天位殷適音的使不挾四方音賦也明明德之

顯也忱信適嫡挾有也周公戒成王將陳

武受命先言在下者有明明之德則在上

者有赫赫之命天命視德為去留此天之難

信而君位聽天為爭奪則王之所以不易也

挾居天子之位為殷家之嫡嗣乃使之不得

挾四方而有之正以其無德而命斯去耳

摯音至仲氏任音任自彼殷商來嫁于周曰嬪

貧于京音京乃及王季維德之行音杭大泰任有身

生此文王音賦也摯國名仲申任姓嬪婦也王

季文王父也身懷孕也○將言文

王之事而先本其所由生言此摯國之中女

其姓為任自殷商之國來嫁我周以為京室

之婦與王季而皆一以德相承○維此文王

故和氣所鍾懷孕而生文王也○維此文王

小心翼翼胎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回以

受方國賦也小心翼翼恭慎之貌懷來回邪

心純乎一敬翼翼然恭慎自持以此心對越

上帝則多福於是乎來矣以此德為治而不

見有回邪則四方於是咸附矣此文○天監

在下有命既集文王初載天作之合在洽之

卷六

縣縣全直 欲王知周家積累有漸由微成大通篇精神在縣
縣瓜賦一句隕厥問以上言太王之開王業作械
以下言文王之受天命其言太王獨詳者見先世經歷許
多艱難而得之不可不追念也末言四有見與王非一世
之事亦非一人之為則保成業者可以思矣

首章 首在比意已括全篇重在瓜之大始於賦比今日之盛
始於當日之微縣縣二字有培植不絕之意生字是生
聚之生初生於姜原而失於不復復於公劉若再生者然沮
漆隨地陶復穴三件是習俗如此延至太王猶有然者非必
人人盡然也家室兼君民言未有家室只不能如下文朝市
廟室門社之制具備耳此是推本太王未遷時事

二章 言太王避難遷都而審慎其始來朝走馬要見保國安
民之心略帶民從之意此是正大之舉不可入倉皇氣
象幸而二句重遷岐為王業所由開下五章皆詳遷岐中事
相上似非婦人所宜而太王與姜女共起艱危查其謀議得
其贊助亦是開勸大關係包下授田居民宮室在內走馬背
字須見開勸發阻之中絕無苟且圖存之意

三章 承上否字來卜驗土地之可居而下協神人以定居也
大凡地勢隘狹不可容衆無則異於饒瘠斥鹵者矣
董甘茶苦而皆如節可見地祿之厚為天造地設之區守以
待興王之業爰始爰謀言已見不如人見之為詳爰契我龜
康郭望

父也鷹揚如鷹之飛揚而將擊言其猛也涼
佐助也肆縱兵也會戰之日故曰會朝也○
武王車馬之盛將帥之賢相與佐助伐商以
除穢濁不崇朝而天下清明此蓋武王有明
明之德而實膺
赫赫之命者也

明明文章 首章言天命繫於主德二三
章推本文王之生而述其有
德以基命之意自四章至末推本武王
之生而詳其伐商以膺命之事皆嗣王
所當
念也

縣縣瓜賦 首民之初生自土沮漆音 古公
賈父音 陶復音 陶穴未有家室 絕也大曰瓜
小曰厥蓋近本初生者小延至末而後大也
民周人也沮漆二水名古公太王號也賈父

大王名也陶審也復重審也穴土室也家室
廟室門社之屬也○周公戒成王追述太王
遷岐以開王業而文王因之以受天命也以
縣延不絕之瓜常始於賦比世業相傳之周
常始於微故自其微者言之周人始生於沮
漆之上至於古公賈父之時羣居於審窳土
室之中凡室家
之制俱未備也○古公賈父來朝走馬率西
水游音 至于岐下爰及姜女聿來胥宇 賦也
淮也音相宇宅也○太王因狄人之侵乘且
而走馬以避其難循彼漆沮之涯至於岐山
之下而與姜女同行相土蓋資
內助之賢以為定宅之計也○周原膺
武王謹茶徒如飴音 爰始爰謀爰契我龜
曰止曰時築室于茲 賦也周原即岐山之原
也膺膺肥美也董烏豆

康郭望 卷六

八章。內治既修。遠人自服。肆字承上自修。來上文仁民孝先。成家立社。其為宗社生靈長久之計。風聲聞望。皆可以攝服人心。故云不隕厥問。柞械二句。應指文王說。但中間尚有王季。須從太王荒岐。漸漸說到文王康岐。時纔無滲漏。木拔道通。是人心效。曠國勢改。觀蕩蕩然成一大都會矣。皆世德積累所致也。駭者畏懼奔走。喙者氣不得伸。乃奔突竄伏之狀也。維字當玩言不暇他謀也。四矣字。不期然而然之意。前有太王而蓄之者。厚後有文王而發之者。昌其致此盛宜矣。

末章。此言文王以德受命。而推功於所助也。虞芮句。言化行於中國。是訟獄者不之商。而之文也。照上化行於遠夷者。蹶生根。先世積累。來至虞芮質成之日。而氣象頓覺其改觀。對初生看。予曰。上當先從文德說起。江漢汝憤。歌思孔遷。是文德所致。予則曰。亦有疏附緝熙。敬止。蕭雍無斃。是文

德能然。予則曰。亦有先後。化覃六州。邇駭有聲。是文德之及。予則曰。亦有奔奏。赫然斯怒。四方無拂。是文德之威。予則曰。亦有禦侮。文王受命。固盛德所致。而諸臣亦與有力焉。四有字。是四等人。非四個人也。合觀太王文王。屢世積累。先小後大。若縣縣瓜。跌然矣。撫成業者。可不修德。任人以保厥命乎。

隸部詩經卷六

言經。大衆必有事乎社。而後出也。此。肆不殄。建門而制之善。建社而用之大也。肆不殄。音厥慍。亦不隕。尹厥問。柞械。投佩矣。行。道兌矣。混。夷。駭。矣。維其喙。矣。賦也。肆。殄。絕。慍。怒。隕。隊。問。聲。也。柞。械。二。木。名。拔。挺。拔。不。拳。曲。也。兌。通。也。謂。通。道。於。柞。械。之。間。也。駭。突。喙。息。也。上。言。太。王。立。國。之。事。其。內。治。修。矣。故。雖。不。能。殄。絕。昆。夷。之。慍。怒。而。自。修。既。至。聲。譽。自。隆。亦。不。至。墜。其。聞。也。迨。至。其。後。積。德。日。深。而。生。齒。漸。繁。歸。附。益。衆。木。拔。道。通。昆。夷。畏。之。奔。突。竄。伏。維。其。喙。息。而。已。此。盛。德。攝。人。不。求。殄。之。而。自。殄。也。蓋。已。指。文。王。之。世。而。言。矣。虞。芮。質。厥。成。文。王。蹶。生。予。曰。有。疏。附。予。曰。有。先。去。聲。後。予。曰。有。奔。奏。予。曰。有。禦。侮。予。曰。有。先。去。聲。後。予。曰。有。奔。奏。予。曰。有。禦。侮。

侮。賦也。虞芮。二國名。質。正。成。平。也。二國爭。則。相。與。質。正。於。周。因。見。揖。讓。之。化。遂。感。而。平。也。蹶。動。而。疾。也。生。起。也。率。下。親。上。曰。疏。附。相。道。前。後。曰。先。後。喻。德。宣。譽。曰。奔。奏。武。臣。折。衝。曰。禦。侮。昆。夷。既。服。而。虞。芮。來。質。其。訟。遂。平。天。下。諸。侯。於。是。聞。風。皆。歸。而。文。王。由。此。遂。動。其。興。起。之。勢。是。雖。其。盛。德。致。然。而。以。予。言。之。亦。由。其。有。遠。臣。以。來。民。心。有。近。臣。以。輔。君。德。有。文。臣。以。敷。文。治。有。武。臣。以。建。武。功。其。得。人。之。功。亦。不。可。誣。矣。

瓜。跌。九。章。首。一。句。喻。周。業。之。始。微。而。終。大。自。民。之。初。生。至。三。章。敘。太。王。自。幽。遷。岐。而。相。土。四。章。之。重。民。事。五。章。之。先。廟。制。六。章。之。營。宮。室。七。章。之。立。門。社。皆。太。王。自。修。之。實。而。無。隕。其。問。也。八。章。至。末。明。文。王。之。服。遠。夷。來。鄰。國。而。王。業。遂。興。又。本。其。得。人。之。盛。者。則。見。其。受。命。之。有。輔。也。

詩經卷六

早麓全音 重德上以尊弟君子為主天地間福祿不過是和

自相奏拍其為福祿所歸自是實理首末二章有自然受

首章以自然之理為與早麓無意於榛楛而榛楛自生以地

仁熟和順充積之謂也福祿有相因之理天人有合一之機

二章以必然之理為與器之美者味必美與德之盛者福必

三章以尊道其性於上下而各得其所與文王成其化於

力說高而飛躍自天機作之文王開天下以自有之天機人

四章此言祭必受福全本德來首二句但言備物意輕以享

五章此以物茂素為人所取用與德盛素為神所眷注神兼

末章以物盛而所附者自良與德盛而所致者自正也無德

瞻彼早麓 榛楛濟濟 豈弟君子 遐不作人

黃流在中 豈弟君子 福祿攸降 德之必膺

子遐不作人 德也作人與前篇不同謂豈弟

此章以化機之動手物 清酒既載 騂馬

既備 以享以祀 以介眉福 賦也哉在尊也

受福亦以其豈弟之德能格於神也 此章本其有格神之德故能獲祀神之福也

瑟彼柞枅 域民所燎 矣豈弟君子 神所勞矣

物茂為人所取用與德盛素為神所眷注神兼

有德以來福非有所俸觀而然也 此章以

早麓六章 於必然三章之化人 四章之

三章 此章上連太王中含泰伯而實重王季上五句言天命
王業也帝省三句直趨作對省之而本拔道通則與字之命
 已不負矣正不可無人承當須於此時預定之有此邦無此
 君則邦誰與對自泰伯二句粘上作對言初生二賢時而繼
 太王以當此國者已屬之王季矣因心則友固是平日愛兄
 自然處實亦從事後推原耳可讓則讓不邀其名可受則受
 不邀其跡無意必忘爾我其於天顯之愛渾然流通篤慶謂
 太王以德受命而王季益修德以厚之錫光根篤慶來使子
 季不能修德以篤慶人將議泰伯無知人之明矣得謂之錫
 光受祿無喪是得天命於身奄有四方是衍天命於後雖暗
 指文武言要亦見王季所貽意

亦美材也明德安民之德也申夷昆夷也載
 路滿路而去也厥配指太姜也岐周之地
 本山林險阻近於昆夷太王居之人物漸盛
 地勢漸闢木之死者去而生者存惡者除而
 美者植蓋開治而已成都會之勝也是乃上
 帝遷此明德之君使居其地而昆夷自為之
 遠遜天又為立賢妃以助成開國之謀是
 以與宅之命受之堅固而為王業之基也
 帝省其山柞棫斯拔有柞方與未也松柏斯兌帝作邦作
 對自大音泰伯王季維此王季因心則友則友
 其兄則篤其慶載錫之光受祿無喪音有
 四方賦也對當也謂當此國也因心愛山心
 知人之明也上帝省視岐山見其木拔道
 通則知民歸者衆矣是式廓已增天已作之

四章 此言王季備德而獲福重帝度二句度其心者心有定
德所從出德無玷缺自然有聞清靜下六句就成德之後發
 用者言其德二字直貫到克比明以事類以人言長以
 教育若以政言王此大邦只言其君臨岐則能慈和其人而
 人皆服也親其下而下皆服我耳靡悔有二意蓋世至文
 于則時心之間隔絕難乎其為傳德如文王則聖神之繼起
 又難乎其為盛而猶無遺恨則遠而燭光矣帝節上作對
 之命後子就文武說節上受福奄有一意

邦也又欲釋其可以當此邦者以為之君焉
 此作對之意自太伯王季初生時已定矣後
 日太伯讓而王季受亦善承此意耳夫以王
 季而受兄之業迹疑於不友然彼之友其兄
 者乃因其心之自然不由勉強受讓之後則
 益修其德以厚周家之慶而與其兄以讓德
 之光其德如是故能受作對之命
 而勿失至文武而奄有四方也
 維此王季帝度聲其心貊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
 克類克長克君王音此大邦克順克比音比
 去于文王其德靡悔既受帝祉施音于孫子
 賦也度物制義也貊莫然清淨也明察是
 非也類分善惡也長教誨不倦也君賞慶刑
 威也順慈和徧服也比上下相親也比于至
 于也悔遺恨也天眷王季使其心權度精

此處下章皆言天命文王伐密之事帝謂即是天命謂
性會都在文王性中見此文王無私以道伐密亦是
理當如此未嘗以私意代之也畔援以利害形言無然者
以道制分也欲美以情欲相感言無然者以理御情也此心
無欲自能虛明造到極處故曰先天下自然不著人力故曰
先登所得於天者全則舉事豈有不合於天者乎密人敢拒
大邦不知事天之理侵阮祖共不知睦鄰之義此天理所當
怒者也足以畏德足以懷則有以厚周家之福仁足恤小
義足禁暴則有以答天下之望篤之即因以對之皆奉若天
道也

六章此見伐密作都舉動無非天意依以心言當怒而怒仍
都以其人心也有鐘鼓曰伐無鐘鼓曰侵文王之師與潛師
掠境者不同只是出其不意也陵阿在高岡上泉池在高岡
下四我字不必泥但彼無險阻可恃即若焉之我耳亦以兵
勢言之岐陽渭將亦只因地定制非有意據其形勢方王皆
自臣民之心言之文王為萬邦所趨向下民所歸往厥不繁
於邑之作但仰建極之地則維翰之思有所主胡亂民之地
則孔邇之情有所依總是以對天下意講此二章俱要體認
無然三句意

言紅
切有裁度之用使其音韻然清淨無非問之
言是以王季之德能無所不備明而照事理
類而別人羣長而有善教君而有善政順而
慈和以服人比而親愛以得下此六者之德
久而益光至文王之時其德猶無遺恨是
以能受帝命之福而子孫興王有基也
帝謂文王無然畔援無然飲羨誕音但先登
于岸密人不恭敢距大邦侵阮祖共音王赫
斯怒爰整其旅以按同祖旅以篤周祜音
以對於天下此而取彼也欲欲動也爰慕
也言恣情以徇物也岸道之極至處也密阮
皆國名共阮國地也其旅周師也祖旅密師
也祜福對答也天命文王無牽於利害而
畔彼援此無惑於情欲而欲動羨愛私欲既

消天理可完斯以先知先覺而造道之極至
也彼密人不恭敢違周邦之命興師旅侵
阮而至共此天理之所當怒也文王於是赫
怒整兵往遏祖共之衆以厚周家之福以答
天下仰望之心蓋順天命以○依其在京
侵暴而非有所畔援欲羨也○依其在京
侵自阮疆陟我高岡無矢我陵我陵我阿無
飲我泉我泉我池○度其鮮原居岐之陽在
渭之將萬邦之天下民之王將側方嚮善
文王安然在周之京而所整之兵從阮疆而
出以侵密其所陟之岡即為我周敵人無敢
陳兵於陵而陵為我陵陵之曲而為阿者亦
我阿也敵人無敢飲水於泉而泉為我泉泉
之鍾而為池者亦我池也密既服而人心益
歸是必作都以容之故度鮮善之原而作都

下武言 此詩美武王以世德作求為主前四章言武王之德所以作求者在此所以配命成王者在此所以昭茲來哲者亦在此要重承先意蓋承先因以裕後也武之創業其奇或疑有本於先烈不可為子孫訓不知小變不失大常及繼歸於合止直接三后之心緒而仰合之篇內不言世功恢復直言世德作求揭出一段光明心事告諸天下後世

首章 此章造周配京俱以業言下方推其所以配者由於德也下照詩作文字周之王業自文而始自武而成建之者文武也哲王亦以朔業言然哲字中亦含有世德之意見先緒所從來久矣在天是既沒而精神上與天合配不止繼位是光大其緒也祖創而得孫承父作而得子述可以仰配無本京字不得輕看鐘京之業天下於此而基即萬年之層服亦於此而啓也

二章 此與下二章皆發明王配于京之意世德就德之見諸行事者即三后之所以造周者也作求祭經權通常變多方求合以作而為述也配命與求德無二意世德即實心之所著天命即實理之流行就其所行件件合理便是配命命非可暫合而暫離故加永言二字方盡作求之意成子者

人同此理一合於理有何可疑蓋以純王之心而行純王之道則可不愧於天即可不愧於祖而成王者之信於天下重在武王能成上

三章 此因其能成乎而推其孝之即德也首句輕以重武字末言二字正可式之由也孝思即求世德之思末即配命之末但配命以理言孝思就純心上言蓋孝以思而通凡三王不能告語其後者俱從中曲揣之末字直從真誠眼測上發來所以能久自人法之曰式在我可法曰則維則意甚活當繼緒則繼緒當通則變通有國以國孝有家以家孝道理到極至處人人不能出其範圍耳

四章 此正收轉于配于京之意媚茲本上下式來蓋孝是順德人心所歸此心既無拂於先王即可無違於民志人知天下皆愛戴武王以為其應武王如是不知其所以應之者正應以人心之順德上以孝感下亦以孝應也末言是中贊語嗣服於業上說謂繼先之孝而日月乎光武王無一念一事不可對祖考即無不可對上天亦無不可示子孫則加百姓刑四海煥然於重光而向之肇其勤家輯寧者自我而益顯矣

五章 此二章又言武王之道足以福後世者如此俱重武王身上昭昭二字提起重發經權一道武王之

武王能求先王之德而長言合於天理故能取信於天下而成其為王者之信也

成王之乎下土之式永言孝思維則也

式則皆法也武王既成王者之信下土胥以為法矣而要亦以其求德配命之思常未不忘是以其媚茲一人應侯服德永言孝思昭哉爾服

思昭哉爾服 賦也媚愛也一人武王也順德心既已乎式由是愛戴武王以為天子而其所以應之者維以順德是武王能長言孝思而三后之車明哉其繼之矣其昭茲來許

繩其祖武於萬斯年受天之祿

繩其祖武也承上言武王之道昭明如此來世能繼其迹亦如其求德而配命焉則天

靈臺四章 前二章民樂文王有臺洛之樂後二章民樂文王有鐘鼓之樂皆民樂之詞而文王之所感可知矣

下武維周世有哲王三后在天王配于京也

下文王也武即武王也哲王通言王季太王也三后太王王季文王也在天既沒而神遊於天也配對也謂能承其業以對三后也此美武王繼緒以存天下之詩言文王武王實維造周而上之有王季又上之有太王蓋世世有哲王而先緒所從來矣今三后既沒而在天之神不無望後人之能繼乃武王能善繼而弘開先緒對三后於鐘京而無愧也

王配于京世德作求永言配命成王之乎

賦也武王之業所以能對三后者何也蓋三后世有令德皆天理所在而足以當人心者

所以達權即三后之所以守經見其不惟一世可行而百世可行不惟一王可法而百王可法也來許以下皆言武王之

道能得天得地然其取之昭然也而足繩字不大有着力蓋

祖武原是為後世繩也武者孝也順德之見於行事者也萬

年二句連講大福只是守富貴就為天子說尚未說外人歸上受天神受之者孫子而所以受之者祖武也實是朝賀

就四方諸侯言天人原無二理天命長在人心安得不歸賀與佐相應諸侯皆朝則百辟羣后皆為我周屏翰無異於媚

茲之世矣于孫法武王而天命自邦人心自屬正見武王配京之業萬世無弊但必當有求世德永配命之真心然後

可以言繩武不然武王之緒未易繼也

有聲全音 此詩只重安民上豐錦之選皆安民急務故兩頌安民武王而稱文王教見當日虐民者衆非征伐無以

克君各就本章看出作豐為過追來孝安民之功何其大作編為燕翼貽謀安民之業何其久耶

首章 此章已包下三章之意有聲以王靈丕振神武奮揚言只虛虛說邇求二句一氣串說欲求天下之安寧且必親見其成功然後已此形容文王之心正是視民如傷之意此有聲之本也便合容民畜眾意為下伐崇遷豐張本文王

棣鄂堂詩箋卷六

以命武王者命之萬年 ○受天之祐四方來

賀於萬斯年不遐有依 賦也賀朝佐助也○

四方諸侯皆來朝賀無異媚茲之心夫羣

侯翊戴如此則萬年之久豈不有佐助也

下武六章 首章美武王之績緒三四章

章又著其有 裕後之休也

文王有聲 同駿 峻 有聲邇求厥寧邇觀厥

成 文王烝哉 賦也聲名峻大烝君也○此述

文王有聲而洋溢甚大蓋以其心求天下之

安寧而遂欲觀其成功故治功著而聲從以

顯也此文王之 ○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

所以盡君道也

于崇作邑于豐文王烝哉 賦也命即前篇詢

邑徙都也豐節崇國之地也○文王受天命

而有此伐崇之武功既伐而民歸者衆於是

作豐邑為容民蓄眾之地是 築城伊瀋音

其奉天安民克盡君道也 邑自內以隆民也

作豐伊匹匪棘其欲邇追來孝王后烝哉 賦也

城溝也匹稱棘急也王后即文王也○文

王營豐邑之城因舊溝為限而不過越其內

之邑居亦稱其城而不侈大皆非以急成已

二章 在作豐上從武功說起為作邑張本受命泛言代暴

以其有罪非為作邑而武功既奏民歸漸衆自不能不以

以容之天意在安民而作豐正奉若天命故曰克君

三章 此述其作都之制而原其心伊瀋倚水以為險伊匹與

亦有節用愛民意嫌欲言用力少而功易就似乎急以成已

之欲而不知非急已欲也蓋承先之志耳來者先世相傳安

民之心如公劉之恩輯太王之慰止王季之順比家法相承

文王追而述之自不得不汲汲耳克君就緒以安民說安

民即安歸附之民也

四章 言豐功著而人心歸公即安民之功伊瀆言上承天下

四方攸同就六州歸心言維翰是饒寡賴以惠鮮小民賴以

懷保勿入諸侯字方與邇求二句相合豐垣猶為有形勢

五章 此言武王居豐而得人心乃遷鎬之源也曹水二句特
道以來同此固文王安民之承緒而亦武王遷鎬之發源也
兩言四方依向上是同其歸附之心此是同其臣妾之戴維
辟與維翰不同翰只依藉意辟實有政教之施也要見武王
之德足以為辟皇后只有君天下之德皇王則一統天下其
事乃大悉哉就人心皆歸見之

六章 此言武王遷鎬而先教化天下自服也鎬京提建
其有極居重取輕既有其地矣辟雍宅鎬中第一件事
都鎬而先建學道善之地教化之原也四自字指鎬京而言
自此而東西南北皆文教所暨訖則皆聖化所洋溢思服所
謂中心悅而誠服重在武王服人以德不以力意克君身君
而盡師之道就政教得民說人知武王之得天下在於武功
而不知天下之服武王由於文德故首以辟雍為言

七章 此追述武王都鎬極其經營不苟也考上是遷鎬以前
事四句一直說言武王考之於上以決宅鎬之謀而龜
兆以為可興於是邑居肇興焉重考上上蓋為安民計所以
不得不慎重如此耳上釜之道必先斷於心曰維王者由王

志先定考十以齊眾志也維龜二句是神謀協而邑居作成
之兼宮室廟朝市學校言克君就其與勳業之圖以為安
民之計上論

末章 此預期武王遷鎬之足以久安長治也豐水以餘潤所
及猶能生物况武王之神聖乎載一君也武王之開
千載一時也而豈無所事事乎論謀即安民之謀建都立學
皆在其中孫指康王亦無窮之稱子即成王也曰燕翼子不
翼亦不燕矣帝王視天下重而自為也輕若專為子孫計
則後世帝王如秦始之築長城其計非不深可謂慮孫謀
耶不為萬世子孫謀即不為百世天下謀安子孫正所以安
天下安一時之天下正所以安萬世之天下也無勞締造惟
坐享收制之治坐收思服之心而克君雖就其謀之遠說
要歸到安民上

生民章

周家以禮事開基此詩厚稷配天重明農教稼上
七章以上歷言后稷有可配天之實以有相之道
為上下言郊祭所以格天之速在其香二句本意在配天

共倚文王為楨榦而求寧觀成果無人尊豐水
負矣是其事集而民安信盡君道也

東注維禹之績四方攸同皇王維嶽皇王烝

哉賦也皇王武王也辟君也○豐水東注由

禹治平之功而四方循此水來同共尊武

王為君是武王能繼文王以安民故○鎬京

民歸之也此武王之所為盡君道也

辟雍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皇王烝

哉賦也思服心服也言人心既歸豐

吉邑莫容武王於是徙居鎬京而首建辟雍

以為講學行禮之地自是而西南北莫不慕

教化而心服是其敷教以得人克盡君道也

○考十維王宅是鎬京維龜正之武王成之

武王烝哉賦也考稽宅居正決也○武王稽

其慎謀以建國克盡君道也

武王豈不仕論厥孫謀以燕翼子武王烝

哉賦也○草名社事論遺燕安也翼子能敬

建都立學為定萬世之孫謀而使為之子者

安享於無事是其久安而長治信盡君道也

有聲八章首章言文王志在安民為遷

事而著其功之大也五章言武王居豐

得人為遷鎬之由六七八章詳遷鎬之

業之久也

生民之什三之二

厥初生民時維姜嫄原生民如何克禮音克

宜以人作眼受孕降生之為天授明農後稼之為天啓生而道能相天沒而功可配天始終一天也

首章此言后稷始孕之神天實為之也不言生稷而曰生民以周民之生自稷始也且未露稷字生民如何是發問之詞而時維后稷句相應禮記言精意以享齋肅當神意也郊禘求子之所弗無古人常禮非謂姜嫄心欲如此也履帝武敏歆非因祈而有乃出於事之適然非意料所及敬言感動之速謂上帝降格即有身耳不必云敬歆如有人道之感也依介攸止於郊禘之後就姜嫄所居之處以安息之非郊禘之地故是感孕之跡震是孕成之後風是將產而避燕寢居則空以自敬慎載生二句言自是而生育出來乃是后稷也惟有后稷始有周人非生民而何

二章此言后稷降生之異天顯其靈也誕字是奇怪驚訝語氣宜讀斷后稷之生也奇生而棄棄而不死又奇少而樹執奇執而茂盛更奇種種奇事似不可信故每章以誕字發端不垢不穢是無災害因此見其如達總形容生之易是天欲顯其神異寧是無怨恫監其意也康則安意以享祭不寧不康若為疑詞以昭其靈異見天必非無意於斯人居然非無人道之謂言矣然無患而生一男子凡言天帝而假人事言之者皆說詩形容之詞不必執其迹也

三章此言后稷見棄之異真天所命也三段有次序陰巷猶近人始而平林則僻地也平林猶有人跡而寒水則人所不到之處乃始而胙字繼而會伐轉而覆翼天意可知矣鳥不去稷亦不終生鳥之去何莫非天欲顯其靈也胙計載路見聲矣氣壯亦天稟之厚有異人處真之者人也牛羊平林與鳥之適然相值處便是天屢棄而見其異故曰遺之為而為者天也

祀以弗無子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載震載夙載生載育時維后稷賦也民周人也姜姓也禮精意以享也祀祀郊禘也謂祭於郊而以先禘配也弗祓除也除無子以祈有子也履踐也帝上帝也武跡敏歆動介大震娠也夙月辰居側室以自斂肅也○周公制南郊之禮尊后稷以配天首章推本而言初生周人者實出於姜嫄當其禮祀郊禘以祓除無子之時見大人跡而履其拇遂歆歆然如人道之感於是即所大所止之處而震焉覺有娠肅焉自斂節生○誕彌厥月先生如焉育焉而為后稷也○誕彌厥月先生如達叶不垢不穢無諸無害以赫厥靈上帝不寧不康禮祀居然生子終十月之

期也先生首生也達小羊也羊子易生無阻難也垢副皆裂也赫顯也居然猶徒然也○凡人之生必垢副皆害其母而首生尤難姜嫄首生后稷如羊子之易無垢副皆害之苦是顯其靈異也抑是而禱向者之禮祀上帝無不康寧而安享之者故彼我無人道而生是子○誕寘之隘巷牛羊腓字之誕寘之平林會伐平林誕寘之寒水鳥覆翼之鳥乃去矣后稷呱矣實覃實訥厥聲載路賦也腓字愛會值覆蓋翼藉呱啼單長訥大載滿也○無人道而生子故因而棄之然棄隘巷而牛羊為之芘愛棄平林則值人伐木而權為收止又棄寒水而鳥以一翼覆之以一翼藉之及鳥去而啼其聲長大滿於道路若以啓人之收養也此屢棄而屢見

禮益精。衰之人有以翼之而鼓舞不倦。壽考維祺。壽而吉也。有德則日休。故曰吉。屢福謂年。愈高而德愈進。不但有未年之壽。而且。有惠迪之吉。所謂助之以景福也。以所者。是主者以之以引。以翼則父兄自以之以介。景福即頂止。以引以翼。兩以字言之。

既醉全首 此父兄恩惠稱願之詞。以令終為主。而所以令終。在永錫祚胤。惟胤祚之永。然後成其令終也。前三章是父兄之祝願。下又述尸告之辭。辭亦父兄意。

首二章同 二章皆感君恩之厚。而願其久於復福也。醉酒二句。須會前篇發之。既者。盡其禮終其事。德是恩惠。父兄雖不以燕飲為恩。而一燕之間。感慕委曲。便是德意。故曰。飽德萬年。迨後世而言。景福昭明。須合下祚胤福之章。嘉

和順曰。景福之光輝盛大。曰昭明。此本王者所有。特願其長享之。故重萬年二字。以介者。致之曰。我介爾首。錫之曰。天

三章 此祝君福之全。而徵諸假詞也。昭明承上說來。有融高。可窺曰。融峻極無上。曰高。清通莫撓。曰明。令終。即壽也。高則有融之久。有傲者。是因始以融終也。在今日為善始。垂後世為善終。而其始既善。則終可知。徵以公尸之嘉告。見非已之訣。詞也。燕以祭時之物。祝即祭時公尸所告之詞。正打合上章祭畢而燕之意。

四章 此下皆述假詞。所謂嘉告也。其告句。該下五章。自邊豆。靜嘉至不置。皆述其事。見有以致福之本。重君子。上朋友之敬孝子之孝。皆君子有以作之也。靜嘉。清潔而新。美指所薦之品物。說是敬存乎物。明友助祭之羣。臣攝謂攝理。賦事者。皆有齊肅之威儀。是敬存乎儀。人纒敬則自然收斂。而相攝仍要歸重王者身上。

五章 首句言主祭之誠。中二句言主奠者之誠。末句總承上。文。邊豆以下說時者。進退升降各得時措之宜。不置是

介景福賦也。會孫主祭者之稱。驕厚所求也。稱也。台背背有鮐文。則大老之徵也。引導翼輔祺吉也。會孫以酒醴之厚。酌大斗而祈父兄之壽。徵於髮則黃焉。徵於面則耆焉。徵於背則台焉。又願其相引導。使能明於所往。相輔翼。使能勵於所行。庶有德以享壽。斯其壽為吉壽。而盛大之福。於此介之也。

行葦四章 首章敘至親之情。以開設燕章行射禮以樂賓末章。又敘頌禱之意也。

既醉以酒既飽以德君子萬年介爾景福 賦也。德恩惠也。酒敬恩惠皆自前篇之燕言也。君子指王也。父兄各行葦之詩。言享君恩之厚。而願其久膺。既醉以酒。爾毅既將。君子盛大之福也。

萬年介爾昭明 賦也。將奉而進也。善享君也。昭明有融高。則令終有傲。公尸

嘉告 音谷。賦也。令善儀始也。公尸君尸也。傲無開而有融峻極光輝。而高朗且垂之萬年之久。而善其終。其福可謂完矣。而要亦以今日始事之善。有以卜之也。前祭之。其告時公尸曾以此善言相告者。蓋如此。其告

維何邊豆靜嘉 朋友攸攝攝以威儀。賦也。清潔而美也。朋友賓客之助祭者。攝檢也。此以下皆尸告之辭。公尸言爾之祭。祀邊豆之薦。既靜嘉矣。而朋友之相。威儀孔昭。君攝佐者。皆有威儀。當神意也。

子有孝子孝子不置永錫爾類 賦也。孝子嗣類。子也。置。錫也。類。類也。

其孝出於性生誠心始終如一洗爵獻尸之後依然然祀祭迎
牲之始也恭嗣子之舉實在旅酬告成之餘其誠易竭惟不
謂為難耳類訓善亦取其召臣父子之善相類也下祚胤意

此下正勤類之實正令終之事其類句又總起下三章
之詞遠見繼承之地淵而遠秘而深也居此深嚴之地
天而之默而祖宗之敬錫即在焉祚胤有胤正不外此處祚
是富貴胤是子孫皆君所有祝願在末錫二字

七章此合下章見祚胤相須之意首句言胤而下三句乃言
祚蓋胤非祚無以為本藉之基欲被子孫先被爾身以
貽之合爾身子孫而享祚則於斯萬年長為天命之所附屬
矣自數錫言之曰被自依附言之曰僕只是一意凡僕御附
近於人則有左右扶持之義故以僕為附下一句須合目前
後世而言

末章首句言祚而下三句乃言胤蓋祚非胤無以為付託之
地欲得賢胤須得賢配以育之和氣所鍾自生賢子孫
也從以孫子世世得其女士而子以生子孫以生孫萬年祚
胤豈非令終之福哉當重嫡為天子方與景命有僕相應

鳥驚言古者廟祭有尸既祭之明日設燕以酬為尸之人
謂之饗此詩通章意無淺深但重疊言之以極其
尊敬之誠耳五章一例看俱重末二句與意到二句止下
四句緊承第二句寧宜處宗重燕皆就燕上見福祿說
不指燕享

首章以在涇之適燕在燕之寧寧以心之安言謂何日為尸
必有敬讓而不安者今則釋象神之勞而享燕逸之適
爾酒爾殺即祭餘之物來我謂福祿自來成就於已也

二章以水鳥宜於在沙公尸宜於為賓宜者有稱其位意
為者謂以一人而沐天子之休福祿來扶持翼相之也

鳥驚言古者廟祭有尸既祭之明日設燕以酬為尸之人
謂之饗此詩通章意無淺深但重疊言之以極其
尊敬之誠耳五章一例看俱重末二句與意到二句止下
四句緊承第二句寧宜處宗重燕皆就燕上見福祿說
不指燕享

鳥驚言古者廟祭有尸既祭之明日設燕以酬為尸之人
謂之饗此詩通章意無淺深但重疊言之以極其
尊敬之誠耳五章一例看俱重末二句與意到二句止下
四句緊承第二句寧宜處宗重燕皆就燕上見福祿說
不指燕享

言也○言爾之威儀既得宜矣又有孝子以
與與而孝子之孝誠為不竭合上章見君臣
父子皆致其敬是以神格○其類維何室家
之而末錫以至善之福也○賦也壺
之壺音君于萬年末錫祚胤宮中深遠嚴肅
之地正神休凝聚之處也祚福祿也胤子孫
也兼二者而萬年未錫所謂至善之福也

○其胤維何天被爾祿君子萬年景命有
僕賦也景大僕附也○言將使爾有子孫先
彼之崇高富貴之祿而萬年為天命之所
附屬則祚錫而○其僕維何蓋爾女士釐
爾女士從以孫子賦也釐予也女士女之有
爾有福祿於是子淑媛為爾之妃而
隨生賢子孫則胤錫而祚有所承也

既醉八章前三章願君福而後設辭
後五章則詳述其辭也後所
言之胤祚爾祿即前所
言光大令終之意也

鳥音在涇音公尸來燕來寧爾酒既清
爾殺既馨忻公尸燕飲福祿來成也鳥驚
也謂釋象神之勞而安享其燕也來成謂福
祿之成就於其躬也○此然之明日釋而賓
尸之樂以鳥驚之安於所止與公尸之安於
所燕遂承言享君寵之隆為福祿之成就也
或又以為當燕飲之○鳥驚在沙公尸來燕
時而致頌禱之辭也○鳥驚在沙公尸來燕
來宜爾酒既多爾殺既嘉公尸燕飲福祿來
為典也宜稱也謂燕之
稱其心也為扶助也○鳥驚在渚公尸來

鳥音在涇音公尸來燕來寧爾酒既清
爾殺既馨忻公尸燕飲福祿來成也鳥驚
也謂釋象神之勞而安享其燕也來成謂福
祿之成就於其躬也○此然之明日釋而賓
尸之樂以鳥驚之安於所止與公尸之安於
所燕遂承言享君寵之隆為福祿之成就也
或又以為當燕飲之○鳥驚在沙公尸來燕
時而致頌禱之辭也○鳥驚在沙公尸來燕
來宜爾酒既多爾殺既嘉公尸燕飲福祿來
為典也宜稱也謂燕之
稱其心也為扶助也○鳥驚在渚公尸來

鳥音在涇音公尸來燕來寧爾酒既清
爾殺既馨忻公尸燕飲福祿來成也鳥驚
也謂釋象神之勞而安享其燕也來成謂福
祿之成就於其躬也○此然之明日釋而賓
尸之樂以鳥驚之安於所止與公尸之安於
所燕遂承言享君寵之隆為福祿之成就也
或又以為當燕飲之○鳥驚在沙公尸來燕
時而致頌禱之辭也○鳥驚在沙公尸來燕
來宜爾酒既多爾殺既嘉公尸燕飲福祿來
為典也宜稱也謂燕之
稱其心也為扶助也○鳥驚在渚公尸來

三章以鳥之安其居與公尸之得其所處者有安舒自得之意下者言福自上而降其躬可仰承之也

四章以鳥之得其勢與公尸之得所尊來宗者言尊以賓禮降就前日祭祀言來宗從依降來祭既受福而燕又受福則爵祿積而高大矣

末章以鳥之得其所容與公尸之悅於所止熏熏者賓主情通而形迹不拘非若前日為尸之時嚴慎而戒懼也欣言酒之美而可樂也無後艱者言今日之恩寵隆於永久福於前者可保於後無有後不如前之患矣總括上文成爲下崇四意見獲福之不暇尙何艱難之有

假樂全首通詩俱作稱頌說以保佑命之二句作主首章言王者以顯德而受福後言王者之賢嗣又有以永福於後蓋福君身不已而又願福及其子孫又言子孫之

宜民人所以終自天申之意全重在此君子美其子孫處亦所以美君子也美子孫之臣庶亦所以美君子也首章外著也德以光明爲善若暗昧則不令矣宜民二句根顯德來宜民政教撫循之善宜人用舍舉措之當宜者王宜之也受福受臣民之歸而享有富貴是無泰此祿之意非至此而始受也此皆其已然者亦見天人交與意保者維持調護右者開導引翼命者寵之君師作已然之福看自天申之反覆眷顧而不厭也此爲將來無窮以起下子孫意

康耶

燕來處爾酒既滑聲爾殺伊脯公尸燕飲福

祿來下自上也處亦安也下鳥驚在深叢公

尸來燕來宗既燕于宗福祿攸降公尸燕飲

福祿來崇與也深木會也來宗謂今日尊之

廟也崇積鳥驚在慶門公尸來止熏熏

酒欣欣燔炙芬芬公尸燕飲無有後艱

也芬芬香也無後艱謂有以善其後也

鳥驚五章總是以與公尸之享燕而獲福也

假樂全首通詩俱作稱頌說以保佑命之二句作主首章言王者以顯德而受福後言王者之賢嗣又有以永福於後蓋福君身不已而又願福及其子孫又言子孫之

于天保右命之自天申之賦也君子指王

百官也申重也公尸答鳥驚之詩言可嘉

可樂之君子有顯明之令德下有以宜民而

目羣黎上有以宜人而臨百官即此令德所

感固受天之祿矣而天眷不已則保安之右

助之寵命之而又爲千祿百福子孫千億

之申重於無窮也

穆穆皇皇宣其德而百福集焉觀其

德宜其玉而其所行無有過差無有遺忘一

卷六

三章此與下章皆願其子孫之詞而專指嫡嗣宜王者言也
威儀德之德德音德之德抑抑秩秩皆修德之驗即君
子之類也令德也無怨惡二句即君子之宜人也凡情相拂
則怨生意相反則惡作其原皆本於私意無是二者廓然大
虛知有六不知有已羣賢滿朝皆得展布聽其所為羣匹是
善類已在位者率由虛心以信任之故能上得乎天祿位名
壽享之悠久也編言常為王者統領天下政教號令悉在掌
握中即君子之宜民也要本修德任賢來

末章之綱承上來紀自及野自臣及民統繫乎綱者綱張
及者惟民安故有以友之也朝政不紛羣賢靜鎮而有餘非
偷安廢弛也百辟在外者卿士在內者媯者致其忠愛之情
君燕臣媯君上下交而泰之時也泰之時所憂者息荒而
口故隨以不懈微之不懈者修德用賢始終一致使綱常張
而紀常理君逸則民勞君勞則民逸矣勿作已然看此稱願
之詞也

公劉首章

通詩以厚民為主統得註中戒以民事意五章分

其高庶之效也每章將首句提起篇字意各就本章見此
而匪居匪康思輯用光二句尤為六章統領周之有公劉
言其時則其微言其事則甚勤稱時之甚微以戒其益稱
事之甚勤以戒其怠此公意也
首章此言在國而務足民之甲選國而為安民之圖無非所
患難而懷安萬無振奮之理公劉當不啻失官憂身或狄民
之瘡痍驚擾曾無寧日公劉有大不忍故不敢安寧耳禮場
率民以治田疇是耕意此時微法未行不可入經界溝塗等
語禮場二句是不敢安寧之實用力處積倉本禮場來此
句亦平日治國足民之道非預為遷都計也乃舉一而力是
遷都之備思極可遷國本念如此思所謂圖大之謀用字
要是立功之見可矢三句形容遷時警靈赫奕防備森嚴
不啻足兵意爰方根富強來苟不如此不敢輕行也上適字
康勞堂詩義錄

惡聲

夫德在賢則德行宜其類也此章也抑
秩秩有常也羣匹眾賢人之類也○上章願
子孫之賢存以宜君王此以下則專自嫡嗣
之宜王者言之威儀抑抑然慎密聲譽秩秩
然有常且無私怨無私惡而一意信任在位
之賢臣是既修德而又任賢故能身履帝位
受無疆之福而統一天下為四方之綱也

○之綱之紀燕及朋友百辟卿士媚于天子
至正除却則名無效也
不解音于位民之攸暨音戲○賦也燕安也
卿士也解情暨息也○嗣王能為四方之綱
則綱既張紀亦理由是民安而諸臣之治民
者亦賴以安矣故百辟卿士感燕及之賜皆
媚愛於天子惟欲天子之綱紀不懈而常為
民之所安息也此皆願媯媯之詞而常為
章言羣匹此章言朋友則宜羣賢在其中矣

假樂四章

首章言君德荷天之重眷一
章願子孫之多而賢三章備

篤公劉匪居匪康迺迺場亦迺疆迺積迺倉
稱媯媯之善皆發首
章天祿申重之意也
里人解 由是會而得矣

迺倉 音倉 倉 音倉 倉 音倉
迺疆 音疆 疆 音疆 疆 音疆
迺積 音積 積 音積 積 音積
迺場 音場 場 音場 場 音場

會孫也居安康寧也場疆田畔也積露積也
餼食糧糗也無底曰囊有底曰囊和戚斧
揚鉞方始也○名康公以成于將蒞政當戒
以民事故詠公劉之事以告之言厚哉公劉
之於民也其在西戎不敢寧居治其田疇實
其倉廩既富且強於是裹其餼糧於囊囊之
中思以輯和其人民而光顯其國家故以其
可矢于戈斧鉞之備爰始啓行而遷都于邠

此爻方字俱安遂發驚民意

三章言至臨相士順民之心而躬親其勞所以為厚於民也
三句是言原時所見如此尚未定居也得仁人而依歸懷上
固非其情弛負擔而慰止旅處一如其舊尚何未歎之有陟
則復降正見背原上下之勞是相作都之大勢何以三句即
其佩服以見躬親陟降之勞若此德尚武意行文亦可鋪張

三章言其營度總理之勞而為國為民所以成其為篤也通
原在百泉之側故從下周流以徧觀其包絡之形方面之正

高丘在南岡之下故從上遠覽以審其環拱之勢向背之宜
俱見再三相度極其慎重之意京師屬下文高山廣原正風
氣所鍾陰陽所交可以建邦啓土而作邑居矣四時字指京
師之野言見此處無一不宜亦見即於此時舉之不待求日
也處處以安身也慮旅以柔遠也言言施教令也語語謀政
事也皆定居以內事雖言君居而民居亦在其中○上處字
慮字是虛字下處字旅字是實字言當時隨行之衆有欲定
處者必有以處之尚在客旅者為之慮以慮之莫非為思輔
用光計也

四章言落成之燕為安民而設也踰踰與勤舒揚也濟濟
脩飾齊一也與燕之威儀如此兼同異姓而言乃造二句非
是既登登方去執事言此時之役乃造兩所執之承也執承
用飽此時物力未豐自應如此飲之食之有歡然浹洽意若
宗公劉自為君宗也即燕享中定其位次耳君道立則卑高
棟斲堂殿莫與

也此始遷之計○篤公劉于胥斯原既庶既
皆厚民意也○篤公劉于胥斯原既庶既
繁既順迺宣而無未歎
在原何以舟之維玉及瑤
賦也胥相繁眾順安宣徧也無未歎得其所
不思舊也嘷山頂也舟帶也鞞刀鞘也瑤刀
上飾也容刀容飾之刀也○厚哉公劉之於
民也其始至于爾欲相土以居而適見從遷
之民庶繁而居之眾順而居之安宜而居之
徧民情咸適於野處而無感舊之歎即此可
以定都矣於是登山而胥此原之大勢降原
而胥此原之土宜當時所帶佩者維玉及瑤
以象文德鞞瑤容刀以示武功以如是之
佩服親如是之勞告斯其為厚於民也○
篤公劉迺彼百泉瞻彼溇
音原迺陟南岡乃

觀于京師之野于時處處于時廬旅于時
言于時語語賦也溇大觀見也京高丘也
時是也處處居室也廬旅待賓也言直言也
語論難也○厚哉公劉之於民也其營度邑
居也自下觀之則往百泉而望廣原自上觀
之則陟南岡而觀于京由是即此京師之野
營其居處而安息之有地廬其賓旅而迎送
之有所言其所言而號令於此發語其所語
而論難於此周審地勢以○篤公劉于京斯
周營建斯其為厚於民也○
依踐路○濟濟仰既登乃依乃造
音其言執事于生酌之用飽
君之宗之賦也依安也踰濟言有威儀也曹
羣牧之處也○厚哉公劉之於民

棟斲堂殿莫與

卷六

陳而實據位宗法立則邪穢序而親疏辨可見草創時一燕
飲間已具有對年規模亦蘊沈之一徵也

五章 言闢地授民而疆理之周所以為篤也為糧分截上
授田於民而周其務下是廣田與民而大其居東西為
海濱北為長就及夷界關之後言公劉遷豳之時尺土皆非
其有故美其能廣長之也既景二句辨土宜也其軍三句定
賦稅也既景乃岡管下二句相陰陽之向背以識寒暑使種
植各適土宜承景來觀流泉之高下以定溝洫使灌溉各盡
水利承岡來三單是賦法所以足兵而亦不悉民以為兵徵
是稅法所以足食而亦不竭民以奉上夏制未有百畝公劉
亦未必行徵特自後人追論其究見九一之稅有所自始故
以微言耳山以西夕始得陽故曰夕陽度夕陽亦兼有辨土
宜定賦稅意在允荒承夕陽來見民之歸者眾則溥者更溥
長者益長矣

也其營建既成安然在京而羣臣之與落成
者踰踰然整濟濟然盛於是使人設筵几而
登之依之當時敬則用豕昭其儉也酌則用
醑昭其質也如是則以飲食羣臣固周慰勞之
情矣而又為君以統異姓者使臣統於君明
朝廷之分也為宗以統同姓者使庶統於嫡
見家之禮也既洽情而厚於民也
非立國示民之意斯其為厚於民也
劉既濟既長既景迺岡相其陰陽觀其流
泉其軍三單其隰原徹田為糧度其夕
陽幽居允荒 高望也三單三軍之制也徹九
一之法也夕陽山西之地允信荒大也○厚
哉公劉之於民也邠地漸闢廣而且長於是
考日影以正田之四方登高岡以望田之形
勢視陰陽而察向背寒煖之宜觀流泉而審

禾章 總敘其安養之務而成富庶之功所以始終其為篤也
于幽句追其始相土時事也涉渭所取者多厲銀皆在
所取中非但取材木營度邑居時事也止基不惟君有所
而民亦有所安落成時事也迺理不惟足國而且以阜民
士官定賦稅時事也爰衆五句允荒時事也爰衆是安民之
效視向之庶繁而益加爰有是養民之效視向之積倉為益
盛止旅二句見風氣日開編氓日衆規模日廣有方輿未艾
之象始終一匪居匪康而輯和民人光顯國家之效具見周
之王業兆此矣○止基迺理一句中兩事○註中虛字俱有
層次須細玩○此章句句要得總敘法

康鄧堂詩義卷六

高下蓄洩之利賦則計井出軍而制為三單
不悉民以為兵稅則度地畫井而制為徹九
不多取以病民至於民多而田有未足則度
山西之田以廣之而幽人之居於此益大也
此章闡地授民之事 ○篤公劉于豳斯館涉
渭為亂取厲取銀斷止基迺理爰衆爰有夾
其皇澗遊素其過澗止旅迺密為翰菊之
卽賦也館客舍也亂舟之截流橫渡也厲砥
財是也夾兩岸而居也澗向水而居也皇過
二澗名也澗亦水名也厚哉公劉之於民也
始焉客館於澗之時涉渭取材而以舟橫渡
又取厲取銀以治宮室既止基於此矣乃疆
理其田野以為養民之計由是民生日繁民
財日富其居有夾澗者有澗澗者而止居之

卷六

二七

三章 根上游歌來洋與身無絲累優游心無物迫形容太平
則暇之意休即我心則休意彌即書所謂考終伊爾內
念下修德任賢性訓命兼身心言彌性即涵養中和意此全
是欲動口氣非戒亦非祝也西亦訓終善終者必善始先公
有然而爾今日不可不似之曰似先公者見致此必有其道
便要王思其所以會處

三章 上一句言工業之盛下則進之悠久萬邦一統俾然大
明取章也甚固鞏固屹然無虞孔厚也此二句已含百
神受職矣主是依附之意非謂祭祀之主也乃天地未鑿臨
之山川未懷柔之也

四章 上二句言神福之全下則進之以保守之久也幼冲踐
祚曆數久在其躬受命長也仰藉熙洽之隆坐享太平
之盛第祿康也不曰福祿而曰第祿第者除舊而增新也二
句是今日之純嘏則常保其命與祿耳

五章 此下詳告以用賢所以致上章福祿之由俾彌性之實
也馮翼孝德是未川之賢引翼方是得之以自輔四
有字見貞元鍾毓祀宗培養無所不備師師濟濟足以符用
之意如知而不用雖有不足為有着力在兩以字言以之導
我則不昧於所適以之相我則不怠於所行此句下要補出
修德意為則以教化言是能作師意重四方則我上

六章 承上馮翼孝德之助見得賢之益德形於外則為顯印
體貌尊嚴也德融於內則如圭璋德性純潔也令聲
譽之遠揚德音所播也令聲威儀之足法德輝所動也此皆
君德之純全而人皆賴之以維持統緒者也為綱以政治言
是能作君意

東郭先生卷六

件矣閑散而無繫也優游從容而不迫也皆
從時之治安而言也彌終性命酋亦終也○
當國家泰平而一游一休覺件與而優游今
固可謂善矣然必使爾終其壽命似先公之
善始善終而件與○爾士字取音章亦孔之
優游享之勿替也○爾士字取音章亦孔之
厚矣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百神爾主矣也賦
取章大明也孔厚鞏固也○士字一統俾然
大明而皇圖堅固屹然其厚是今固士百神
矣然必使爾終其壽命常為天地○爾受
命長矣第非祿爾康矣豈弟君子俾爾彌爾
性純嘏爾常矣也○曆數之應非止一日爾
已長盈成之福不勞再造而已康是今固有
純嘏矣然必使爾終其壽命常有福之純全

而受命第祿○有馮翼有翼有孝有德以引
保之無疆也○有馮翼有翼有孝有德以引
以翼弟君子四方為則賦也上三章極言
以下則言川賢修德之事乃所為致福之由
正發上俾爾彌爾性之意也言世之賢人有
可重託而憑依者有可協贊而輔翼者有孝
於親而可以移忠者有得於心而可助修業
者誠用之以引導於前用之以翼贊於側則
其德日修而表儀以樹四方以之為則矣
○爾士字取音章亦孔之
弟君子四方為則賦也承上而言得賢之輔
印而尊嚴內而德性以懿如圭璋而純潔
德音所播則善譽之可稱德輝所動則威儀
之可望德而至此則足以範圍天下而四方
以之為綱矣上言則謂足以表率乎人此言

卷六

三

七八章同。此言賢才原有忠君愛民之心。正以勉王之用之。也。鳳凰治世之休徵。飛則天下快。翽則天下止。之勢。與賢才。有上效之心。吉士。吉人。即上焉。鳳凰能載。飛則純嘏之。隨王用之。而皆有益於君民。言外。見不能使。不能命。則無可奈何。耳。媚天子。輔之。修其德。以為則。為綱也。後以鳳凰有上附之勢。與賢才。有下濟之心。媚庶人。親民也。惠愛庶人。即所以惠愛天子。親上親下。固賢士之心。然使之命之者。則在王也。王可忽乎。

九章。四句。分上。除明長之有在下。喻感名之有機。上。四句。平。說下。二句。串說。重在君有以致賢。上。鳳凰鳴高岡。比賢才。生於治朝。梧桐生朝陽。比明君。出於盛世。然必梧桐華萼。而盛。而後鳳凰。雖喈而和。比賢才。非明君。不勉。必人君能盡其禮。而後賢士。類出。以和集於朝也。正意。總補在末。重鳴字。牛字。有想望之意。

鳳凰鳴高岡。梧桐生朝陽。比明君。出於盛世。然必梧桐華萼。而盛。而後鳳凰。雖喈而和。比賢才。非明君。不勉。必人君能盡其禮。而後賢士。類出。以和集於朝也。正意。總補在末。重鳴字。牛字。有想望之意。

卷阿詩箋

綱謂足以。○鳳凰于飛。翽翽其羽。亦集于止。○止。謂詩王多吉士。維君子使媚于天子。也。○鳳凰于飛。翽翽其羽。亦傳于天。○止。謂詩王多吉士。維君子使媚于天子。也。○命。謂用之為引翼也。媚。順愛也。○以鳳凰之效。靈與賢才之效。忠言。馮翼。孝德之賢。請請衆多。皆隨天子之命。使如使之。以為上。則能輔君以修德。而媚愛于天子。如命之。以為下。則能廣君德。以及○鳳凰鳴於高岡。比民而媚愛于衆人。○鳳凰鳴於高岡。比朝陽山之東也。華萼。梧桐生之盛也。雖喈。鳳凰鳴之和也。○以鳳凰鳴於高岡。比高世之

賢才以梧桐生於朝陽。比治明之明君。必梧桐有華萼之盛。而後鳳凰有雖喈之鳴。比明君有待賢之禮。而後賢才有效用之忠。上二章言賢人之忠於用。而此則以感名之機歸之。王。○君子之車。既庶且多。君子之馬。既閑且馳。矢詩不多。維以遂歌。賦也。又承上章末。華萼。則離離喈喈矣。而今君子之車。亦既衆多。君子之馬。亦既閑馳。此而善用之。是亦奉養之具。而可以致離離之和者。也。陳詩至此。意蓋有難盡言者。敢以為多乎哉。特以繼王之聲。而遂歌之。其無窮之意。固在。主之能悟也。此章。諷王待賢之有具。而又表已廣歌之意。蓋欲王之因歌。以用賢。用賢以修德。而修德以獲福也。

卷阿十章。首章從遊而發歌之端。二三章盛稱其福。五章至且馳。

民勞書

詩意以安民為主。緊在無縱詭隨式。過寇虐。二。寇其言則將悔其惡。則則極其狀。則醜厲其飾。則則。人未有上。不婚主而下能虐民者。雖曰戒。則亦所以規。七也。

言欲安民者當遠小人也。民勞兼中國四方言曰可者。見惟此時為可。曰汜曰小。不敢過望之詞。惠中國以紓。四方是為治。漸次逢君。毒民逆天。總是一個無良。所效詭隨。者心知其非。而懷詐而從此奸人也。奸人一縱。君權便吞其。所為緊要在無縱二字。無縱有一意。明以燭之。斷以絕之。見。必退退必遠。謹使之。敘束自肅。過使之。還縮自止。憚不畏明。言不畏正理。而無忌憚。所以當嚴加禁戢。須補出如此。則可以安民意。柔遠應綏。字能適應。惠字定者本固邦寧也。

二章。言遠小人不可始銳而終怠也。小休以民之休息言。王休以王之休美言。速聚其渙散之心。而一之也。言中國包四方在內。懾懾巧言利口。惑亂主聽。如爭事爭功。起釁造。

端皆是無業。勢誘掖之詞。欲其益求盡職。小人以安民也。蓋立志難以堅定。奸難離。見事勢難為。而中道為。謂停之說是為棄。勢也。王休者。虐民則過歸君。安民則德亦歸君也。

三章。言遠小人必親君子也。罔極即罔惡不悛。意指本身說。作惡播惡於眾。指及民說。敬慎二句。申看蓋小人蟠結。黨與必合。眾君子有以勝之。君子也。安邦之道。具經世之。正吾所當資。計。書者然使威儀不愼。君子將望然去之。安得而近。故致敬乃親賢之本。亦無欲詭隨之術。

四章。言遠小人所以全正道而任大事也。憂泄二字。最重。恐人用事。皆已廢壞。故曰正敗。我雖二句。直以禁奸之責。授之。以年言之。則為小子。以位言之。則秉鈞當輔。以一身係天下。安危關民生休戚。何等弘大。豈可不謹乎。

康郭詩經卷六

推其由於用賢。而及賢之所以用。末二句。則自表其歌意。以與首章應也。

民亦勞止。汜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

無縱詭隨。以謹無良。式遏寇虐。憚不畏。

明柔遠能邇。以定我王。師也。汜。幾也。中國。京。

隨。妄意從人。以悅其君。而竊其權。正肆為寇。

虐而不畏。天之明命者也。謹。敘束也。遏。禁止。

也。柔。安撫也。能。順習也。○同。外。相。戒。之。詩。言。

民勞甚矣。庶幾其小康。是必先加惠。京師。以。

漸及四方之遠也。然民之不安。由小人之為。

害耳。必無縱詭隨之人。以肅此無良者。以遏。

此寇虐。無畏者。然後柔撫中國。○民亦勞止。

順治四方。而王室因之以定也。○民亦勞止。

汜可小休。惠此中國。以為民遠。求無縱詭隨。

以謹懾懾。式遏寇虐。無俾民憂。無棄爾。

勞以為王休。賦也。速。聚也。懾懾。言語之亂也。

以成君之美也。○民亦勞止。汜可小息。惠此。

京師。以綏四國。無縱詭隨。以謹罔極。式遏寇。

虐。無俾作慝。敬慎威儀。以近有德。賦也。四。

方也。罔極。謂惡無窮極也。作慝。謂為惡。以害。

民也。敬慎。其威儀。以親近有德之人。言既遠。

好而又高。○民亦勞止。汜可小休。惠此中。

國。俾民憂泄。無縱詭隨。以謹醜厲。式遏寇。

虐。無俾正敗。我雖小子。而式弘大。賦也。愒。息。

去。厲。惡。

詩經卷六

三三

末章言遠小人而安民實所以副天心也國無有殘要補天
斷故曰繼繼正反基於正敗反則綱紀法度無不倒置竟無
正矣玉女與之以位即與之以重任望其能為國安民於寶
愛中有倚賴之義大諫指所戒之詩王愛而作詩以諫之
欲其無負王之所託耳

板板全音

以安民作主其提出敬天者蓋以民為天之民也
知敬天而所以安民者自不容已首章至五章切

責僚友六章以下責僚友而因諫王總是大諫

首章

此為全篇發端愛民者天之恩今不安民而病民則天
反其常故曰板出語四句致變之由出語不然言語皆

理為猶不遠樹謀不夫靡聖管心盈滿而自恣妄作不實
於暨心虛偽而不可方物猶之下遠總上四句言其慮不遠
故至此也上猶字主經書下猶字主謀慮大兼不止一身一
家之計總括全篇有目擊時難不容默默

四句分上欲其畏天下欲其慎言以安民即所以畏天
也難礙中須舍民病意洽莫內須舍挽回天變意難
艱難不易處之際驟者震動不得安之時慮慮安危利害不
戒懼也世世急緩從從不勉飭也憲泄俱就言語說以起下
辭之輯辭非號令乃朝臣稟諫廟諷國計輯釋從戒懼勉
飭來平心和氣獻可替否揆諸天理而順為輯實諸人心而
安為憚爾我同心以釐庶政便是為民造福而洽莫之效臻
難礙之天定矣

也正敗敗壞安民之正道也戎汝也汝雖眇
然一身而世之安危皆出自汝是所為甚廣
大不可不謹也○民亦勞止汔可小安惠此中國國
無有殘無縱詭隨以謹繼遺音卷式遇寇虐

無俾正反王欲玉女汝是用大諫賦也繼繼
也正反反安民之正道也玉寶愛之意王之
寶愛於女將衛女為重以成安民之業故我用
王之意以大諫正於汝蓋託為上
意以相戒欲其知所以聽之也

民勞五章總其遠好以安民也
上帝板板下民卒瘁實出語不然為猶不遠
靡聖管管不實於實猶之本遠是用大諫

賦也板板反也卒盡瘁病猶謀也管管無
所依也實誠也○此亦同外相戒之詩言天
反常道使民盡病矣而爾之出言皆不合理
為謀又不久遠蓋其心以為無復聖人言動
無所依據而但恣意妄行又不實之於誠信
而任其矯誣之習殆亦未嘗深謀遠慮而計
其所終故有然也我以為之大○天之方
諫正於汝使汝之知所以自改也○天之方
難無然憲天之方蹙音無然泄泄音辭之
斬矣民之洽矣辭之憚音矣民之莫矣賦也
欣悅也泄泄弛緩也即上不然不遠之意也
輯和洽合憚悅莫定也○天方艱難不得以
欣悅視之天方蹙動不得以怠緩處之惟出
辭而皆和平中理則民心孚而攜貳者合矣
出辭而皆悅憚悵悵則民志定而畔亂者息
矣此蓋出語皆然自民之卒瘁可廖而天變

此三句是不然不遠病根
不能深思遠慮而然
自訂五章
賦也

三章此與下二章反覆著其不受善言莫肯為朝廷實心做
其拒言下是誘其聽言爾既謀之不遠故我欲代為爾謀凡
不然不遠之辭辭辭辭辭之謀皆在此一謀中矣何聽之者
器器不受乎况所謀正國家利害安危所係今日之急事何
以笑為為笑應爾爾詢于芻蕘是先民成器不告猶前芻
芻猶聽芻僚友之大諫乎

四章此揚之以不可不聽言也一二句戒其不可慢天謹三
四句戒其不可忽老成五六句斥其戲侮七八句危其
禍患言外見我言當聽聽

五章此戒其舉動當慎勿妨賢言能以至喪亡也無為是戒
即其戒之迷亂君子或以職事相會而見其倨傲制婦之
態自不相入則惟有載之而已載屎二句是據今日之民已
如此喪亂二句是料後日之勢必如此莫敢發即不敢談
意惠我則順民之欲而存其心也與上載屎反假令善人得
有所為必能建一策為生民造福何至此

六章此下三章皆於相戒之中寓戒于之意本章專言導民
之當謹也天牖民以知言就善一邊說言天牖民之易
正以明君導民之易導民喻天人之相應不以氣隔也本章
東郭先生

亦可

○我雖異事及爾同僚我即爾謀聽我

回也○我雖異事及爾同僚我即爾謀聽我

爾用曼謏多將熇熇不可救藥

夫詩人自稱也灌灌欵欵也蹢蹢蹢蹢貌耄老

而昏也熇熇熇熇也○天之方虐不可救藥

諛諛老夫灌灌小子蹢蹢匪我言耄

爾用曼謏多將熇熇不可救藥

夫詩人自稱也灌灌欵欵也蹢蹢蹢蹢貌耄老

而昏也熇熇熇熇也○天之方虐不可救藥

諛諛老夫灌灌小子蹢蹢匪我言耄

爾用曼謏多將熇熇不可救藥

夫詩人自稱也灌灌欵欵也蹢蹢蹢蹢貌耄老

而昏也熇熇熇熇也○天之方虐不可救藥

諛諛老夫灌灌小子蹢蹢匪我言耄

爾用曼謏多將熇熇不可救藥

夫詩人自稱也灌灌欵欵也蹢蹢蹢蹢貌耄老

而昏也熇熇熇熇也○天之方虐不可救藥

諛諛老夫灌灌小子蹢蹢匪我言耄

爾用曼謏多將熇熇不可救藥

夫詩人自稱也灌灌欵欵也蹢蹢蹢蹢貌耄老

而昏也熇熇熇熇也○天之方虐不可救藥

諛諛老夫灌灌小子蹢蹢匪我言耄

爾用曼謏多將熇熇不可救藥

喻天人之相合不以形隔也取求構得謂天人之相接受不以須待時也構無日蓋言求之即得只取其自己之物也蓋賦民於有生之初其理已備備民於既生之後不過開其蔽復其明而已不必更有以益之也備民孔易言轉導化之機實在上而非難也以行言兼善應說立群兼知行專以惡言

此歷指君所恃者而歸重於德之當立也藩在垣外所以為限也垣在藩內所以為衛也屏設於門所以為蔽也翰當牆兩邊以障之處所以為翰也六者之中以德為主而以宗子維城總在後所以起下無俾城壞句也懷德只念念不忘修德之意無仰句全不懷德來在入者皆有形之勢而德在我者乃無形之勢城壞下要補出藩垣屏翰皆無用矣方起得下文獨字斯字斯者有悔之已晚意

末章 戒王以敬天而言天之明威無不及也敬字反上憲也謂王等此等字板板方難方蹶方虐方憊而變也戲游意慢任情之心馳驅放恣賒閑之意皆成於敬也印上管憲泄等意皆不知畏天者也言出往者舉其出以該其入也游衍者我印寬而天浩繁也兩及字其緊觸處是天更無逃避之處天與民一也民可虐天可玩乎天不可玩民獨可暴乎天無時不鑒臨人當無時不敬天無時不敬天則當時以安民為念矣

無曰益庸民孔易聲民之多辟音僻無自立辟賦也庸開辟邪也○天之開辟民心如壘唱而麓和感之即應也如璋判而圭合印之即符也如取求而構得不必費於心以益之也庸民之易如此然則上之化下其易亦然今民已多邪辟矣又豈○介首人維藩首可自立邪辟以導之耶○此句自說說到維宗大師維垣大邦維屏大宗維翰懷德維寧宗子維城無俾城壞無獨斯畏○賦也介大藩籬翰翰也○大德之人足任匡扶國之藩也羣黎之庶共相環衛國之垣也強大之邦皆禦藩服國之屏也盛大之族保障於多方國之翰也君能修德以奠安宗社則國之寧也同姓之宗子以維繫根本則國之城也故必有德以聯宗子斯藩垣屏翰皆得其輔慎無使

德薄親離致五者俱壞而獨居以成可畏之勢也○敬天之怒無敢戲豫敬天之渝無敢馳驅昊天曰明及爾出王往昊天曰旦及爾游衍○賦也渝變也馳出而有所往也旦亦明也游衍閑暇縱時也○上文之板也難也蹶也虐也憊也總是天之怒而變也上文之憲憲也泄泄也謔謔也踰騰也總是戲豫馳驅之意也不知天之聰明無所不監即一出往而天之明及焉一游衍而天之且及焉不可以不敬也

板八章 首章責其失以啓相戒之端二各其不聽言而禍終不免六章言導民之當順七章言君德之當修末則以敬天終之

二章 亦言人為之不善而言其責有所歸也設為文王歎
是人心下二句言何乃用是人也情德即指二項人天降者見
人事實勝氣化若天故意生惡人以害民然若誠屏絕之彼
亦何能為惟汝自作與此輩而為之力主其事故彼得肆其
惡甲于天子何尤治世未嘗無小人亂世未嘗無君子屬王
好暴多欲親信者情德之徒雖有英俊奈王不用何

三章 言在相匪人以致人之怨已也義類是愛善斯民之臣
此句只反言以起下遠君子親小人耳猶禦者反善類
也暴虐足以濟貪即格克亦在其中矣多懲取怨於人也流
言致欺於上也寇攘肆毒於下也總一類人式內居心脅之
託也作祝民不其命而怨王用是人也此人一日不夫怨謗
一日不止故曰靡屆靡窮

四章 言行政用人之失而推本於君德也上四句是行政下
四句是用人然指于以傲亂作身勢以暴虐作威聲

如虎狼之狀怨即上咒詛即此便是德之不明之故下隨以
不明言之四句只一意總是不明德惟不明所以舉枉錯
直每怪乎國之空虛也非真無人不知其職如無人耳

五章 言荒亂之失而任用不義之人也夫不二字貫下重
酒上下都從酒酒致之不義指上強禦格克乃義類之
反也以容止則迷亂以言語則號呼言動皆亂於九淵是與
小人交狎時如此使其秉義類即飲不空酒即亦嘲明時
晝夜一意總極言其樂酒無厭不恤政事不必分廢時失事

六章 言亂不知戒而致怨於天下也重人尚由行句如蠅
句世亂小大二句國危皆上文喪德縱奸所致也蠅螬
康鄧堂詩義卷七

康鄧堂詩義卷七

會是在位會是在服天降愆德女興是力

賦也咨嗟也殷商紂也強禦暴虐之臣也格
克聚斂之臣也服事愆慢興起力用也此
以下託為文王嗟嘆商紂之詞言此暴虐聚
斂之臣如何使之在位用事是雖天降此愆
慢之德以為民害然實由女

女殷商而秉義類強禦多愆

攘式內侯作訓侯

王曰咨咨女殷商女興是力
文興是力
文興是力

以為德不明爾德時無背其無則爾德不明

以無陪音無卿賦也無氣健貌背後側旁

反自以為德也德之不明至是則以前後左

無以為取人之本故前後左右公卿無人而

以酒不義從式既德爾止靡明靡晦式號式

呼俾晝作夜

用乃爾自飲酒以喪儀而不問明晦之節飲

酒以喪言而不

分晝夜之期也

卷七

二

形容怨怒並興之意沸羹形容民情騷動之意人字指厲王
與用事之由行即安危利害意加彊勉持克之下去然
沉湎之不改是也嗚呼奮然而自作氣之貌末二句中上文
以明必伐之意而理無可挽也

七章反覆嘆其不用舊以致禍也不時指亂亡言匪字特以
維持者也雖無勿作實無說正是要王用舊人今人動稱當
世無人故設為此難詞就使無老成可用而先王之法傳於
後世亦必盡亡乎搜尋舊典尚可為憑藉之資惟并其人
與法莫之聽用此大命所以卒傾也命字與首章不同上以
賦界言此以曆數言也

末章

道指其禍亂之原而示以當鑒戒也須先以正意提起
在前而以微意總點在後方是賦體人之有德猶水之

有本蓋天下之本在君君之本在德德不則其本絕矣諸
侯未叛四夷未起其上也忽焉打動人主却在枝葉末有言
上末二句全詩託言之意盡在於此紂當以桀為鑒勝王亦
當以紂為鑒也若不以為鑒則亡紂之續耳

抑抑全書

通詩以修德為主德兼修已治人謹儀慎言動靜
交修皆修已事謀命猶告治民守法皆治人事一
章言儀德之符二章言道德之應三章言時政之弊四章
言修德之在謹常慮變五章言修德之在備言微儀章言
慎言之效七章言敬儀之功八章總言修德之必為人法
九章至十章言當聽言以修德末章揚之以禍患將至
不可不聽言以修德也各章註中虛字俱要細玩

康邦

音如朝音如沸如羹即小大近喪人尚乎
山行內變避于中國單及鬼方賦也蝻蝻皆
延也○言亂機不可掩有如蟬鳴亂勢不可
委有如沸羹小者大者已幾於喪亡矣王尚
由此而行不知變也是以內自中○文王曰
咨咨女殷商匪上帝不時殷不用舊雖無老
成人尚有典刑曾是莫聽大命以傾成人舊
臣也典刑舊法也○言非上帝為此不善之
時但以殷不用舊致此禍耳雖無老成人與
圖先王舊政而典刑尚在可以循守乃無
聽川之者是以大命傾覆而不可救也○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人亦有言顛沛之揭枝

葉未有害木實先撥敗殷鑒不遠在夏后之
世賦也顛沛什拔也揭木根斷起之貌撥絕
傷而根本先絕然後此木隨而顛拔耳國家
禍亂未起而其君先為不義以自絕於天蓋
亦類此夏桀之亡正由於是商之所當鑒者
亦近在夏桀之世也然則周鑒之在殷也又
可推矣

蕩八章

首章推天道之變由人事之乖
鮮克有終也
抑抑威儀維德之隅人亦有言靡哲不愚庶
人之愚亦職維疾哲人之愚亦維斯戾賦也

卷七

言... 是起常理以喚起下意抑與下敬慎不同恭由敬
慎不夫既到其威儀自不相礙也慢也慢者蓋見之名實空
嚴正自然廉節唯屬內治縝密自然可畏可象也哲思就嚴
之知慎不知慎見之無威儀即是無德雖名為哲其實為愚
故曰靡哲不愚人亦有言二句非必真有此言只是疾其無
儀而設為之詞耳庶人四句承人言而發歡之以發自傲之
端見君子當慎儀以復其常也

言上下有交感之理上四句言民極之在君身下四
句說必至如此然後可以立民極也無競有覺俱有下
夫無競者體道自己而卓然莫尚本於自盡來有覺者修德
日我而尊然直大本於自修來訓即服我之道順即從我之
德道德即任計定遠辰敬慎上見之政令為道德所為威儀
為道德所著訂定二句對威儀一句謨猶為總論國家之本
命告為鼓舞萬民之術是治人大端威儀所以檢束身心是
修已大端勝其怠防其疎此即所謂人道競德行為也維民
句總承上三句則字頂上訓順訓順在人而為之則者在我也

三章此以下就武公身上說轉字貫三句迷亂句反上計
病根緒以先世相承之統緒言即下明則而明則亦不外修
已治人之事汝雖湛樂從是承上起下轉語言汝縱恣荒淫
不恤國政獨不念承承之緒之重乎而乃不廣求先王之道
以克共乎明法則湛樂甚而厥緒危矣罔敷承勿念來先王
所行之道即是明法必能法先王方能保厥緒也

四章言天道可畏而示以人事當修也肆字承上迷亂頓覆
爽如彼二句以國勢夙興以下就治國之中揭出
一事即不世適不忘遠之意寢饋酒掃有一段勤勵精神畏
敬其中崇功廢業皆基於此維民之章使民曉然在廟精之
中重我之可為民法不重民法我車馬了欠戎兵三項以修
字修飾於中欲為變於未萌用戒二句相承說戒之
即所以遏之也

表郊章詩箋卷之三

密也隱廉角也哲知庶眾職主戾反也○衛
武公作此詩使人日誦於其側以自警言抑
抑然慎密之威儀乃德之廉隅著見於外夫
德儀之相須如此則有哲人之德者必有哲
人之儀矣乃今之所謂哲者未嘗有儀則是
無有哲而不愚矣夫庶人之愚而無儀也稟
賦之偏宜有是疾不足為怪以哲人而愚則
自昧於修持而反戾其常矣此以知儀之當
謹○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有德德行四
國順之計吁謨定命遠猶辰告敬慎威儀維
民之則賦也競強也覺直大也謨猶皆謀也
天下之慮也定命審定以出令也遠猶不為
一時計而有長久之規也辰告以時而播告
也○盡剛健之人道則四方皆訓服備直大
之德行則四國皆順從夫道德之足以感人

如此故必大其謨定其命遠其倫時其告又
敬慎其威儀庶道德修而可以為天下法也
○其在于今經典迷亂于政吁頭覆厥德荒
湛音下酒女音雖湛樂洛從非念厥紉罔敷
求先王克共音明刑賦也女使人命已之辭
言今日之亂政喪德而荒湛于酒與上文修
已治人之意甚矣然雖湛樂之是從獨不念
國家相傳之統緒有不可墜者乎誠念之而
奈何不廣求先王修已治人之道以克共其
明法○肆皇天弗尚如彼泉流無淪胥以
也○肆皇天弗尚如彼泉流無淪胥以
亡夙興夜寐酒掃廷內維民之章脩爾車馬
弓矢戎兵用戒戎作用邊別蠻方厥棄也淪

表郊章詩箋卷之三

卷之三

五章上三句周治國之圖中三句嚴治已之要下四句又於
成經濟安輯是定侯度凡禮樂征伐朝會貢賦皆是實之謹
之俱從自己一身做出戒不虞非無虞也只是常防備之耳
然人民實則國本以向侯度謹則國法以立保邦於未危致
治於未亂何虞之有無不柔嘉申上二句不柔則粗暴不嘉
則粹必至荒酷醜惡敗德亂德故必交修之自圭四句借
玉以重申謹言之戒慎言不獨謹閉不出必如定命辰告方
是能慎不可為是不可復救之意

六章舉言之當謹而因說謹言之效應慎爾出話句無易無
苟正慎之意莫捫二句正是慎處無言二句反說感應

必然之理以起下四句言與德俱就一處說惠字貫二句
惠而即柔嘉也順地而順人心也朋友在朝之臣庶民小
子在國之民繩繩奉祖訓為成憲承者遵王言為嘉謨也

七章言慎修之功當因其動察而勉其靜存也應敬爾威儀
句友君子是接賢士大夫之時視者人視之也爾威儀
類舉威儀中之一端不越有德全是檢身不及之念爾威儀
日相執相之乎人莫觀也神格之也不愧是漏見心體念
之炯炯不昧也尚字是自己期勉之意不愧足成慎恐懼工
夫亦就敬儀說無日二句是上起下以明屋漏之際所以不
可不謹之故神即自心之神靈不容自欺處時時見其當敬
而不可射勿泥定鬼神說人心之神把捉不住故曰不可度

東郭詩義卷之六

陷胥相章表戒備戎兵作起邊遠也○言天
所不尚則無乃淪陷相與而亡如泉流之易
乎是以寢興必時洒掃必飭自勤勵以率表
於斯民又修其車馬弓矢戎兵以備兵事之
起則用以遠蠻方之夷也此正反其迷亂
顛覆而為詳謨定命遠猶辰告之事者也○
質爾人民謹爾侯度用戒不虞慎爾出話敬
爾威儀無不柔嘉自圭之玷尚可磨也斯
言之玷不可為也賦也質誠也定也侯度諸
侯所守之法度也虞慮柔
安嘉善玷缺也○言治其人民成而定之循
其法度慎而守之以防意外之患者謂矣又
當謹其言語敬其威儀使無不柔嘉可也蓋
玉之玷缺尚可磨之使不言語一失莫能救
之不可以○無易無易去聲
無易去聲由言無曰苟矣莫捫音

朕言不可逝矣無言不備無德不報惠

于朋友庶民小子子孫繩繩萬民靡不承也

捫持逝去備答也○言不可輕易其言而曰
言可苟也蓋無人為我執持此言故言由已
發易至差失故當常執持不可放去也且善
言之必見備猶有德之必見報誠能言皆柔
嘉而順于朋友以及庶民小子之心則子孫
將世守其讓而繩繩不替也萬民將共遵其
命而飲水○視爾友君子輯柔爾顏不遐
不違也

莫于六親神之恪思不可度思不可度
思不可度思矧可射音
思矧也輯和意通觀見格率射厭也○言視
爾友君子之時和柔其顏色猶自恐其有

東郭詩義卷之六

八章 又言修德有應以收前意辟字略頓為德藏身所包者
德之全體淑慎指修德之一端不致中規中矩之意淑慎則
不致矣小踰理便是微少害理便是賊此皆為德之事不用
功說則字應上維民之則天下皆法爾之德視效於爾矣投
桃句是言感應必然之理彼重句反言以決其應也虹倏忽
變幻不可為常借之以明不可為據之意

九章 敬修德者必宜聽言也柔和之木可矯揉而為弓與溫
恭之人可積累而成德溫溫者驕心浮氣收斂已盡其

如基址積累可成高大之象也謙能受益德自然可進為聖
為賢皆從此做去此句只帶謙說而所以其德尚在哲人三
句語言古人之善言兼修已治人說此便是德順行者順其
所告之言而行之無違逆也順字即從溫恭上體貼出來不
作聰明便是能其德處與人反是與哲人所以為勸舉愚人
所以為戒民總承哲愚兩種人全在聽言不聽言分出

十章 言聽教之理惟謙能受益也於乎二句承愚人一邊說
事以証之既當其面而訓之復提其且而微之直欲其必從
必改此是告以誠不不外上修已治人之事未知誠否猶未
為愚及告之既詳且切而猶然不知決非哲人其病在自負
為哲失於自盈望其成於何日乎夫知則必成風知則必成
成斷未有早知誠否而德猶未晚成者也所以責不聽言之
謙鄂堂詩義卷七

爾是不愆于儀不僭不賊鮮不為則投我
以桃報之以李彼童而角實虹紅小子賦也
也止容止也虹潰亂也言若之修德也當
進於美善之地淑慎其容止以不愆於儀
而又不至於僭差不至於賊事德至此誠誠
嘉矣鮮有不為民之法者是德修而人法猶
投桃報李之必然也彼謂不必修德而可以
服人是牛羊之童者而求其角也亦徒潰亂
汝而已豈○荏苒染柔木言緝之絲溫溫恭
可得哉○荏苒染柔木言緝之絲溫溫恭

人維德之基其維哲人告之語言順德之行
其維愚人覆謂我哲民各有心
之綸以為弓也謙言善言也如上文修已治
人之語也僭不信也○以木性柔忍可為良
弓之材與人性溫恭可為進德之基蓋其人
貌恭而心吝知善言之有益於己故一告之
而遂順德以行此其所以進德無窮也若彼
愚人反以我言為不信是人心不同愚智相
越之遠如此則夫欲修德者○於音呼小
子未知誠否○匪手攜之言示之事匪面命
之言提其耳借曰未知亦既抱子民之弊盈
誰夙知而莫成○賦也言爾之善否不分深
為可慮故我不徒手攜之

公心以周備謀慮所以考慎其相也考者辨之明慎者用之審獨言擇相舉重者而能擇相則所用無不賢矣一自字正不順病根是不能序爵使君子不敢進也自獨俾臧自善其見不考眾謀之可否是不用人意自有肺腸自私其見不通眾志之從違是不肯用人意卒任非可擔仰者也

九章此因上無明君而下乃多讒佞也鹿性善而食則在鹿而共之慮患則環居以禦之反與友之相諧也朋友以在位之人言朋友之語皆由君之不考慎來君既不以公心用人臣亦以私心競進不相善而相傾不相信而相疑矣進退合看方見其無所不窮總是憂讒畏譏之意

十章言王不用聖而用狂雖有智者而不敢諫也聖愚俱指所見之遠不指地說即未形之禍患亦皆了然也喜即安危利災樂亡意匪言正本瞻言說見而不言非不能言也乃畏之而不敢耳

十一章言王不用良而用忍以致民好亂而肆惡也茶毒從貪亂上起善人棄既無以使民安忍人用適足以重民事迫於危困之極不得已而貪亂其本心豈肯為茶毒哉

十二章言君子小人易辨而簡易序見王用人之當察也以風之來各有其道與君子小人所行異趨作爲與在字同俱在制行上言式穀是行已高潔舉動光明之意中則意暗不光明垢則行穢不清潔與上式穀相反

十三章言王用小人而君子病也以大風之有道反與貪人之敗類自古小人秉鈞未有不傾陷君子者顧誰使

康郭詩卷之七

維彼不順自獨俾臧自有肺腸俾民卒狂也

惠順宣徧猶謀相輔狂惑也○順理之君所以爲民所瞻仰者以能秉持其心則徧謀度考擇其輔相必衆以爲賢而後用之彼不順理之君則自以爲善而不考眾謀自有私見而不通眾志所以使○瞻彼中林牡牡其民眩惑至於狂亂也○瞻彼中林牡牡其

鹿勿友已譖不胥以穀人亦有言進退維谷

典也牡牡衆多並行之貌譖不信也穀善谷窮也○以鹿之相聚與朋友之相諧而不能以相善夫上既無明君而下○維此聖人瞻言百里維彼愚人覆狂以喜匪言不能胡斯畏忌不察蓋深洞於理亂安危之故而不爽

也愚人則不知禍之將至而反狂以喜今用事者蓋如此我非不能言也如此畏忌何哉

○維此良人弗求弗進維彼忍心是顧是復伏民之貪亂爲茶毒顧念復重也茶毒苦菜之有毒者也○王於人則不求進用而於殘忍不仁之人則顧念重復而不已所以民不堪命肆

○大風有隧遂有空大谷維此良人作爲式穀維彼不順征以中垢也隧道式用穀善征行中暗垢汚也○

○大風有隧貪人敗類聽言則對謂言如醉

詩經卷之七

之得以肆毒窮端。蓋忍王之用之也。聽言則對非必符王問也。此時目擊時艱。不勝憤憤。王若聽言。便對他說是詩人本意。原是如此。然知其不聽。徒抑鬱而誰語。故惟自言自語。如酒醉耳。悖則甚於醉也。由王惑於貪人。作為武毅者。反棄之不用。故也。

十四章 言已言之可聽。而莫聽也。朋友即非忍心貪人。本以戒王。託言朋友。耳豈不知以與亡。敗亂之理。言也。復有補於民生國計者。二句正見非妄言。而可聽也。陰如易危。為安轉禍為福也。赫者怒直切直也。

十五章 此反覆言。君民之為非。皆由小人也。職字貫下三句。涼善背名為直諫。而實則變詐無常也。為民二句。暴征橫斂。殘虐不已也。回過泛言。執競用力。可以導民於邪僻也。此天下之亂。所由起而民心之邪。有自倡也。故皆以職言。

末章 極形容小人之用心險也。民之未戾。即居無定。祖無往。苦於亂政。有雖然不寧之意。所以然者。專由盜臣竊若之。極以行暴虐。播毒故致民擾亂如此。涼曰不可假為直諫之言。亦以小人為害。國覆背善言。反以君子為貪亂。戕賊也。是亦小人用心之險。口然而心不然。乃其職盜為寇。恨源則尋。單指善言作歌。雖責小人。實責王之意居多。

美漢言 為民憂。身自省之意。首二句。是詩人口氣。王曰。若進言。王訴天之詞也。訴天總是憂旱之心。此心乃敬天勤民之心。未結出。易。其。寧。正。應。轉。何。事。今。人。

匪用其良。覆俾我悖。興也。王使貪人為政。則矣。我以其或能聽我之言。而對之。則猶可以祛其害也。然知其終不能聽也。故但以其所言之意。內誦於言。而中心如醉耳。是蓋由王之不用良人。而使我之悴耗至此也。

嗟爾朋友。予豈不知。而作如彼。飛蟲時亦弋。獲既之陰。反予來赫。賦也。朋友即指之。往陰覆也。赫威怒也。我非不知其理。而妄作此言。干慮之中。必有一得。如飛蟲之弋時。亦有獲者。乃我之言。方往陰覆。於爾。而爾反加赫然之怒於我也。○民之罔

極職涼善背。倍為民不利。如云不克民之回。通職競用力。賦也。職專涼諫也。善背工為反。而無窮極者。專由小人名為直諫。而實工為反覆。其為民所不利之事。如恐不勝。而力為之也。民之所以邪僻者。○民之未戾。職盜。由此。諸專競用力。而然也。○民之未戾。職盜。為。涼。曰。不。可。覆。背。善。言。利。雖。曰。匪。予。既。作。爾。賦也。民之所以未定者。由此。盜臣為之。及其反背也。則又工於惡言。以害君子。是其色厲內荏。真可謂穿窬之盜矣。然且自文飾。以為善言之言。非出自己。不知我已盡得其情。而著之歌。詠。不可掩也。

桑柔十六章 首四章言民病可憂。而徵之舉錯失宜。而未深。

倬彼雲漢。昭回于天。王曰於烏。乎何辜。今。

之意首章憂旱而仰訴於天二章歸咎於已三章懼先祖
之絕祀四章望於內外之神五章極言天與神之不古
憫六章自反其責神之無缺以見不宜有此旱七章詳舉
臣盡力以救災八章勸羣臣之修省助我而救災也
首章 漢之在天以雲非雲故曰雲漢王曰道貫乎未於乎
字哀於惻惻不能自已也看何處今之人更見念為民意
引咎於已而悲民無罪消災弭禍之本也喪亂即饑饉靡神
不舉凡廢祀皆舉不申指常祀言所以求回天意也何無窮
則廢廢土有限則既卒莫我聽非各天也各已之如何而天
莫之聽也莫聽即天不降雨之謂寧字有號呼瞻戀之意

一 言天災可畏既求神而復咎已也每章必曰早既大甚
見王憂旱之心無時無念不在於此蘊者陽氣之蓄積
降者陽氣之騰心虛是此氣蓄積不解之狀不殄言以次
舉祀相繼不絕下文正其實也郊宮以天地宗廟上下但
言天地實是妥侑禋獻之類瘞是玉帛祝冊之類宗者崇大
祀也后稷上帝舉尊親之極者而言不克見雖親而力量不
逮不臨見至尊而感格甚難寧丁我躬有白省自責之意言

向所未有而今值此殆我有以致之也

三 言早甚而非力之能為也不可推言廢祀常祀而修而
無一貽應則終不可推而去矣惟不可推是以兢兢危
恐如此如雲如雷形容兢兢之狀周餘二句言昔厲王之亂
此處輕是起下不我遺意是夫二句言今日之旱胡不相畏
言不容不兢兢之故若民一體民無遺君安得獨存也係
脈身既滅祖安得復祀見吾身之存亡係宗社之絕續也

四 言早不可止恐懼之甚而望救也赫赫三句一直說云
我無所即上不我遺意大命命命命命命命命命命命命
靡頤是無所依煩之意此句只宜虛說以起下下皆承此說

康耶

之人天降喪聲亂饑饉薦臻靡神不舉靡
愛斯牲主璧既卒寧莫我聽光回轉薦重臻
全也○宣王承厲王之烈遇我而懼欲為大
下消去早災似故作詩以美之言雲漢昭回
未有禹徵王於是仰天而訴曰今之人有何
罪乃天降喪亂而饑饉之重至有如此也乃
索鬼神而祭之無有神而不舉者寧神之牲
則無惜焉禮神之玉則盡陳焉彼天獨何心
而不我○早既大甚蘊降蟲蟲神不殄
聽也○早既大甚蘊降蟲蟲神不殄
祀自郊徂宮上下奠瘝靡神不宗后稷不
克上帝不臨耗教如下土寧丁我躬蓄隆盛
也蟲蟲熱氣也殄絕瘞埋克勝教敗丁當也
○早盛而熱氣充盛故求救於神而禮祀之

不絕郊以祀帝宮以祀先上祭天下祭地奠
其禮瘞其物蓋無一神而不尊崇之矣乃后
稷雖親而力不能勝上帝至尊而感格甚難
我思此耗教下土之患何以適當我之身也
則我之責固存○早既大甚則不可推兢兢
業業如霆如雷周餘黎民靡有孑遺吳天上
帝則不我遺胡不相畏先祖于摧也推去推
滅也○早甚而非力之所能推故我為之兢兢
兢而恐業業而危有如雷霆之畏也夫大亂
之後周之餘民已無復半身之遺者今天又
降此旱災使我身亦不見遺則安得不兢兢
而畏之也誠恐先祖之祀○早既大甚則不
將自我而滅可畏甚矣○早既大甚則不
可謂聲赫赫炎炎我無所大命近止靡瞻

卷之七

卷之七

卷之七

羣公四句抑揚重父母一邊羣公先正與我疎只說助父母
先社與我親故曰忍胡寧於象親亦棄之首然有責躬垂望
意

五章 極言旱之景象而號呼於天也山川已為焦土而旱
言我心雖憚暑而終不能救所以躁急心熱而如熏也不聞
其於不助故又返而呼天寧伸我遊即不能奮飛意乃自虞
不德而居位上遠天心我既退避或言名災之人既去而天
災庶可免耳不必泥去位避災

六章 始欲過去既又念民命方急尚思罷勉圖救不敢去也
憚不知者反求於心終不知所以致此之故即我罪伊何意
祈年是祈方社是報俱平日常祭非旱時祭也有先事之戒
曰孔風無後時之愆曰不莫一祈一報而不盡禮即是恭敬
不我虞不度已奉祭之心也明神即上所祭者悔怒指旱災
就天言玩宜無字言我一念為民之心亦宜可免於悔怒者
宜無而不無必有其故矣致咎本身不是咎天

七章 言羣臣救旱之周而致望於天也友者言相聯屬也朝
廷職事以憂旱之故不能條理整頓似乎散而無統不
過大綱不亂而已要如此語是甚之之詞翰是計慮之窮疾
是容貌之病庶正冢宰其責尤重故說鞠疾下則平敘職名
而以靡人二句總之但常人多怯於所畏阻於所難而羣臣
懷鄂詩義後要

靡顧羣公先正則不我助父母先祖胡寧忍
予賦也旱甚而非力之所能沮但見其旱氣
則赫赫然熱氣則炎炎然我身無所容而
大命於是乎幾亡矣斯時也將何所瞻以為
庇將何所望以為依彼羣公先正固莫之我
助亦父母先祖之親○早既大甚滌滌
亦何忍予而不救也○早既大甚滌滌
川旱魃為虐如快○早既大甚滌滌
如熏羣公先正則不我聞昊天上帝寧俾我
賦也賦旱神也快也焚也熏也皆以火形
容之也○旱甚而山無水川無水如滌而
除之矣是皆旱魃之神為虐有如快如焚之
威故我心憂懼有如熏也彼羣公先正固莫
之我聞而昊天上帝之尊何○早既大甚
為不使我得遠逝而去也○早既大甚

勉畏去胡寧瘖我以旱憐不知其故祈
年孔風方社不莫昊天上帝則不我虞敬
恭明神官無悔怒也瘖也驅勉畏去出無所之
度悔恨也○早甚而驅勉畏去以責任之不
容遜也然天果胡為病我以旱曾不知其故
矣蓋春祈於上帝孟冬祈來年於天宗其
祭蓋未嘗不早秋祭四方以報成物之功又
祭后十以報生物之功其祭亦未嘗或暮天
會不度我祈報之心如我之敬事明神亦宜
可以無○早既大甚散無友紀翰哉庶正
悔怒也○早既大甚散無友紀翰哉庶正
疾哉冢宰趣馬師氏膳夫左右靡人不
取有同心無不各盡其力有已○早既大甚
周無不能止瞻仰昊天云如何里賦也友
紀羣僚

詩經 卷七

爵是也

三章 此言分封之意。上是望之。重下是期之。遠相承說。忠勤不倦。要入蕃翰。官屏盡職。匪懈。意王纘三句。直說下。總領諸侯。先世事也。王以申伯為命世才。故使纘之子。邑于謝。置邑于謝也。是式重申。伯為南國法。式定以經營。登以成就。言蓋南邦就緒之後。申伯可以世守其業。為南國之法矣。其功即蕃翰宣之功也。

亦述王分封之事。上是委之。重下是待之。周式是南邦。表裏江淮。控帶荆徐。屹然為一方重鎮。作庸。重建國意。勿但就作城說。徹土田王者之大法。故以命大臣。選私人。王者之私恩。故以命傅御。祿食有所需。家室無相遠。總見王體。兼之至。

四章 言封國既成。而錫以就封之儀。功乃營謝之功。就已成。而令創立。曰有傲城。方始作廟。已有成。亦營建先宗廟之意。獨言城與廟。舉其大者耳。此總言謝成。以起就國之意。四牡以駕車。鉤膺以飾馬。等威辨而物采彰。見寵遇甚隆也。

五章 此臨遣之時。又以分封之意言之。路車乘馬。只將上文。述王者之言。莫如南土。非徒以地美人。眾有酌金。有擇地。意介圭即諸侯之手。上可合瑞於天子。下可布信於友邦。故曰爾齊錫。與分土不。蓋與之以。則當與之以。守國之器也。是保其益。樹屏翰。益善。為南國巨鎮。非徒守一國而已。

東郭堂詩集卷七

甫侯而並著。可以見分封之有由也。○是地也。事非王命之命也。○是地也。事非王命之命也。○是地也。事非王命之命也。

邑于謝。南國是式。王命伯定申伯之宅。是南邦。世執其功。賦也。是南邦。世執其功。賦也。是南邦。世執其功。賦也。

王命申伯。式是南邦。因是謝人。以作爾庸。王命申伯。式是南邦。因是謝人。以作爾庸。王命申伯。式是南邦。因是謝人。以作爾庸。

命伯徹申伯土田。王命傅御。遷其私人。庸城也。徹。定其疆界。正其賦稅也。傅御。申伯家臣之長也。私人。家人也。○王命申伯。以式南邦。必立國於南。始足為建極之地。故因謝人所聚。可以立國。於是為之作庸也。又命名

伯徹土田。以備祿食之需。又命傅御。遷家人。以聚室家之樂。蓋於封國之務。無所不備也。○申伯之功。名伯是營。有傲其城。寢廟既成。既成。藐藐。王錫申伯。四牡。鑿鑿。脚。鉤膺。濯濯。賦也。傲。始作也。藐藐。深貌。鑿鑿。壯貌。濯濯。光明貌。○名伯之營。謝也。城郭昔無。而始有。寢廟功成。而制深。是營建已周。而南邦可登矣。王於是錫申伯。以就道之儀。有四牡之北。有鉤膺之耀。蓋○王道申伯。路車乘。臨行而恩寵之特隆也。○王道申伯。路車乘。去馬。我國爾。莫如南。錫爾介圭。以作爾寶。往近王舅。南土是保。賦也。介圭。諸侯之封。申伯乘車馬以行。而曰我謀爾之邑。居無有如南土之美者。故錫介圭。以為傳國之寶。而

詩經 卷七 五

六章 言方行有饒送之禮在道有供億之備見王之待申伯無所不用其情信過因王數留也王不能舍伯即伯亦不能舍王惟勢不得已故勉強辭去以誠信二字摹寫出眷戀不舍之意微上疆不同於徹土田是并其田以授民立赤世之規此是取什一之賦以供饋糧以為路費也追言申伯未行之先王已命伯斂其賦稅以積之矣進行就己去在道而言

七章 言申伯入朝而有以慰人心見其不自王命也番番精已到也嗶嗶儀衛之盛周邦二句是周人見他故行氣象共慶而相謂戎有良翰以平曰番宣維翰上之蓋天下以京師為根本京師以列國為藩垣藩垣得人京師之根本乃固所以為喜也周邦喜則南土之人可知不顯句是呼起之詞元舅二句勿以親賢平看重文武全不為人取法

末章 總述其德業之盛而表其作詩贊誦之相稱也柔柔德則剛柔相濟探謂矯而正之強則以剛制弱則以柔撫也聞者懷德而誦其仁畏威而誦其義承德來大綏自具為卿士時樹立如此述於言為詩歌於工為誦其聲足以感人為風辭之所敘氣象宏博則孔碩聲之所詠意味深長則肆好此皆申伯德業所自致若使其人本不足美則為誇張溢美一味而無滋味矣又何孔碩肆好之有

康鄧詩義卷

鎮守茲土也王舅之辭而往也必其益修蕃翰之績而保南土於無虞可矣。申伯信邁王餞于郟申伯還南謝于誠歸。王命召伯徹申伯土疆以時其穰。其行也。向焉王數留而申伯之行未果。茲則信邁而王餞之于郟既餞之後而還南以歸謝矣然當召伯之營謝也王已命其斂賦稅以積饋糧於道路故能申伯無強行而去之速也。申伯番番既入于謝徒御嗶嗶周邦咸喜戎有良翰不顯申伯王之元舅文武是憲。戎爾元長憲法也。申伯既入于謝周人皆喜而相謂曰爾今有良翰矣蓋外藩得人斯

京師益固也夫此不顯之申伯為王之元舅而備文武之全才凡文武之士皆以之為法矣夫何難於式南。申伯之德柔惠且直柔此萬邦聞問于四國言甫作誦其詩孔碩其風肆好以贈申伯。申伯之德柔矣所以能運治於萬邦而垂名於四國也以此德業之盛而膺分封之榮誠有可美者故吉甫作為崧高之誦文辭宏大而可觀意味深長而可釋以之贈申伯之行蓋允足以當之而無愧也

崧高八章 首章推分封之由二章至六章詳王命封國之事七章著申伯受封之無愧末章則表已贈言之意也

詩經 卷七

齊民章 趙詩以爲爲主而德之實在柔嘉維則一句正其

之重總爲城齊張本德與職不盡職止是舉德天生仲
山甫以保天子也則是保王躬事一人補衮闕固其職也
乃使之城齊河爲乎况以大臣而城齊則侯國之勢應事
京師之勢漸輕此山甫之所以未懷也懷而曰未不爲
一世之懷而爲百世之懷詩人實有微情矣

此通降生之異先言天之生民皆善引起天生賢佐之
也秉彝者泮然一理具於吾心不可移奪若秉執然德即人
心一德與則相存性善則情亦善也天監二句一連說天監
有周之明德昭格於下故保祐之而生賢佐生山甫正保茲
之實也生山甫內暗含物則意在均稟同賦之中而賢者獨
鍾粹氣其關於國家盛衰之數非偶然也

此備舉其德本天賦之獨厚來首二句貫通節下分三
段柔嘉句貫下二句君道以剛爲主臣道以柔爲先故
曰柔嘉則者柔之適中乎天生之物則也儀色爲德之符令
即其柔嘉之見於表者也小心爲德之聚翼翼即其柔嘉之

見於裏者也古訓二句修德知行工夫式考其成法而式之
也力是動容別旋必中規中矩也天子二句是由德而發的
事業若者參贊廟謨能當上意使字根若字來布若言作德
意數明政教皆山甫之德有以若之有以使之賦也

三章 此備舉其職本上德來首句貫通節下分四段皆就王
故以全職命之式百辟冢宰之事式則獎忠順教不及也續
祖爲太保保則慎起居防淫僻也承命而布謂之出既布而
復爲之納喉舌只是慎要意非必口代天言也賦政述行候
國之事爰發四方爲然從風皆發而應之德澤無所不至也蓋
王之期望如此通節要見內外出入俱少不得山甫之意欲
使之專意於外而密勿無人誰爲輔養是內不可無山甫也
欲使之專意於內而四國無人誰任經營是外不可無山
甫也

四章 美山甫之盡職而德亦在其中上奉王命下達國體智
以守已忠以事君作四項看肅肅付托尊嚴未身奉持

肅肅王命仲山甫將之邦國若石
寺

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彜好是懿德

天監有周昭假格于下保茲天子生仲山甫

賦也柔衆則法秉執彜常懿美監視昭明假
格保佑也○宣王命樊侯仲山甫築城於齊
尹吉甫作詩送之言天生衆人有是形而爲
物必有是理而爲則是乃民所秉執之常性
故其情無不好此懿德者乃天之監視有周
能以中興之明德感格于下故保祐之而爲
之生此賢佐口仲山甫焉仲山甫爲周而生
則所以鍾其秀氣而全其美德者又豈特如
凡民○仲山甫之德柔嘉維則令儀令色小
心翼翼古訓是式威儀是力天子是若明命

使賦先王之遺典也式法力勉若順賦布也

此備舉仲山甫之德言其柔之其嘉不過
其則外而儀色之俱善內而欽翼之不忘是
其表裏柔嘉也學問則取法於古訓進修則
致力於威儀是其知行交致也於君心而有
以克應於王命而有以廣○王命仲山甫式
是百辟音續我祖考王躬是保出納王命王
之喉舌賦政于外四方爰發謂導之修德以
保其身也喉舌所以出言也爰發而應之也
此備舉仲山甫之職以總領諸侯則居冢
宰之位以式百辟也以輔養君德則繼祖考
太保之任以保王躬也以典司政本則承而
布之行而復之而王言賴以出也以經營四
方則敷布其政使四方發而應之而王化賴
以行○肅肅王命仲山甫將之邦國若石

肅肅王命仲山甫將之邦國若石
寺

之意將者法度寬猛實罰得宜皆奉行之而無廢格也與治
同道為若與亂同道為否明之不止分別善惡有勸戒之意
在內明理在平日察事在臨時見得真故行得當自然災害
不及使是保身保身亦謂之盡職者功蓋天下而上不疑位
極人臣而眾不欺履滿之有道也夙夜朝乾夕惕也匪懈無
一時一念不以精白自矢苟利社稷知無不為

五章 此美其德之全而異於秦民處故以人言引起亦吐借
用字如人食物軟則吞嚼之硬則畏棄之常人之情因
物有遷山甫得性情之正正合上柔嘉維則之意兩不字根
明哲來不如有仁育天下意不吐有義正天下意大臣持衡
其道自當如此但無此實德者不能耳不侮扶弱濟危也不
畏禁奸除暴也

六章 言其能舉德以輔君德也亦見其異於秦民處德輔句
是人言德為人所謂有易知簡能輕舉如手解舉者氣
物物蔽也山甫舉之能以身體為物具而則自舍也即上表
裏交修知行進意愛字本上維字說莫助是愛之深處形
容好德之誠如此非實語非真欲有以助之而不能亦非仲
山甫無不足而莫助補袞職根德來關字勿作過失看
只是一日萬幾或有闕略未周處也補之即上夙夜中事謂
能彌縫至致有以磨其亢而預防其悔正所謂保王躬事
一人也

七章 此乃及城齊之事四牡八鸞不過齊言成章出祖之時
車馬僕從備矣而山甫每懷靡及此句要玩夫以區區
城齊之事安有不及恐為所論計者太過為根本計者或有
不及也然則何以使有內外交維之勢使有枚餘兩全之圖
此懷言是推事城是築新城

仲山甫明之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夙夜匪解

音以事一人 賦也肅嚴將奉若順解怠也○

不副也羣侯之滅否而鑿別之周無一不明

也明於理察於事順理安行以保全其躬則

持身之善也夙夜之間進勉不怠以敬事天

子則又奉上之忠也此皆仲山甫亦為盡職

之事而要亦○人亦有言寡則茲音之剛則

從其德來也○人亦有言寡則茲音之剛則

叶之維仲山甫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於

寡不畏彊禦 賦也茹吞噉之意吐畏縮之

常情之偏也仲山甫遇柔則撫之以恩遇剛

則肅之以義故莫柔於矜寡而亦不侮之也

莫剛於彊禦而亦不畏之也此則其○人亦

柔嘉維則見於待人之際如此也○人亦

有言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我儀圖之

維仲山甫舉之愛莫助之袞職有闕維仲山

甫補之○賦也輶輕儀度圖謀也袞職王職也

也謀度其能舉者則惟仲山甫能體備此莫

則之至而不隆也是以心誠愛之而恨不能

助之蓋愛之者秉彝好德之心也莫能助之

者則彼無待助而人亦不能助也惟能舉德

如此是以能輔君之德而補王職之闕失以

末章 此探山甫之心而申已贈言之意四牡二句與上四牡
宜恭之望保躬補樹不可久虛也作誦就全詩言穆如清風
意味深長足以動人亦因山甫德業之美而致是未懷即上
靡及之懷慰其心以適歸為慰也山甫之心無日不在朝廷
言甫能知之故能慰之也

山甫之行也馬健徒疾而其心常以靡及為
懷正以其駕馬鳴鸞乃承王命以城東方則
責任固未 ○四牡騤騤 八鸞喈喈 皆仲山
甫徂齊式遄其歸吉甫作誦穆如清風仲
山甫未懷以慰其心 賦也適速也穆深長也
如風之能動物也 ○式遄其歸期其集事早
旋不欲其久於外也蓋山甫以保王躬補王
闕為職彼東方之役其心未懷蓋有所不安
者吉甫深知之作誦而告以適歸所以安其
心也或以為山甫城齊有靡及之懷吉甫誦
其德業之至見其此事易而心可慰也
烝民八章 首章推山甫之生與於凡民
末二章則表其城齊之
心而述已贈言之意也

奕奕全首 重王親命之一句首言來受命欲其服遠人也次
言繼先脩職欲其簡內治以終首章之意

首章 述其來受命之由下受其修職之命也奕奕三句輕
命是請命上服久見不致專也親命與策命不同進之樹延
而命之有特賜鄭重意其繼體之始下皆親命之詞繼
戎句以命之繼世為諸侯無廢以下使之修職業凡諸侯分
內之事欲其無不修也匪懈是勸處其是敬和承說能勤且
敬則能無廢朕命矣無廢朕命之嚴也朕命不易信言之
篤也亦含有戒之之意餘不庭方二句又從處其爾位中抽
出最要者言之餘者文告有誥誥有帶使懷德畏威轉而
來庭也佐戎辟敵王所愾相助中興意

二章 言其受命之後受錫之隆也四牡五句與受命一事事
三章 欲言受錫故再提之介子目既世所受封者來朝則必

康郭詩義卷七

奕奕梁山維禹甸之有倬其道韓侯受命王
親命之繼武祖考無廢朕命夙夜匪解 音虔
共爾位朕命不易餘不庭方以佐戎辟 音璧
○賦也奕奕大也梁山韓之鎮也甸治倬明
也受命即位除典以上服入見天子而聽命
也委故易改除正也不庭方不來庭之國也
韓君也韓侯初亦來朝始受王命而歸詩
人作此送之言禹治梁山因有此倬然之道
而韓侯由之以請命於王王於是親命之以
繼祖考而居侯位矣遂戒之以無廢其命必
夙夜敬謹以供其位庶王之命不至改易也
止彼不來庭之國以佐君之治則 ○四牡奕
奕孔脩且張韓侯又覲以其介圭入覲于王

卷七

五章言韓侯娶妻之事而原其得配之由也仍歸重韓侯孔武以才幹敏健言靡國三句出使侯國而涉歷之多因而擇可嫁之所也孔樂韓王以下五句見之川澤句土地之美紡鯀四句物產之盛說物產盛正見土地美也令婦在相彼時言燕舉即韓上之重禮見之此來嫁時安上適情也安樂一意不午蓋樂從安生也此雖言韓姑歸韓之樂亦見韓侯封城之美而今日歸娶之後知其事事皆適矣

末章言王之委重於韓侯而勉其自治也溥彼八句本其世業而命以繼之終首章繼我祖考意實塘四句欲且修

職業終前無廢厥命以下六句意因者因俗為政驅靡削習之此時已奄受北國克修職業矣故王復命韓侯使之受國繼先而為之長也追猶即百蠻類之多者為白蠻種之大者為追猶居地之遠者為北國非有異也實塘四句承王錫來言城池不可不修田畝不可不治稅法不可不正土物不可不貢固皆世職所當為亦見韓處邊陲猶視之以為中華重輕尤不可不整飭意四實字見循襲比久使有名而無實矣故須實行之塘壑以固國畝籍以足食實行經國之務獻土物以利用總備言處共爾位中事

康鄧詩箋卷之二

妻而其妻則汾王之甥母族貴矣蹶父之子父又貴矣韓侯由是親迎於蹶里其車盛焉鳴顯然有光而諸女從嫁者徐覲而衆多爛然盈韓侯之門也○蹶父孔武靡國不到為聲韓姑音相去莫如韓樂孔樂韓土川澤許許音訪鯀音南南鹿嘯嘯音有熊有羆有貓音有虎慶既令居韓姑燕譽賦也韓姑蹶父女韓侯妻也相攸嘯衆也慶喜令善燕安譽樂也○蹶父以武房之才出使於列國而因為其女擇可嫁之所但見天下之士無有如韓之可樂者其川澤廣大畜產繁茂蹶父得之已慶其有此善居矣由是韓姑于歸溥彼韓城燕平師所自慨安樂之情也○溥彼韓城燕平師所

完以先祖受命因時百蠻王錫韓侯其追其

狍音奄受北國因其伯實塘實察實畝實

籍獻其龜音毗皮赤豹黃熊賦也燕師所完謂

幸衆以築此城也追猶即北方之國所謂百蠻者也伯長埔城壑池籍稅也○韓城造自燕師其國舊矣王以韓侯之祖曾為百蠻之長故今亦錫之以追猶使其受北國而為之伯也亦謂繼我祖考者蓋如此然此勉之以高其城深其池治其田正其稅又獻其所出之獸於王則所謂匪懈於夙夜而處共爾位者也

韓奕六章首章韓侯受命而承王命之重

四五章婚姻之樂末章又述王所命之意欲其繼世業而修職業以與首章應也

寺

卷七

江漢全旨 此美名公之平淮夷也。首章言出師之由，二三章敘經營疆理之事，四章又述王之申命。五六章敘褒賞之事，通篇雖重名公能成功而實王之能用人也。首章 總敘出師代遠之由也。上四句言其順水勢，下四句言其盛軍容。江漢正入淮所由之路，非逆非舒，微不寧見人心悅，勤也。求者得其渠，恐不使其散處，啓沃也。鋪者陳兵而討，不使其侵據，竊擾也。

一章 言其成功之大也。經營即上來求來鋪事，多方籌畫以服其心，屈其力，不專恃兵威也。淮夷擾亂，雖在一方，自朝廷而言，總謂之四方不靖。縱一經營，便爾告成，見經營之妙，成功速，復服叛也。告成，露布以奏捷也。用兵非人主美事，不得已而用之，故曰王國庶定。庶云者，幸其僅然，非以是為美也。內外相維，王國視四方為安危，四方平而上國定，外輯則內寧也。上下相屬，王心視羣心為休戚，時雖爭而王心寧下安則上順也。

二章 上六句述王命疆理之意，下敘名公疆理之功。再言江漢之游者，由上事起，下事也。成功雖告於天子之廷，而

名公猶在江漢之游，故勅書再命之式，辟四方，正王命之詞。辟者開闢其地，有撫寧安詳意，非徒治荒蕪也。四方，江漢之四方，為淮夷所侵，疆界已亂，今恢復開辟，隨布以徵法也。疾不恤民，癘棘更張，太驟于初定，瘡痍未起，而疆理復行，疑于疾棘不知什一之賦，我周家中正之制也。何可不行乎。極者一定不易之意，來極來取，正於徵法也。于疆于理，正徵地事，闢地至南海，疆理亦至南海，依然文武之舊矣。

四章 述王委在責成之重，以起下報功之典也。上四句本其世功而勅之，下四句示其爵賞而勸之。宣者，江漢末平，此編治經營以布經營之命。江漢既平，則海治疆理以布疆理之命。文武受命以下，皆王命誥誓追述之，以為下文褒賞地也。名公宣布政教，日闢百里，為文武相餘，其功在江漢之間，故云是似見匡國之忠，本承家之孝，來肇敏開大，敏捷也。戎公節節首之功，謂自爾開之而勉力以效功也。末句以報功飲勸之。

求那寺寺長

江漢浮浮，武夫滔滔，匪安匪遊，淮夷來求。既出我車，既設我旗，匪安匪舒，淮夷來鋪。既水盛貌，滔滔順流貌，求尋取其人也。鋪，陳列其師也。○宣王命召穆公平淮南之夷，許人美之言師之出也。順其水勢，盛其軍容，而皆莫敢安徐，而為淮夷之是求，是伐也。○

江漢湯湯，武夫泱泱，經營四方，告成于王。四方既平，王國庶定，時靡有爭，王心載寧。賦也。泱泱，武貌。經營，即上來求來鋪之事也。○循此湯湯之水，率此泱泱之師，以經營伐遠，而告成功於王，功成而四方平矣。山是國勢以奠，平舒以息，而王心為載寧也。○

江漢之游，王命召虎，式辟四方，徹我疆土。匪狄匪棘，王國來極，于疆于理，至于南海。賦也。虎，穆公名也。辟，闢其疆也。徹，并其田也。極，居中而為四方所取正也。○江漢既平，王又命召虎，開弘其侵地，而又以法行之。夫經營方定，而遂欲為此，非以病民，非以急民也。蓋欲使遠方之田，賦咸來取，正於我王國而已。召公於是為之畫其大疆，別其條理，盡至南海而止也。○王命召虎，來旬來宣，文武受命，召公維翰，無曰小子，召公是似，肇敏戎公，用錫爾祉。賦也。旬，徧宣布也。召公，名康公，爽也。錫，爾祉，肇開公功也。○始召虎之來也，王命其徧治經營疆理之事，以布王命，而曰昔文武受命，得爾祉，名公為楨，翰今爾無曰為予小子之故，而在其勞也。但自為爾爾，召公之事，其能開敏爾功，而經營疆理之有成，則我

江漢之游，王命召虎，式辟四方，徹我疆土。匪狄匪棘，王國來極，于疆于理，至于南海。賦也。虎，穆公名也。辟，闢其疆也。徹，并其田也。極，居中而為四方所取正也。○江漢既平，王又命召虎，開弘其侵地，而又以法行之。夫經營方定，而遂欲為此，非以病民，非以急民也。蓋欲使遠方之田，賦咸來取，正於我王國而已。召公於是為之畫其大疆，別其條理，盡至南海而止也。○王命召虎，來旬來宣，文武受命，召公維翰，無曰小子，召公是似，肇敏戎公，用錫爾祉。賦也。旬，徧宣布也。召公，名康公，爽也。錫，爾祉，肇開公功也。○始召虎之來也，王命其徧治經營疆理之事，以布王命，而曰昔文武受命，得爾祉，名公為楨，翰今爾無曰為予小子之故，而在其勞也。但自為爾爾，召公之事，其能開敏爾功，而經營疆理之有成，則我

求那寺寺長

卷七

首章 此編命三公總治軍事以為伐遠安邦之計也赫赫威
命上見中興氣象位居卿士祖為南仲官兼太師總一人耳
然曰南仲大祖稱其世功以見韜略素嫻欲其繼祖也曰太
師皇父欲其位望以見威名素著欲其盡職也整是列部伍
明簡教以兵數言也修是選車徒精器械以兵政言也敬者
不怠戒者不忽即有嚴有翼也夷在淮北南侵則諸國不安
故云

二章 策命司馬以副其事而為伐遠厚農之計也內史傳王
戒我師旅紀律嚴明使其常存敬畏無玩敵也幸省是一時
事備足環視省是周察永其為亂首者伐之不使濫及無辜
也淮浦即徐土雷是宿兵以鎮之處是遷延不還三事意
原下隱平地也上章恐將驕而慢敵則既敬既戒此章恐師
久必妨農故不畱不處是為王者之師

三章 此王師在道時事上二句言天子自將之威下是有以
有嚴處與命將出師者不同天子奮起於積衰之後是以動
人徐方畏服皆本乎此王舒二句見師行有常期有止舍也
疾則失之輕遽緩則失之散慢便損威嚴矣徐方四句反覆
形容極言其震畏之狀釋騷震驚如雷震作於其上皆有摧
擊之虞先聲已奪其心也要本天子自將之威說來

四章 此陳兵徐土時上二句言王者克敵之威下言其勢之
奮武來進厥四句以將帥士卒分言總承天子之威來關如
虓虎言將帥之勇發於忠毅非激而怒之也鋪言眾之集敦
言陣之厚仍執言其勢之雄若就而執之不勞餘力者淮浦
向為夷所侵今纔至其地已截然難犯皆為王師之所莫敢
盤據出沒於此也

其部皆侍養養要

此南國賦也赫赫明明威令光顯也卿士皇
父之官也大師皇父之兼官也戎兵
器也○宣王自將以伐淮北之夷詩人美之
言王之號令赫赫然明明然以命此卿士乃
祖南仲而為世將官大師而為重臣者命之
以整其軍伍修其兵器必敬焉而不忽戒焉
而不易以平彼淮夷○王謂尹氏命程伯休
而惠此南方之國也
父音甫左右陳行音甫戒我師旅率彼淮浦省此
所解之地
徐土不畱不處三事就緒音甫○賦也尹氏
周大夫也省謂察其為亂者而誅之也三事
三農之事也○于又詔尹氏策命程伯休父
左右陳布其行列而戒誓其師旅以循淮浦
而省治於徐土且戒以成功班師無淹畱於
彼地而使三農得以就業也○赫赫業業有嚴天子王舒

保作匪紹匪遊徐方釋騷震驚徐方如雷如
霆徐方震驚賦也赫赫顯也業業大也徐徐
也釋連絡也騷擾動也○赫赫而頌盛業業
而張大乃天子自將其威嚴有如此但見其
所統之王師舒徐安行不失之糾縈不失之
遨遊而徐方之人聞其先聲皆連絡騷動其
震驚之甚有如雷○王奮厥武如震如怒進
厥虓虎日蹙音蹙如虓虎鋪音鋪敦淮濟音敦仍執
醜虜截彼淮浦王師之所賦也虎臣將帥也
自怒也鋪布敦厚也謂師之陳布而厚集也
仍就也○王師至徐王自奮其神武震怒而
不可當將帥之進敵者有如虓虎之怒士眾
之鋪陳者有就執醜虜之勢但見此截然整
齊

五章 此征伐時事上言統無敵之師下言伐有罪之國也首
句提超數如字乃形容之詞矯捷如飛翰所以覆其不
及備之謀衆多如江漢可以渡其不能支之力靜翁之勢如
山彼何以攻奔走之勢如川彼何以守部伍聯屬則前後
無隙行隊整齊則左右翼不測言奇正互用分合無常智者
無與施其謀也不克言戰勝攻取動出萬全勇者無與角其
力也濯征者一舉而蕩平也

末章 此功成而班師之事反覆其詞以王道服遠歸功天子
也王猶本平日興衰撥亂安內繫外經營於廟堂敷布
於海隅言信實乃中興之本來者向風歸附同者上下內外
咸服而無二心皆信實之馭乎之使然雖卿士敬戒左右陳
行莫非天子之精神所鼓舞故曰天子之功四方三句只就
天子功成上鋪張一番來庭稽首而稱臣不回革心而從順
也王曰還歸見親征非得已意即武王戡干戈繫弓矢之心

而因以為戒正戒其武功之不可驕也

瞻仰 刺幽王發褒姒以致亂以亂匪降自天二句為主
上六章是詳致亂之由下是敘禍變之多末乃欲其法也
宗庶天變可回而國祚可延於後也

首章 瞻仰二字是望惠於天惠是惠顧之惠靡定指國家大
勢言此人之所為而乃歸之天者無所歸咎之詞蘇賦
四句亂象也以任用匪人無有平夷屆止之期刑罰不當無
有平夷瘳愈之望則士民之病其何時而止乎

東野

齊之淮浦盡為王 ○王旅嘽嘽音如飛如翰
師所據之所也 ○王旅嘽嘽音如飛如翰
如江如漢如山之苞如川之流絲絲翼翼不
測不克濯征徐國 賦也嘽嘽衆盛貌如飛如
衆盛之勢也如山靜而不可動也如川動而
不可禦也絲絲聯屬而不可絕也翼翼整齊
而不可亂也不測謀秘而不可知也不克鋒
銳而不可勝也濯大也謂以此王旅之善大
征徐國而 ○王猶允塞徐方既來徐方既同
平之也

天子之功四方既平徐方來庭徐方不回王
曰還歸 賦也猶道允信塞實庭朝回還也 ○
服遠之本故師一出而徐方之人遂感而來
聚而同也是王猶所感故為天子之功此功

既成而四方平矣徐方朝而不回矣尚何必
雷兵於外哉故命之班師還歸蓋斂王武之
奮而養之於王
猶之中者也

常武六章 首章親命大師以治軍事二
章策命司馬以副軍職三章
在道而威可畏四章至徐而兵無敵五
章極稱王師之善末以服遠而歸功於
王道亦見兵威非
可徒恃之意也

瞻仰 昊天則不我惠孔填不寧降此大厲
邦靡有定士民其瘵 債音年 賊音疾 靡有夷
肩 罪音不 收靡有夷瘳 賦也填久厲亂瘳
也 ○此刺幽王發褒姒任奄人以致亂之詩
言昊天不惠甚久而不寧以降此大亂使邦

卷七

能知不可知是明明謂其諱言也。憂弘承書爾來不戢我躬。非獨為一已慮正以見其害之溥也。

末章 此明言先王用得其人而於今日用非其人而亂。追古以傷今也。辟蹙俱以國勢言。百里其言之也。說召公。見用賢說今日蹙蹙俱不用賢當時去宣王中興未遠。老成者舊尚有存者有而不用意在言外。含蘊感慨無限深情。

我躬。賦也。頻。屋。溥。廣也。○池。竭。由。外。之。不。出。而。今。不。以。為。自。頻。泉。竭。由。內。起。而。今。不。云。然。也。如。是。則。小。人。益。無。所。忌。而。肆。虐。為。益。大。矣。是。以。我。心。專。為。此。故。至。○昔。於。愴。况。弘。大。而。憂。其。戕。害。之。及。躬。也。

先王受命有如召公曰辟國百里今也曰

蹙國百里於烏乎哀哉維今之人不尚

有舊。賦也。先王文王也。召公康公也。辟。開。蹙。促也。○先王受命有名公。敷政於外。而

致方國之來附。國勢所從。闢矣。今乃任用小人。以致我狄內侵。諸侯外畔。而曰促其國也。嗚呼哀哉。今世雖亂。豈無舊德。如召公之可用者。特王有之而不用。是以致此亂之終莫能救也。

召曼七章

首章憂天之降亂。二章至六章詳王之用小人以致亂。而可憂末則傷今思。而深歎王之棄舊也。

見之之意有廟以主言。駿奔有周旋。趨如將非及之意。然對越亦只於駿奔中見之。蓋在天之靈。即憑於在廟之手也。總其心之和敬。為之不可分。身心有此。正是聖德在人心處。德之昭明。不殊顯人之恭敬。奉持曰承。此句總上意言之。無射。駿顯。承。假。令。有。射。也。而。何。以。沒。世。不。忘。哉。人。之。指。天下之人。而助祭者。亦在其中。蓋舉廟中以見天下也。斯字有味。嘆神情。須體貼。

維天

維天。通詩贊文德之盛。而欲其傳之久也。二節相承。說功列禮樂文章是也。文王上配天道。於無窮下及子孫。亦無窮。曰駿。惠曰篤。厚皆自其不已者言之也。
首節。此舉天道聖德而並言之。非以天頌文。亦非以文擬天。也。言天命是提出文德之源。頌讚講須有闡合。天與文。一氣相通。在大虛為命。在聖人為德。於穆對不顯。輕看只是贊詞。不已與純。乃天道聖德之實。要重看。不已者。通復相。而無一息之停。純者。粹一。至精。而無一私之雜。不已。正是穆。

使。也。已。馬。則。有。端。得。可。見。而。非。深。遠。矣。純。正。是。不。顯。使。有。私。欲。雜。焉。則。端。而。非。顯。矣。

承。文。德。之。純。來。首。句。提。起。下。三。句。串。看。益。我。不。專。就。祭。而。言。凡。平。日。所。以。眷。念。而。起。發。輔。者。皆。是。收。是。服。情。弗。失。不。得。子。孫。雖。祖。宗。啓。佑。而。自。作。不。典。無。以。為。承。受。之。功。惟。收。之。而。祖。宗。之。靈。氣。與。駿。真。訓。大。順。不。安。於。小。成。而。厥。厚。之。曰。大。不。自。作。聰明。而。循。守。之。曰。順。篤。則。世。世。不。忘。其。大。順。也。厚。有。如。重。意。然。其。中。亦。有。變。通。擴。大。處。曾。孫。篤。之。要。見。曾。孫。之。能。篤。亦。先。靈。之。默。相。使。然。須。繳。足。溢。我。意。夫。文。德。合。天。而。後。人。駿。惠。之。篤。厚。之。不。可。於。法。祖。之。中。得。法。天。之。道。乎。

維清

維清。首二句言聖典當法。下贊其為致治之祥。正見其所以當法也。

維清。維清是討論考究。使燦然明白。緝熙是繼續充明。使不問經典。而文王所以安天下之治法。文王之神在天。而文王之心在法。紀綱法度之施。皆其精神心體所寓。但法久則易。所以貴清。明法久則易忘。所以貴緝。熙。肇。自。武。王。初。時。言。迄。乎。中。合。成。王。守。成。意。凡。謂。用。典。也。兼。變。通。遵。守。二。意。太。平。有。象。使。是。禎。順。字。即。在。有。成。上。見。益。符。瑞。非。東。郭。詩。經。卷。八。

侯因率之以祀文王之樂。歌言於穆。哉此清靜之廟。乃祀文王之所也。助祭之公侯皆和。日敬固文德之是體矣。而其執事之人亦無不執行文王和敬之德者。以對越其在天之神。而和敬之意。交乎於溟漠。以駿奔其在廟之主。而和敬之容。無違於周旋。即是而觀文王之德。不甚光昭而顯乎不其尊奉而承乎。信乎其無厭。敬於人也。

清廟

清廟一章。此即在廟之人心。皆體文王之德。以奉文王之祭。而因以見。

文德之盛也。

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賦也。天命。即天道也。不已。無窮也。純。不雜也。此祭文王之詩。言天之命。穆然深遠。而循環之運。始終不窮。文王之德。顯然明備。而純全之體。一私不雜。此詩。

其心體之合於。假以溢我。其收之駿。惠我。文王曾孫。篤之厚也。今文王之神。將何以益我。而為啓佑之。詩。手。有。則。我。當。受。之。以。大。順。文。王。之。道。而。遵。行。於。不。悖。至。為。後。王。者。亦。當。世。世。順。守。而。篤。厚。之。不。忘。也。

維天一章。上節贊文德之盛。下節欲致守之意也。

其心體之合於。假以溢我。其收之駿。惠我。文王曾孫。篤之厚也。今文王之神。將何以益我。而為啓佑之。詩。手。有。則。我。當。受。之。以。大。順。文。王。之。道。而。遵。行。於。不。悖。至。為。後。王。者。亦。當。世。世。順。守。而。篤。厚。之。不。忘。也。

假何益。恤收受駿。人惠順。篤。益我而為啓佑之。詩。手。有。則。我。當。受。之。以。大。順。文。王。之。道。而。遵。行。於。不。悖。至。為。後。王。者。亦。當。世。世。順。守。而。篤。厚。之。不。忘。也。

當世世順守而。篤厚之不忘也。

假何益。恤收受駿。人惠順。篤。益我而為啓佑之。詩。手。有。則。我。當。受。之。以。大。順。文。王。之。道。而。遵。行。於。不。悖。至。為。後。王。者。亦。當。世。世。順。守。而。篤。厚。之。不。忘。也。

假何益。恤收受駿。人惠順。篤。益我而為啓佑之。詩。手。有。則。我。當。受。之。以。大。順。文。王。之。道。而。遵。行。於。不。悖。至。為。後。王。者。亦。當。世。世。順。守。而。篤。厚。之。不。忘。也。

假何益。恤收受駿。人惠順。篤。益我而為啓佑之。詩。手。有。則。我。當。受。之。以。大。順。文。王。之。道。而。遵。行。於。不。悖。至。為。後。王。者。亦。當。世。世。順。守。而。篤。厚。之。不。忘。也。

假何益。恤收受駿。人惠順。篤。益我而為啓佑之。詩。手。有。則。我。當。受。之。以。大。順。文。王。之。道。而。遵。行。於。不。悖。至。為。後。王。者。亦。當。世。世。順。守。而。篤。厚。之。不。忘。也。

假何益。恤收受駿。人惠順。篤。益我而為啓佑之。詩。手。有。則。我。當。受。之。以。大。順。文。王。之。道。而。遵。行。於。不。悖。至。為。後。王。者。亦。當。世。世。順。守。而。篤。厚。之。不。忘。也。

假何益。恤收受駿。人惠順。篤。益我而為啓佑之。詩。手。有。則。我。當。受。之。以。大。順。文。王。之。道。而。遵。行。於。不。悖。至。為。後。王。者。亦。當。世。世。順。守。而。篤。厚。之。不。忘。也。

禮在治功其為禮也孰大焉使不精明而緝熙之是日棄其神也可乎哉

烈文全音 首節歸功諸侯次節示以報功之意末節則戒勸勸勉愛之以德正所以不忘其功

首節烈文二字連看即煥乎有文也禮福就王業說撫成業而致盛治正是禮福錫者辟公獨對越之誠以格祖考而考以辟公之故而福我人是今日之禮福皆辟公之所錫也享禮福之久便是無疆保之即保此無疆之福此二句正錫福事語氣須相連不斷勿作一句是本身一句是後人

二節無封二句以平日謹職言念茲二句以今日助祭言然我周九賦之法是謂無封用之有常弗違我周九式之規是謂無靡崇之優崇龍興也皇之世繼侯封國勢益昌之意非如地進爵也錫福及我子孫報功者亦及爾子孫皆自其極處言之通節大意見得無封無靡固當尊崇矣况又有錫福之大功可無以重報之乎

三節我功固所當報而道德則所以保成功者又何可以不修乎故此節又申其勸勉之意無競四句論其理末句實其人入道顯德只泛說無競當以威力翻起顯者尊顯之顯當以爵位翻起四方訓正見道之強百梓刑正見德之顯此處且未說到盡道修德意末句方即先王以賞之正見道德之當修也前王包文武在內勿露出不忘是思慕追念即將今日廟中之人心所思慕追念者來做証驗使其惕然有所感動而戒勸勉意自可於言外傳之大臣主相期有在功名富貴之外者誠道德廣崇前修自易亦君之所以報臣也訓刑在當時不忘在後日語亦有辨

天作全音 以太王荒之句為王言次王上承天意以創業下

天作音 高山而曰天作是天有意以俟太王者荒之不但作屏修平須兼居民授田看作字印指荒字說康之以治岐之政言如惠鮮懷保輯寧修和之詞亦要入培植岐山之脈意彼祖矣二句重太王啓文王以安岐有夷之行是地關民歸背為險阻之區今為都會之地子孫所指者遠保之

以當清明而緝熙者也

維清一章 此奉文王之祭而深著文典之當也

烈文音 壁公錫茲祉福惠我無疆子孫保之

賦也烈光也辟公諸侯也○此祭於宗廟而獻助祭諸侯之樂歌言諸侯助我祭祉使我格祖宗而獲福是諸侯錫此祉福而惠我以無疆使我子孫保之也無封靡子爾邦維王其崇之念茲我功繼序其皇之利以自封植也靡汰侈以傷財用也崇尊我大皇大也○爾能無封靡于爾邦是侯度克謹王已當尊尚乎爾又念爾有此助祭錫福之大功則使爾之子孫繼其統緒而益大之也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不緝維德百辟其

刑之於乎 天下莫強於人道

方遂屈服也天下莫顯於君德蓋一備其德而百辟胥儀刑也前王既沒而人心思慕之不忘亦以此道德在焉耳此道德之為重而辟公之當脩者也

烈文一章 前二節歸其有助祭之功而示以報功之意末節則致戒勸勉之意也

天作音 高山人言王荒之彼作矣文王康之彼

岷音 矣岐有夷之行 此謂作屏脩也開其業也康安也謂輯寧脩和以固其業也岷險夷平行路也○此祭太王之詩言天作岐山大王荒治以立國文王始得由此而安輯之自是險僻之岐山人歸者衆而

者于業難。根本之地。必不可忘。保岐山。可以保天下。保天下。乃以保岐山。乃要歸重。太王保字。兼修德。行政。論。

昊天章。上二句。推本受命之旨。下著保命之功。運成王不敢康。二句。其命。主德。緝熙。主業。以心積德。以德成業。總根。不敢康來。

昊天章。命字如維新之命。臨汝之命是也。成命。猶言定命。有不敢康。上思天命之難。下思先業之難。繼。惕然不自安也。不敢康。二句。申說不可將存心積德。作兩平看。其存心即是積德也。夙夜其命。是修德。立夫。有密是用。工之極。效德於此。命承於彼。如有憑藉。然故曰。其命有密。就德之已成。言宥。則與天命之舍。弘者。相合。密則與天命之精。一者相合。此種心體。全在不敢康處。得之。緝熙。是繼續先業。無有墜失。而增光之。不緝則。闇。不熙則。昧。心未可云。盡也。維能繼續光明。故曰。盡心。如觀文。謨。揚武。烈之類。此一句。本上修德保命。而嘆美其守業也。靖者。政簡刑措。禮陶樂和。無異文之成。和武之未靖也。靖之根。不康來。註中。今字。就後人祭成王者。言言成王之遺休及後也。

我將全音。此明堂配父。重親親。邊天與親。一道事。天與事。言末是欲常保天與文王之享。以常時言。

首節。明堂之禮。古無其制。自我倡起。二我字。最有深意。奉而進之。曰。將。熟而薦之。曰。享。維羊。句。見禮儀具備。與圖丘之祭。不同。維天。其右之。其字。乃。真。草。之詞。見天心難測。當有出於將享之外者。舍下法典。及畏威意。方妙。我盡誠敬。以尊神。曰。右。神鑒我。而歆其尊奉。亦曰。右。

二節。上二句。就已然說。見感格有素意。儀而則象。肖之。式而矩。獲矜之。刑而。賴。畏。持之。典。即。禮。樂。刑。政。文。王。所以。安民。而。燕。天。者。法。之。以。安。民。正。是。格。天。根。本。日。靖。日。然。也。法。典。即。所以。日。靖。不。作。兩。層。伊。故。句。輕。乃。祭。時。稱。仰。之。詞。以。典。貽。後。人。即。是。以。治。安。之。福。貽。之。既。者。詠。右。享。之。首。以。居。常。之。志。氣。相。為。流。通。可。必。祭。時。之。感。格。也。以。氣。須。漸。融。不。可。果。然。

三節。根上文說。文王之所以享。非特今日之將享乎天。而全仰體日監之微意。斯畏天威以時保也。蓋天不在渺茫真念。律鄂堂詩義錄。

有平易之道。路。即此都會之成。皆大王之。上承天意。下啓文謨。而其功不可忘矣。

天作一章。此敘大王創業之功。而望後人之世守也。

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夙夜其

命有密。於烏緝熙。單厥心。肆其靖之。賦也。

文武也。其積累於下。以承精乎上也。有宏深也。密。靜密也。單。盡靖安也。此祀成王之詩。言天有定命。文武既以德受之矣。成王繼之。不敢康寧。而夙夜積德。以承藉天命者。至於宏深。而萬境之皆容。靜密而一私之。不擾其德。若此。是能繼續光明。文武之業。而盡其一念。法祖。祈天之心。故今能安靜天下。而保其所受之命也。

成命一章。此本成王受命之旨。而著其保命之德也。

我將我享。維羊維牛。維天其右之。賦也。將。右。尊也。此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之神。樂歌言奉其牛羊。以祀上帝。而此上帝之神。庶幾其尊。而臨之。蓋冀其享而不敢必也。而冀文王之意。即在其中矣。儀式刑

文王之典。日靖四方。有故音。文王既右享之。儀式刑。皆法也。蓋言其無往而不法也。文王之典。亦指文王所制之紀綱刑政也。日靖。謂日以求安也。振錫。福也。平日能法文王之典。以安靖天下。其格。神。已。有。素。矣。故。今。茲。之。祭。也。此。能。錫。福。之。文。王。亦。既。右。而。我。其。夙。夜。享。之。而。天。意。之。享。亦。即。此。在。矣。

畏天之威。于時保之。天與文王既右享。備一去我也。我敢不夙夜自勸于天威。以保天與文。所以降鑒之意也。蓋畏天之威。即是秉文

詩義錄。卷八。

獨性即為自存之天畏不在震懼方寸劫後即為自然之畏
未有燕居視若狙豕而升臭不居敬者也亦未有居恒惕於
帝座而家乘不恪守者也若謂性之文足以昭格抑未矣
時字從夙夜生來保之亦不敢停焉可保是心中思想如此

時邁今言 此詩皆武王告諸侯口氣以昊天其子句為主首
節總巡狩之事以發端一節是神人受職為受命
之徵三節是政教並修為保命之道俱就巡狩時言之皆
見天之子之也允王維后允王保之正與昊天其子句相
應

首節 此秉干戈甫定之時周行方岳以舉巡狩之典也乃華
商之後最初一巡行內已包朝會祭告諸子之兼神
人之主說會清明於一朝秉圭壺以萬國孰為致之耶意天
冥運於上而便乎代督之者耶予不敢知而敢怖之乎

二節 實字貫下右者尊於臣民之上序者列於夏商之後此
句且空講下承此說去玩註是以使我字可見震之指
朝會言薄言字亦有意緣舉朝會尚未厚施慶賞黜陟而人

已莫不震也此人之歸心也懷柔指祭告言二字貫至喬
嶽懷之而來假來享柔之而罔怨罔懼也百神該得廣河嶽
特舉其大者河嶽其軌而無汎濫嶽安其所而無騫崩便
是懷柔此神之歸心也未句總承神人說正與實右序相應
對天言則為子對神人言則為后為神人之后則為天之子
矣

三節 上節已然事此節未然事言當政教兼脩而保其天命
也明昭句騶犧獨而布清明見天啓其運以為政教更
新之會考其典章之合否曰武次其功罪之等差曰序天子
者序之於天諸侯者序於天子右序之命既出於天則式序
之規當行於天子矣此政之行也載輯四句重求德言優武
以修文也更始之初人心易染於舊惟德德可以消人心不
逞之志可以開人心不逞之理故特求而布之求者因人之
所固有即提警覺意肆最著以此效之行也未句根政
放來蓋政教乃天子之大權能兼舉則足以當上天君師之
眷矣非保於將來也木須補吳天其子之意

執競 三后功德之盛而及於祀儀備之路以首節為
主無競是功而德即在其中不顯是德而功即在

之德庶天與文王可
以保其常為垂顧也

我將一章 首節於祭時所薦而冀天之
享末節欲持敬以

保天親常享之意也

時邁其邦昊天其子之 賦也此武王既得天
祭告之樂歌也言我以時而巡行於侯邦蓋
以朝會諸侯而祭告百神也不知天果子我
為神人之主及政教之宗乎
哉蓋深有望而不敢自必也實右序有周薄
言震之莫不震懾懷柔百神及河喬嶽允王
維后右序序次震動疊懼懷來柔安允信也
曆數是以使我布其新命而震動諸侯諸侯
莫不震懼而悚惕於威靈又修其祀典以饗

柔百神而百神胥享以及於河之深廣嶽之
崇高莫不感格神人之威歸如此則信乎周
王之為天下君而昊天昭有周式序在位載
戢于戈載震高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允
王保之戢聚彘韜肆陳也夏中國也○明昭
位之諸侯而功罪以明又收斂其干戈弓矢
示武不復用而惟求懿美之文德以陳布於
中國政教之兼舉如此則信乎周王
之能保命而昊天之子我可常也

時邁一章 首節時巡而冀天眷二節以
教之脩求其眷此武王
所為得而天之道也

執競武王無競維烈不顯成康上帝是皇 賦
也

臣工全言 食為民天。周家以農。其所以重。故特置農。詞也。事敬爾在公。句上節是發其所戒之端。下節是詳其所戒之事。

首節 此言當盡職以備成法也。嗟深致戒飭之意。臣工司。核司農田。暖田正之屬。故公者格勸農事也。下節敬公之。事成法。不是開國以來所有者。乃成上始設農官以督之。更。糾法以備之。春以詢諸人。以度諸已。益科條。鄉具用各。有言。謂停處置必當盡心講求。不可視為具文。而曰吾能遵。守之而已也。

一節 此言當乘天時以盡人事也。保介。就臣工內。抽出言之。莫春。以已至之時。言最重。下文反覆。只是欲其不失。此時耳。如何二字。有前多經畫在內。正是求之之實。獨言新。者以其新。聖用力為難。舉此以該餘也。於皇二句。只點莫春之時。事見麥熟於夏。則穀熟於秋。不多時也。明昭二句。言治。新。重。不可緩。迄守內。有具利。甚速。意時易。至效。易具。故事。

當急也。來牟是已。然康年是未。然命眾人農官命之也。錢鏐之用。力休而銜艾之收。已見從春至秋。特在奄忽之間。正可。不急。意哉。末句。是預道秋成之在。即也。此皆成法所在。而臣。正所當敬守而咨。如者也。註中虛字。宜細玩。

噫嘻全言 此戒農官首敘其受命於昔。下勉其盡職於今。以。求無負於先王也。此篇所戒農官。與上總言者不。同。自司稼。專職鄉遂。言不兼都鄙。說成王當日。既感於七。月之章。有一種真切體恤。農夫至意。故詳善及之。

噫嘻章 昭格爾。亦猶明告汝也。即上章成法。成王昭格於前。嗣王申戒於後。周家奕世重農如此。率乃統率之意。非以身先之也。農夫各有其田。各以力耕。但爾為農官。則田。節爾田。耕節爾耕也。三爾字。皆責成意。耕私者。鄉遂用貢法。田不并授。則皆私也。駿發。以地無不治。言維耦。以人無不齊。

隸鄂之詩義

周頌臣工之什四之二

嗟嗟臣工。敬爾在公。王釐爾成。來咨來茹。

音儒。○賦也。嗟。重嘆以深救之也。臣工。農。事之官也。釐。賜也。成。成法也。咨。詢。茹。度也。○

此戒農官之詩。言此臣工。職掌農事。當敬共。其公家之職。王曾有成法。以賜爾。爾當咨詢。謀度以敬。嗟。保介。維。維。之春。亦又何求。

其事也。如何新。新。於。皇。來。牟。將。受。厥。明。昭。上。

帝。迄。用。康。年。命。我。眾。人。疇。時。乃。錢。鏐。鉅。也。

觀。鏐。艾。稷。也。○言時維暮春。將何所求。亦求新。畚之治。否而已。而今何如哉。無謂時之未至。

及時。相。功。以。美。也。

帝。迄。用。康。年。命。我。眾。人。疇。時。乃。錢。鏐。鉅。也。

觀。鏐。艾。稷。也。○言時維暮春。將何所求。亦求新。畚之治。否而已。而今何如哉。無謂時之未至。

效之難見而自息也。麥已將熟。方受上帝之。明賜。而此明昭。上。帝。又將賜我新會。以豐年。爾誠命。何徒具田器。以治其新。畚。則奄忽之間。見其收成矣。

臣工一章 首節。啓農官成法之當求。下。之所在。而為在。公之當敬者也。

噫嘻成王。既昭假。爾率時農夫。播厥百穀。

駿發爾私。終三十里。亦服爾耜。十千維耦。

○賦也。昭。明。假。格。時。是駿。大發。耕。服。事也。三。十。里。一。川。之。地。也。十。千。人。正。治。一。川。之。農。也。耦。並。耕。也。○此亦戒農官之詩。言成王有成。法。以。明。白。告。戒。於。汝。汝。當。率。是。農。夫。播。其。百。穀。然。播。必。先。之。以。耕。則。為。之。大。發。其。私。田。使。盡。此。三。十。里。之。地。而。服。其。耕。事。者。合。萬。人。之。

詩經

卷八

二

言人齊地治則百穀之播也編矣成王之昭格庶無負即

振鷺 總其美其德之詞容貌為德之符名譽為德之流也上節即物類而擬其容之美下節即人心而幸其譽之久重我客二句

首節 振鷺二句不是興體乃即物以象之實只是言其潔白不可入脩整安閒意戾止助祭也容乃動容之容如周旋進退是也就祭時見之斯容指鷺說亦有字正對鷺也要推本其德說以精白之心著為肅敏之度以匡飭之念形為萋苴之儀美哉有道氣象豈非宗廟之羽儀乎

二節 容貌固是德之所發而警誓亦由德來彼此二句不兩平乃由此而說也無惡善政善教皆愛之為君無敬令儀令色皆敬之為客人心交與是已然事不難祭時言庶幾是幸其已譽非冀望之詞根無惡數來夙夜者循環無或

息之意也蓋因其賢德之素著而可驗其譽之永終矣

豐年全音 此言豐年利用之用而著神休之溥也以豐年為主重歸功於神而見其當報賢也

豐年 豐年即於多黍三句見之黍稷所宜不同最難兼得今兼得矣其餘可知高廩不專主黍稷說億秬是說穀數之多亦不定指高廩祖妣主祭祀說百禮該尊賢養老凡此皆其得於豐年之福爾矣夫朝廷大典于斯備舉非特食農夫穀士女而已也豈非神降之福而然乎而報賢歸谷綴乎

有聲 此治定功成始作樂以象先神功德故曰合神首音也後敘其事下二節見樂之盛而得神人之格以

音也

九如一耕也盡人工興地利庶無負成王之意也

噫嘻一章 此本其所受之命而示以所勉之職也

振鷺于飛于彼西雝我客戾止亦有斯容 賦

振鷺飛貌鷺白鳥雝澤也客夏商之後杞宋之君於周為客也此二王之後來助祭之詩言振鷺飛于西雝之水其潔白有如斯矣而我客之來助祭者容貌脩整亦有斯容也

在彼無惡在此無斃如庶幾夙夜以永終譽 其在彼國臣民共懷無有惡之者而來此處周邦咸喜亦無有厭之者人心交與如此庶幾其能夙夜以永終此譽矣

振鷺一章 上節擬其容之美下節幸其譽之隆皆客之賢而周人致

愛之意也

豐年多黍多稌 音亦有高廩萬億及秬 音為

酒為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降福孔皆 賦也

高燥而寒稌宜下濕而暑黍稷皆熟則百穀無不熟矣數萬至萬曰億數億至億曰秬烝進畀予洽備皆備也此秋冬報賢出車之樂歌言百穀皆登廩倉厚積由是以備酒醴可以畀祖妣而祭祀之有需合百禮而燕享之皆備是日祖方社之神所為降福於我者甚備也

豐年一章 此以豐年之福歸功於神見報養之所由舉也

有聲有聲在周之庭 賦也聲樂官無目者也庭廟庭也此始作樂

音也

首節 重言有聲便見備官作樂之非敢略也。在庭便有合
衆客有聲神聽人觀正在此處始作之會而器不備而首
不和何以爲一代之完音乎

二節 此言統台衆樂備器而奏音也。應樂者有虞虞上有業
業上畫以崇牙牙上樹以采羽總一器而盡制盡飾如
此虞設則業亦設不是兩次設也。懸鼓乃周制非鼓名即指
應而懸於虞業之上者也。執以節樂磬以收樂祝以起樂
固以上樂既備指上六音蓋堂上之樂也。乃奏分明是已奏
但未言其盛美耳。簫管堂下之樂備舉盡作之意。備字足上
備字舉字足上奏字

三節 是味嘆奏樂者極其美盛。見有以梓及和人也。嗚嗚二
句一順說。嗚嗚句即足上句和鳴即肅。肅蓋不肅則濕
滂奪倫而害其爲和不離則抑迫乖戾而不可以言和。肅雖
相濟然後謂之和。嗚嗚先祖是聽根上二句來。要推本功德說
見功成樂作足慰其靈也。我客統承先王其所用之樂皆大
聖人之樂後有作者難爲觀矣。今而永觀厥成則樂之美可
知故尤以是爲盛也。此即我客之觀以必先社之聽不可以

格神感人對言我者樂之闕也

猗與全音 此薦其時食一詩兩用冬薦魚春薦鮪也。薦與祭
也。不同祭於廟以神道事之也。薦於寢以人道事之
也。

猗與章 漆沮乃王氣所鍾。祖宗培植之地。非但見多魚而思
深處爲魚所藏息者。積柴以養之也。有友故其生之也。無窮
有禮二句正見其多享祀也。正薦魚也。介福要發出祖宗眷
祐天子獲福氣象。

有來會 此重得諸侯以不祭而因念文王有裕後之澤。不
日合萬國之懽心以尊崇皇考者。實皇考之德必
致也。文德在肅。雖穆穆而於之。梓公天子皆載昔日之精
神。則此日之得以有。其者皆烈考之有以昌厥後也。其
敢忘其所自乎。

猗與全音

而合乎神之詩。首言樂官之設。業設虞。巨崇
在庭。總敘以發端之詞也。設業設虞。巨崇
牙。樹羽。應田。縣。元。鼓。執。磬。祝。罔。既。備
乃奏。簫。管。備。舉。樂。者。而。業。上。刻。之。以。崇。牙。牙
上。樹。之。以。采。羽。又。所。以。飾。懸。者。應。小。鞀。也。田
大。鼓。也。縣。鼓。謂。皆。懸。於。虞。業。之。上。者。也。鞀。小
鼓。之。有。柄。者。也。磬。石。磬。也。祝。狀。如。漆。桶。中。有
木。椎。擊。之。以。起。樂。者。也。罔。狀。如。伏。虎。背。有。鈕
鐺。櫛。之。以。止。樂。者。也。簫。編。竹。管。爲
之。者。也。管。并。兩。而。吹。之。者。也。嗚。嗚。厥。聲。肅
和。鳴。先。祖。是。聽。我。客。戾。止。永。觀。厥。成。樂。聲
嗚。嗚。然。嗚。肅。而。不。紊。雖。而。不。乖。蓋。相。濟。以。和
鳴。者。也。由。是。先。祖。之。神。感。而。聽。之。而。二。王。之
後。亦。樂。觀。其
成。而。無。厭。也。

有馨一章 首二句總敘其事。二節備數
和而神人
宵感也

猗與音 漆沮潛有多魚有鮪有鮠有魚
音 鮪音 鮠音 魚音 鮪音 鮠音 魚音
條 魚音 鮪音 鮠音 魚音 鮪音 鮠音 魚音
藏魚也。用魚以享祀。謂季冬薦魚。季春薦鮪
也。此薦魚於寢廟之樂。歌言漆沮之地。王
氣所鍾。其魚之多也。品類無所不有。由是
以享祀於祖考。而神斯降之。以大福也。

有來會 此薦其時食而
潛章 獲感神之休也
有來會 至止肅肅相維辟音 公天子穆
穆也。相助祭也。穆穆深遠不露之意也。○
穆此武王始以于禮祀文王之詩。言今之祀

猗與全音

首節 雖離和順無免... 無一... 自合... 外...

一節 薦牲於助祭內... 考無非欲皇考之一言也... 必與我將其右之意也

三節 此言我之得以奉祭者... 惟文武斯備君德蓋維人... 考能來天眷不重天之眷文

四節 此言昌後之實... 大之福武王老年受命... 考不淺但祭必有主而文母則配之耳

載見書 此詩本為... 諸侯來朝肅常職耳... 之以供祭也

首節 美諸侯入朝... 故來朝時必申飭之... 車之所建有文明之象也... 棣鄂詩義集

烈考也來之離離而和... 容也於烏薦廣杜相... 孝子 廣杜大牲也... 望其一身也此大哉... 我孝子 宣哲維人文武... 厥後 宣通哲知燕安... 全而盡人之道矣... 故能慰上天求莫之心... 眉壽介以繁祉既右烈考亦右文母

而有天下也右尊也... 考即皇考也文母太姒也... 而界以大業之就焉... 考以及文母也

雖一章上二節述其得人... 譯所遺故能

載見 現辟... 次條 章有錫... 侯度之所守皆是也... 其儀衛之盛美哉其有烈光也

然有節奏之馬之所御。鶴然有和鳴之應也。等威物采增。揮上國故曰列光亦本忠。心昭著出來。

三節 此止孝之以助祭也。孝者內盡其志。享者外盡其物。然孝是主享亦孝中之事。三以孝天子作主諸侯不過助之而已。

三節 此言復格先之福而歸諸侯也。以介承上孝享來。謂致昭考之格而介之也。福壽不平等。壽上三句申說。獲福以保多祜長生一統之祭。長立萬國之宗。即是多福。即是純嘏。不過提出辟公以示歸助之意。只要在終字俾字上點睛。終以自請侯致之說。俾禋熙自使我得之說。惟諸侯終之。是使我得之也。

有客全言 此微子始封於宋。來自周之祖廟。而周人美之。當時萬國共臣。而獨有於周為客者。見禮遇之異也。故篇中多道主人挽留及尊禮之意。夫勝國宗親不相疑。思而待以一片至誠。周道何其厚哉。

首節 此始而而之也。物言由起。看有字。欣然詳見之意。下三句只開闢敘次。見初至令人快觀。象豎且則旅。上皆選擇而得之。使非其主之賢。何以有是乎。

二節 此將去而不欲其去也。廟見既畢。則歸國有期。繼未已。又將舍我而去。計其暫寓。不過宿而止耳。言投二句。是商量擬議之詞。是欲其不止於一宿。一宿之意。且屢說破留字。總之樂與周旋而不忍聽其去也。

三節 此因其去而示以可留之意也。追者挽回其馬。旋轉其誠。總之設言以見愛之。至非真已去而復追之。後也。淫威者典秩不尚於侯度之常也。既有二句。是緩中之意。福即淫威言降者。自天子錫之也。易者無所顧。吝大者寵冠一時。淫威如此。正見得是天子留客。故有許大榮寵。許大福祿。若只如前二節則常人亦能之。何必天子。此特推言待之於名分之外。而相忘於勢位之中。庶幾可安而留之乎。是冀望之詞。非敢自矜其所與也。

棣鄂詩義箋

以孝以享。謂率諸侯以祀武王而盡。是以介眉壽永言。保之思皇多祜。戶烈文辟公。綏以多福。俾緝熙于純嘏。音古。○孝享既行。昭假之之多祜。是壽以保福。誠多福斂而為天下之純嘏矣。然皆辟公助祭。感神綏此多福。使我得繼而明之。以至於嘏之純全也。

戴見一章 首節美其來朝為國之光。二有錫福之功也。有客有客。亦白其馬。有蕤有且。直敦其旅。賦也。客微子也。周封微子於宋。而以客禮待之也。白馬駸駘所尚之色也。蕤且敬慎。

貌敦琢。選擇貌。旅從行之眾也。○微子來見。神廟而周人美之。言其以殷之後。為周之客。馬則尚白。而仍先代之色。旅則敬慎。而皆選擇之。美此始至而留之之意也。有客宿宿有客。信言授之。繫以繫其馬。宿一信再宿也。○計客之暫寓於此。而繫其馬。以阻其行。此將去而不欲其去愛之之意也。

薄言追之。左右綏之。既有淫威。降福孔夷。追去而復還之也。左右綏之。多方以為安。雷計也。淫大也。淫威。謂統承先王。而用天子禮樂也。夷易也。大也。○既追還之。而又左右為安。雷之計。因思爾以先代之後。而有淫大之等。威凡禮樂制度。一準於王家。是周之降福於爾者。亦甚易而甚大也。此因其去而示以可意也。

卷八

七

於皇全言 詩意全在武王能嗣文王之文以成大功以安民
殺者實為武正是善繼文王處故以象成之樂表而揚之

於皇章 首句叫起之詞無競維烈成一統之盛治建不世之
春文之謂也實以觀成爲締造以緝寧爲貽謀武王嗣文王
之後而受所傳之緒倘暴虐未除則文德未洽於是通其志
之所必奪權其時之所必變戎衣一着獨夫授首則用殺固
所以止殺也武烈之中實有文德焉勝殷劉言勝殷之後
即假武也爾功即無競之功者定即四海永清一統大定也
此武王之所以爲大也

閔予全言 成王將踐祚而有天下國家之責故首與繼序之
序所以夙夜勉敬而不敢康也總以繼爲承家之孝以勉

改爲致孝之本

首節 予小子正文武之統所係焉者也開口說出閔字有無
限悲愴可憫處在下二句王者以天下爲家不造是天
命新集而未固人心新附而未久也皇考既沒而無怙故曰
孺孺在疚未世克孝即緒緒繼述求德配命之事不言已之
念皇考而但追想皇考之生平正是念之真切處

二節 念茲二句連上文來正見克孝處嗚呼即念茲所皇
若見其形容與之相接無一時不念即無一時不敬故遂以
自已勉敬承之夙夜與未世同意故止內要發精出精之而爲
瞬之存息之養積之而爲日之就月之將以夜之敬猶然性
降之見亦惟夙夜之敬而後爲未世之孝也自其存主而言
爲敬自其繼述而言爲孝

三節 此又承上文勉敬說來首句只仰嘆詞不忘全
夫皇考而序於皇祖之後予小子而序於皇考之後其所持
者皆宛然可思豈其當身而遂忘之乎予之仰對於先靈
者恃有此思則勉敬以繼序庶可就文武之業崇大化之本

讀郭詩箋要

有客一章 總是喜其來而挽其
去周人愛客之情也

於皇武王無競維烈允文文王克開厥後
武王克開厥後

嗣武受之勝殷遏劉著定爾功
指定爾功 賦也皇大

武一章 此頌武王之功而
著功之所以大也

周頌閔予小子之什四之三

閔予小子遭家不造孺孺在疚
於皇考

音皇考未世克孝 賦也閔病也予小子成王
依怙之意疾哀病也皇考武王也成王免

喪始朝於先王之廟而作此詩言小子遭家
之未成而孺孺然在疚病之中可閔甚矣於
是追思我皇考也繼述之孝能終身不忘是
我今日之念茲皇祖降庭止維予小子夙

夜敬止皇祖文王也敬即念也皇考追思
夜敬止皇祖常若見其陟降於庭是其未世
之孝固一念之敬爲之也予小子亦必夙
夜持敬體其陟降之思以念皇考而已於

序總屬之予身故予之所以夙夜敬止者亦
思繼此祖考相傳
之序而不忘耳

卷八

上

播厥三節... 穀承做載來合活者生意萌於中其達者生意

載穫... 此言收穫之多可以供祭祀也穫是在野者積是在

有飮節... 此又言可以待賓養老也承上節酒醴來飮椒俱指

匪且節... 此推其由來見神功之當報也兩匪字起末句意此

良耜音... 此亦重報賽意首二節言耕之事以末二句為上

非神休之既敢忘所自哉春常有事於耕則取良耜而始事

之情而以略然之利... 實函斯活... 苗生貌達出土也... 厭厭其齒... 其香那家之光有極其馨... 醴之香也胡壽也... 之多山是為之酒醴以烝界祖妣則祀事舉

而百禮之所以合也... 而胡考之所以光也... 今期不振古如... 享豐年之慶也... 非獨今時有此豐年之慶... 稼穡而獲茲豐年也... 載芟一章... 農事以獲豐年末節推其由

播厥節 此言苗之出也上節言耕之勤此言播之時總見春

或來節 此言餉田也彼在耕之後教之前以耕與耘皆有餉

味如此連上節則為耕合下節則為耘

其莠節 此言始耘也其莠一節乃耘苗之狀首動則莠動則

皆除矣

荼蓼節 此言苗盛也乃耘以後事不惟不妨苗而且以

穫之節 此言收穫之多而獲也獲於野者多則控控有聲積

百室者 族之人向也通力合作今則計畝均分故各開其

室同時入穀也

前或來瞻女載筐及筥其饌伊黍 瞻婦子

也筐筥饌之具其筐伊糾其鋪斯趙魚以

也黍籩之物也

蕪蒿茶蓼 音了糾筥之輕舉也趙鋪之深

茶蓼朽止黍稷茂止 草朽則土熟而苗益茂

苗之穫之控控音積之粟粟其崇如墉其比

盛也

去如櫛節 以開百室 控控獲之聲也粟稷積

密也百室一族之人也族人百室盈止婦子

寧止 盈滿寧安也惟其入穀之滿故婦子得

寧止 所養而安也此言秋成而獲安富之

也殺時停牲有球音 其角以似以續續古

之人 停黃牛黑豚之牲也球曲貌古人先祖

也此言方社則廟之祭殺牲以為享

正追先祖而欲似其禮續其事法

古人報神之意以答豐年之慶也

良耜一章 首節至寧止詳三時之

絲衣其絰音 載弁休休 自堂徂基自羊徂

牛其音 鼎及嘉 俎 其餼 求 旨酒思柔

不吳音 不故音 胡考之休 賦也絲衣祭服也

休休音 恭順貌基門塾之基主人未祭時所立

也鼎大鼎嘉小鼎蘇曲柔 和吳謹教慢也

此助祭於主而飲酒之詩言士服絲衣而紆

然其襟戴爵弁而俶然恭順其故已昭矣而

其音器也升門堂視壺濯籩豆之屬降往於

其音濯具其音牲也從外門視羊及牛反告

康郭

康郭

播厥節 此言苗之出也上節言耕之勤此言播之時總見春

或來節 此言餉田也彼在耕之後教之前以耕與耘皆有餉

味如此連上節則為耕合下節則為耘

其莠節 此言始耘也其莠一節乃耘苗之狀首動則莠動則

皆除矣

荼蓼節 此言苗盛也乃耘以後事不惟不妨苗而且以

穫之節 此言收穫之多而獲也獲於野者多則控控有聲積

百室者 族之人向也通力合作今則計畝均分故各開其

室同時入穀也

寧止 盈滿寧安也惟其入穀之滿故婦子得

寧止 所養而安也此言秋成而獲安富之

也殺時停牲有球音 其角以似以續續古

之人 停黃牛黑豚之牲也球曲貌古人先祖

也此言方社則廟之祭殺牲以為享

正追先祖而欲似其禮續其事法

古人報神之意以答豐年之慶也

良耜一章 首節至寧止詳三時之

絲衣其絰音 載弁休休 自堂徂基自羊徂

牛其音 鼎及嘉 俎 其餼 求 旨酒思柔

不吳音 不故音 胡考之休 賦也絲衣祭服也

休休音 恭順貌基門塾之基主人未祭時所立

也鼎大鼎嘉小鼎蘇曲柔 和吳謹教慢也

此助祭於主而飲酒之詩言士服絲衣而紆

然其襟戴爵弁而俶然恭順其故已昭矣而

其音器也升門堂視壺濯籩豆之屬降往於

其音濯具其音牲也從外門視羊及牛反告

視之 往其而生之 蓋體主人躬親之敬而不憚其往來
之煩也 一旬即其飲酒蓋獻尸之後行旅酬之禮主人與
賓飲而亦與焉也不與笑語卒饗不致禮儀亦度祭有始
終而故無有間胡考見敬為神格而王者之壽無疆則
士之辭亦世與之無疆矣此是祝頌之詞重士之能感神
不重神之能福士

酌金言 此頌武王之功勳靜因時而無利天下之意也上四
句言武王時以用武言後人當法其時以未保
此大業也時中之過而行之故篇名酌以時字為主
時漸移雖聖人竭力以護之而終不能挽其去周時日至
雖聖人藉光以謝之而終不能却其來

於鑠 言以氣勢言即奮威揚武意不說到觀兵而津籌
水遂顯然絕商尚在隱而不露之時遺養格守臣節亦有與
糾悔悟意須知聖人全不著意使時當終歸則師亦終不用
矣然聖人之心寧為晦終而天地之運有晦必明純熙則天
與人歸已極昭然可據勢有不容掩者及大介一用亦不得
已而承上天之命順萬民之心究不為一己之私用介正用
此於鑠之王師也龍受二句一氣讀言以王業貽後人寵榮

莫大我寵而受之有不煩締造意乎造見此業自武創造功
在社稷生靈非侯爵可倫武烈無窮故曰龍躍有嗣不可說
嗣業只泛言下句爾公允師即所以嗣之也凡代天理物君
國子民皆是須活看武王事何可輕法而時順應正是善
法處因革損益則其小者也只重武王足為後世師上

桓金言 此見武王能始終安民以承天也綏定二字重首二
句言除暴安民而瑞應乎天是伐商時事中六句言
用賢安民而德昭乎天是得天下以後大封時事末句總
承而贊之也

綏萬 用兵而曰綏萬邦此人心和天心應所以不凶而豐
之詞言天既命以伐暴安民復命以任賢安民有倦倦不已
意桓桓只呼過之詞保有以下是武王奉天命處士即同心
同德之士即前所用以綏萬邦者保則愛護而信任以全收
其用也于四方即外分土也王者以天下為家定者大小
相維輕重相制也於昭于天言任賢安民之功上昭於天與
天命句相維蓋天命其安民而武能承天意也皇字嘆美之
詞間者君天下而代商也

隸鄂堂詩義卷八

充其省編也又出門外視獵及嘉幕告祭北
未祭而謹禮之序也逮既獻之後而惟觥飲
則則又能謹其威儀而不詎譁不怠傲士之
始終致敬若此是以格神而獲壽考之福也

絲衣一章

此美助祭之士能
盡敬而獲福也

於鑠 言以氣勢言即奮威揚武意不說到觀兵而津籌
水遂顯然絕商尚在隱而不露之時遺養格守臣節亦有與
糾悔悟意須知聖人全不著意使時當終歸則師亦終不用
矣然聖人之心寧為晦終而天地之運有晦必明純熙則天
與人歸已極昭然可據勢有不容掩者及大介一用亦不得
已而承上天之命順萬民之心究不為一己之私用介正用
此於鑠之王師也龍受二句一氣讀言以王業貽後人寵榮

維爾公允 師也鑠盛適循介甲龍龍也鑠
此頌武王之詩言初有於鑠之師而時之
木至退自脩養與時皆賄逮糾惡已盈而周
之時純光矣然後用甲兵而取天下是相時
而動固武王之所以造王業而可為後人師
者也我今寵而受此踰踰然王者之功而所
為繼嗣以守成者亦惟武王隨時之事是師

介我龍受之踰踰 王之造載用有嗣
此頌武王之詩言初有於鑠之師而時之
木至退自脩養與時皆賄逮糾惡已盈而周
之時純光矣然後用甲兵而取天下是相時
而動固武王之所以造王業而可為後人師
者也我今寵而受此踰踰然王者之功而所
為繼嗣以守成者亦惟武王隨時之事是師

耳蓋師其道始
可以嗣其業也

酌一章 此頌武王因時以創業
而為後人之所當法也

綏萬邦 豐年天命匪解 桓桓武王保
有厥士于以四方克定厥家於昭于天皇
以聞之 賦也綏安桓武保任聞代也此亦
而武王克商除害以安天下故和氣通而天
心眷屢獲豐年之祥然天命於周久而不厭
又若啓之以長治之圖者故此桓桓之武王
信任諸臣封之於四方以屏翰維持而安定
乎王家是其任賢圖治之德真有以上昭于
天也如是而君天下以代商也何有不宜哉

桓一章 此頌武王始終有安民
之功而宜其代商也

詩經 卷八

養全言此詩龍頌文武大封雖出於武而所以大封者則本
是代武王說意中之事事數時繹思二句兩繹思不同上
指文王之可繹思者下就人當繹思文王說

文王勤止指修和輯寧惠鮮懷保等照下安定意應者適
當其後受其勤勞之餘烈而有天下也敷者廣布之
欲其知締造之艱難也不曰分茅土而曰敷繹思見寸土尺
地無非豐功盛德之所存可繹而可思我祖求定勿泥作諸
侯往求乃後人推武王意欲如此分封本意全在此句正欲
功臣夾輔王室以安定文王之所貽耳時周一句再一擬醒
以警惕受封諸臣見為新王之命錫命予乎善人非如商之
濫及無功也於字噴美文王意繹思中有勉之効職意欲諸
臣追思文王安天下之心以共代天命也若徒列公侯自為
顯榮以系今日之命其若先王何是可以深長思矣文王不
勤止則周不王而其臣不侯武不大封則治不長而其祚不
永詩人所以並頌文武也

般言美周王時巡之典而表其為一代維新之命也原為
朝會蓋以朝會而祭告也以時周之命為主首提時周末
煞時周蓋提揭周家以喚醒天下人心也

於皇言首揭於皇時周皇字作若字有命運一新之意
其言雖屬祭告常文入朝會在內則下文敷天敷
對處亦有著落天子為百神主故必備祀羣嶽障山喬嶽止
是高山此時祭一嶽耳下道河則四嶽皆備矣允猶翕濟不
重河重山以周嶽翕字有聖德感乎波濤不揚意既於此
祭告即於此朝會故敷天二句遂承上而推原其朝會之由
正巡狩本意敷天句要合四方諸侯想望其頒發新政說
對如修五禮輯五瑞協時日同律度皆答天下仰望之心而
與之以更始者聚各方之諸侯各朝其地之方欲非其朝於
一方也未句應首句朝會祭告其法命典章皆時周之命人
敢不惕然易慮知所遵守哉

棟鄂宮詩義卷

文王既勤止我應受之敷時繹思我祖維求
定時周之命於繹思 賦也敷布時是徂往也
相制相維即上篇定厥家之意也繹思尋繹
而思念也○此頌文武之功而言其大封功
臣之意也文王勤勞天下其土地人民皆其
勤勞所致而可繹思者也子孫受而有之布
此功德之可繹思者以資有功使之分任四
方以往求天下之安定此蓋我周之新命而
非復商家之舊矣爾諸臣受封賞者尚其繹
思文王之勤勞於不忘也蓋能繹思始能致
治而無負求
定之意矣

賚一章 此文王貽所受之業武王示所
封之意二后之功亦於此可見
也

於皇言美周王時巡之典而表其為一代維新之命也原為
朝會蓋以朝會而祭告也以時周之命為主首提時周末
煞時周蓋提揭周家以喚醒天下人心也

於皇言首揭於皇時周皇字作若字有命運一新之意
其言雖屬祭告常文入朝會在內則下文敷天敷
對處亦有著落天子為百神主故必備祀羣嶽障山喬嶽止
是高山此時祭一嶽耳下道河則四嶽皆備矣允猶翕濟不
重河重山以周嶽翕字有聖德感乎波濤不揚意既於此
祭告即於此朝會故敷天二句遂承上而推原其朝會之由
正巡狩本意敷天句要合四方諸侯想望其頒發新政說
對如修五禮輯五瑞協時日同律度皆答天下仰望之心而
與之以更始者聚各方之諸侯各朝其地之方欲非其朝於
一方也未句應首句朝會祭告其法命典章皆時周之命人
敢不惕然易慮知所遵守哉

詩經

魯頌四之四 魯少皞之墟在禹貢徐州
蒙羽之野成王以封周公

長子伯禽今襲慶東平府沂密海等州
卽其地也成王以周公有大勳勞於天
下故賜伯禽以天子之禮樂魯於是乎
有頌以為廟樂其後又自作詩以美其
君亦謂之頌舊說皆以為伯禽十九世
孫僖公申之詩今無所考獨閔官一篇
為僖公之詩無疑耳夫以其詩之儻如
此然夫子猶錄之者蓋其體固列國之
風而所歌者乃當時之事則猶未純於
天子之頌若其所歌之事又皆有先王
禮樂教化之遺意焉則其文疑若猶可
予也况夫子與人亦安得而削之哉然
因其實而著之而非得失自有不
可抑者亦春秋之法也或曰魯之無風
何也先儒以為時王壞周公之後比於
先代故巡守不陳其詩而其篇序不列
於大師之職是以宋魯無風其或然歟
或謂夫子有所諱而削之則左氏所記

駟馬音 由立心之遠致馬政之盛也各章上六句是言收
以思字為主天下萬事起於君心思裕於心則萬事舉
卽馬政而國政可知卽物阜而民安可見矣

首章 牧馬必於圉者恐其病民妨民田且使馬適其性也
已見牧養有方矣薄言四句指一乘之馬言騎皇驪黃
舉其色之不齊以驗其盛而馬之盛處在彭彭上見以車是
以之駕車上思字及就平日立心言如君國子民皆是說無
疆處要與末句相關聯以境地言無疆是心周濇廓非地之
所能限也下思字就馬政言牧之得其地司之得其人畜之
不枉其性用之不窮其力非空言思也亦無疆中之一事斯
兼以調良言應彭彭句斯字要玩味正見思之所及物卽應
念而成也

二章 雖駟騂駟以戎馬言兵事尚強任任筋力強也期以時
日言無期言思之久遠非時之所能拘也斯才以耐遠

東郭子夏

當時列國大夫賦詩及吳季子觀周
樂皆無曰魯風者其說不得通矣

駟馬音 壯馬在圉音之野薄言駟者有駟音
有皇有驪有黃以車彭彭思無疆思馬斯

臧 賦也駟駟腹幹肥張之貌圉郊牧之外地
也驪馬白跨曰驪黃白曰皇純黑曰驪黃
駟曰黃彭彭盛貌思無疆謂心思之運量於
政治者深廣無窮也○此美僖公牧馬之盛
由其立心之遠蓋其心思廣大無所
不周故思及於馬斯有彭彭之善也○駟駟

駟馬在圉之野薄言駟者有駟音
騂有騂以車任任不思無期思馬斯才

騂毛曰騂黃白雜毛曰騂亦黃曰騂青黑曰
騂任任有力也無期猶無疆也才力也

卷八

未垂則上承天命下洽人心一世之福而為千載之樂矣末句與上不同見如此則今日在公之燕不徒一時之樂而且永濟雍熙之盛君享其休而臣亦蒙其福方見上下交泰氣象

思樂 此修畢泮宮落成而燕於泮宮也重泮不重飲四章修內治也後四章服遠人也泮飲酒及既作泮宮句最重內治在順大道屈羣醜威儀能文武服遠指淮夷

首章 講學行禮之典魯已久廢今魯侯一旦毅然行之是曠典一新矣中國臣民遠人觀望皆係於此豈不樂乎車行而旂建馬動而鸞和見其儀衛可樂也夫儀衛之盛不足為美以之視學若增華耳所以人心懽悅不令而從也小大就通國之民說于邇觀其講學行禮也豈想見當時一段踴躍樂從環橋觀聽氣象

三章 音是崇備重道尊賢才之聲聞須在泮泮上發備蓋胎胎誌明乎色笑不以尊貴而簡慢於中賤伊教謂明倫講學二句總是和顏色以善誘宛然如家人父子之相親也色笑不必分階匪怒即色笑也

四章 此願其化民格祖也首句提起見魯侯一身國人之趨向歸焉祖宗之付托在焉要言此一意德具於心威儀見於身總以敬為主敬明則無私欲之蔽敬慎則有中禮之休內外交修則有以師表乎民而觀感者自化允文政足經

五章 上四句講其飲酒之事下願其獲壽而服眾也飲酒在講學行禮之後難老者祝君以其所難也兼君德清明政教修整於難字義始備長者經久不易也長道仁育義正禮陶樂淑皆是包下文武同猶等事順者無一毫背反也見魯侯之身體力行也豈唯百姓也民者自我有以服于波而致心悅誠服之謂

有駟三章首二章燕飲以為樂末章頌禱以為樂也

思樂泮水 泮音判水薄采其芹音勤魯侯戾止言觀其旂其旂旒旒音鸞聲噦噦音無小無大從公于邁賦其事以起興也泮水泮宮之水也此魯侯泮泮而國人頌禱之詞言魯侯之至於泮宮也旂建鸞鳴文物著矣曠典一舉人心樂從合魯國大小之眾皆從

思樂泮水 邁以觀其講學行禮之盛也

薄采其藻魯侯戾止其馬蹻蹻其馬蹻蹻 飲人以和也

其音昭昭載色載笑匪怒伊教 賦其事以起興也音崇備重道之名也音魯侯之至於泮宮也儀物盛而聲名著矣時則平易以近民而色笑相親無有怒意

思樂泮水薄采其 前音魯侯戾止在泮飲酒既飲旨酒永錫難老願彼長道屆此羣醜賦其事以起興也長道大道也亦不外禮

德敬慎威儀維民之則允文允武昭假格烈 教信義之屬也屈服醜眾也既願其飲酒以獲壽又欲遵行人道以屈服羣眾之心也此至末皆因其飲於泮宮而致頌禱之意也

邦元武威能戰亂允者實有其德非徒為粉飾之具耀兵之
觀也魯國代稱字文而武烈不說故必文與武合斯有光於
烈祖也昭格道與相契如惠於宗公意即此便為善繼善述
之孝自求伊祜見福祿於烈祖而求之善則在自也

五章 此願其明德服遠也克明其德乃平日服遠之本修文
德以來之之意作泮宮是修整非初造也泮宮既作則
出兵受成反兵釋奠皆有其地先聲所至便自除其傑傲戾
其強悍因此可服淮夷也虎臣以勇言淑問以智言獻猷獻
又正言在泮而收功之事魯所少在武功而淮夷又世為魯
患故頌禱及此

六章 此願其將士賢而成功也克廣其重忠君愛國之心人
謂國有但不能推廣之能推廣此心則敵愾報國無一

不自便之圖矣桓桓四自克敵之時言其勇以立功
也不告二句自克敵之後言其和以獻功也重獻功一邊總
是德心所致末須繳轉作泮意若非魯侯作泮安能得人之
盛至此乎

七章 此願其備威謀而服遠也以力服之一時之伐也以心
服之自世之業也兵備雖重兵謀亦不可輕看式師計
出萬全也爾猶非徒攻戰之餒有忠信行變猶文德服遠人
意方肯魯國事孔淑不逆有效順而無敢違逆也卒德謂孔
淑者終淑不逆者永不逆玩卒字謂自今以往畢竟獲也指
日後其方見頌禱之意

卷八

祖廟有不孝自求伊祜音戶○賦也昭明假
也○願敬以明其德敬以慎其儀交修於內
外而斯民之表則從此樹也願有文以經邦
有武以戡亂孝格於烈祖○明明魯侯克明
其德既作泮宮淮夷攸服矯矯虎臣在泮獻
猷音淑淑問如皋陶在泮獻囚賦也矯矯武貌
耳也淑問善訊問也囚所虜獲之人也○此
章以下又皆自其服淮夷之事而願之蓋泮
宮雖講學行禮之地亦出兵受成之所故因
此地而遂以此為願言德之能明服遠之有
本故既作泮宮文事備而武毅亦振淮夷遂
由是服焉勇臣獻猷智臣獻囚正言在泮而
收功之○濟濟多士克廣德心桓桓于征

狄彼東南烝烝皇皇不吳不揚不告于
訥音在泮獻功狄遠之也東南淮夷也烝烝
兵之衆也皇皇威之大也吳謹謹也揚輕躁
也訥軍中訊獄之官也○此願其得賢士以
服遠也言多士廣充其忠君愛國之心而奮
力以遏東南之夷烝烝皇皇兵威盛也不吳
不揚兵律肅也不告於治獄之官而惟在泮
以各獻其功師克而不爭功也凡此皆廣
德心之○角弓其觶東矢其搜我追孔博
徒御無斃音既克淮夷孔淑不逆式固爾猶
淮夷卒獲賦也觶弓健貌搜矢疾聲博廣也
其備威謀以服遠也言弓矢車徒固足以克
淮夷使之順而不逆矣然必審固其謀猶計

卷八

三

八章此願其遠人服而貢獻來也以飛鳴集泮而變聲與淮夷感化而順應者自悟其非知逆不可以犯順裔不可以亂華也獻琛是懷德處末二句見其地不產龜象其國不屬荆揚以一方之人而貢四方之瑞蓋搜珍剔異以致其誠上三章言有德有人有威有謀皆所以服之之事然與其強彼之服孰若使之自服故又頌禱之如此

閔宮全首此美魯侯修廟而作重首二句與末三句遞自后稷及魯之封國者見有廟之由周公之孫十三句合言致敬郊廟而獲福載嘗四章詳言廟祭獲福天錫一

章詳言郊祭獲福末章言修廟之事大順人心與篇首二句相應

首章上二句言修廟制度之美下乃推其有廟之由閔宮合魯羣廟說實實以制度言枚枚以王夫言正此時所修者赫赫以下只推本有魯之由姜嫄六句言后稷降生之具降之百福五句天降福以及於穆仰民五句是後降福以及於民百穀而云百福以其能立民命養生民也上奄有是稷始有國下奄有是稼穡之效徧天下有稷二句昔無而今有也禹治水土稷教稼穡相繼成功故曰續見平成之烈賴粒食之利而有終也

三章此原魯得封之由也前兩是言其勢如此非言太王之志也致天句專指武王說致者極也若討惡有終未

東野仲子詩義卷八

出萬金斯淮夷○翮音彼飛鳴集于泮林終無不獲也○翮音彼飛鳴集于泮林

食我桑黹○懷我好音○懷音彼淮夷來獻其琛○音元龜象齒大賂南金○音也龜象實也

也○此願其遠夷既服而入貢也以惡鳥之變好音與夷人之歸順治龜象南金則皆指其所獻之物也

泮水八章首章美其蒞學而得人二章獲壽而服衆四章願其宜民而格先五章至末則詳願其服遠之功蓋因淮夷

之世為魯患故備言之也

閔宮有血實實枚枚赫赫姜嫄元其德

不曰上帝是依無災無害彌月不遲是生后稷降之百福黍稷重穰穆六稔稗治菽麥

不曰上帝是依無災無害彌月不遲是生后

稷降之百福黍稷重穰穆六稔稗治菽麥

奄有下土繼禹之緒○賦也闕深閉也

枚枚薯密也回邪依眷也先種曰種後種曰稗奄有下國受封於郃也奄有下土謂徧種於下土也○此傳公修廟而國人歌詠之詩

言此深闕之宮血然清靜下之磐基鞏固上之構結鬱密然魯之有廟始於周周之有國始於稷昔姜嫄以正直之德為上帝眷念故無災害而終十月之期以生后稷由是降以嘉種之福而后稷力農以受有郃之封遂以所降之種徧及於下土○后稷之孫實維大而繼禹治水之績也

而繼禹治水之績也○后稷之孫實維大

東野仲子詩義卷八

稔天命有絲毫絕武王必無絲毫動搖之心惟天命窮
則牧野之帥不得不會於厥功以上總原周公輔相有功下
述成王分封之意俾侯者見非伯子男之列大啓者見非五
十七之封未何須作與國同休看方見報功意○功在王
室叔父不可無封而佛時仔肩中人不可無相故叔父則留
相而元子則出封也

三章首四句敘先世受封之典便見郊廟祀典與之俱錫矣
周公之孫二句重寫統於周公下句不過紀其世系耳

龍游一句以承祀字提起承祀兼郊廟言此二句總言郊廟
承祀之儀以起郊廟之祭春秋二句說廟祭皇皇三句說郊
祭專祭者后帝配祭者皇祖后稷也是享二句言郊祭錫福
周公二句言廟祭錫福專祭者周公配祭者皇祖羣公也
解因時奉祭無所怠也不或與而循禮無所差也是饗飲其
飲食是宜其怨悵亦字應上既字降福舍下天錫章福女
舍下秋嘗四章此處福字且虛說亦不外保國與壽考也

東野...
卷八

音 泰王居岐之陽實始翦商至于文武續大王
之緒致天之屬于牧之野無貳無虞上帝臨
女敦敦商之旅克咸厥功王曰叔父建爾
元子俾侯于魯大啓爾宇為周室輔賦也屈極虞慮
敦治咸同也叔父周公也元子伯禽也○自
后稷至大王遷岐而民歸始有翦商之漸自
大王至文王以及於武王克纘其緒而奉天
絕商之意以行於牧野但見人心咸贊其決
而日不必疑慮帝命已屬之爾矣是時治商
之諸臣咸有其功而周公之功尤大也成王
念其功而封其子使之為諸侯於魯邦而
大開其土宇於以藩屏周室而為之輔也○
乃命魯公俾侯于東錫之山川土田附庸周

公之孫莊公之子龍游承祀六轡耳耳春秋
匪解享祀不忒皇皇后帝皇祖后稷享以
騂犧是饗是宜降福既多周公皇祖亦其
福女音汝賦也附庸屬城也耳耳柔從也
之名后稷者也周公皇祖則謂周公與羣公
也○上章既告周公以封伯禽之意此乃命
魯公以侯於東方其爵貴也錫山川以修其
形勢上田以供其祿食附庸以廣其封邑其
字正大啓也國既分封大紂郊廟之祀典亦
於是錫矣由是周公之孫莊公之子曰伯公
者建龍旂御六轡以承祀於郊廟其廟而祭
外祀也則不解於春秋不忒於禮儀其郊而
祭后帝也則配之以后稷而享用於騂犧自
是天神饗而宜之降福多矣周公皇祖並格

詩經
卷八

四章自此至保自是經章皆詳言敬於廟而獲福其時修
廟而祭故於廟祭備詳載嘗六句是禮萬舞句是樂此
七章是終春秋既悔兩句之意秋嘗舉一時以該四時秋而
二句言預於水祭白牲句言別於臨祭祭周公用白牡示不
以臣禮待公也若駢剛則魯公從周所尚也儀會以盛酒毛
魚之豚切肉之裁和菜之羹作三物看言物有常器也籩豆
句言器有常數也鼎彝兼文武聲容並作言無則聲在其中
以上總言敬謹之至孝孫有應祭而獲福也且虛說俾爾以
下方是有慶之實俾爾者神實使之也要見周公皇祖福汝
之意熾有炎之意昌有日新意俾爾六句得福壽之全而保
國三壽二句得老臣之輔而保國不虧句說土地無侵削也
不震句說人心無杌也止常保之實作勿者志同道合以
相道前後羽翼左右也岡陵即魯邦是常意

之亦為之福女矣自下章至第七章皆詳廟
祭獲福之事第八章皆詳郊祭獲福之事
○秋而載嘗夏而福衡此二句對人詞之白牡駢剛犧尊將
將此二句對人詞之籩豆大房萬舞洋洋
孝孫有慶俾爾熾而昌俾爾壽而臧保彼
東方魯邦是常不虧不崩不震不騰三壽作
勿國家安于磐石如陵賦也嘗秋祭名福衡施於牛角
之預也白牡以祀周公蓋周公有三禮故不
敢與文武同駢剛以祀魯公蓋魯公遵時尚
則無所嫌言禮之別也犧尊謂牛於尊腹也
將將列之整也毛魚爛去其毛而魚之也臧
切肉也羹大羹鉶羹也籩以盛果核也豆以
盛滷醢也大房半體之俎以盛牲體也萬舞

五章此承上章祭獲福而言且上指祭時此指平日禮述
說蓋能伐遠成功則善繼善述而格神有素矣故今致
敬於廟而獲福也公車六句皆出師之事朱英二句承公車
來總歸於申之盛貝冑句承公徒來總歸於徒之盛戎狄在
魯之西北荆舒在魯之西南彼入而我當之謂虜我伐而彼
畏之謂懲有此武功便可告成於祖廟而為獲福之本此處
須點入廟祭方見章旨莫我敢承以上美其武功之盛下
其獲福之隆俾爾八句承上說惟武功大故福大武功之
裕遠故福遠昌熾以福之方興未艾言壽富以壽之無窮言
黃髮言背欲且言有壽之徵也壽言與試欲君得有壽之佐
也此句重君一邊昌而大單厚之積極於無涯也萬有千歲

文舞武舞之兼舉也熾盛昌大感善也東方
即魯邦也虧損崩裂謂封疆侵削之患也震
驚騰動謂干戈擾攘之虞也三壽壽考之三
卿也禮備而樂作所謂春秋匪解而享祀
不感者也山是神錫之慶使其膺福壽之全
常保乎魯邦不虧而常盈不崩而常奠不震
而常靜不騰而常平又得老臣為助公車
同心協贊以奠國祚於岡陵之間也公車
千乘朱英綠膝二矛重弓公徒三萬
貝冑朱纓貝冑而朱纓此二句皆指車馬而言番徒增我狄是膺荆舒是懲
則莫我敢承俾爾昌而熾俾爾壽而富黃髮
台背壽考與試俾爾昌而大俾爾壽而臧
萬有千歲眉壽無有咎叶係○賦也國家計井出車田有萬井則

也通章皆所謂純報也

末章此詳言脩廟之事而見其順人心也與章首二句相應
例其餘寢在廟之後所以藏衣冠遺深嚴而敦密故孔頌廟
在寢之前所以奉祭祀貴敬而軒翬故奕奕矣斯所作以
曾君為主註教護指令也監視也廟工付工以事也課章程
考工以能也皆所謂作也曼以禮制深長言頌以勞曼宏大
言繼承寢廟須應闕宮二句是若見得周公皇祖功德深入
於民故廟貌一新而人心咸慰然其安神而順人者則僖公
也能無頌乎

黃髮皆壽徵也言郊祀格天而皇皇后帝
錫以純全之報使之眉壽以保魯國使齊人
歸常鄭人歸許以恢復國初大啓之字既燕
安喜樂而又有令善之妻有壽考之母於羣
臣爲之各協於邦國未爲所有是受福亦既
多矣而得黃髮兒齒之壽以享之所稱報之
純全者孰有大於是此章正所謂徂來之松
謂是享是宜降福既多者也
新甫之柏是斷短是度音是尋是尺松栢首
有鳥路寢孔頌新廟奕奕奕斯所作孔曼
且碩萬民是若賦也徂來新甫二山名斷截
之也尺短用之也鳥大碩亦大也奕斯公子
魚也曼長若順也言今日之修廟取材營
建各審其宜松栢則鳥而大焉路寢則頌而
大焉新廟奕奕然改觀矣是蓋我公命奕斯

教護屬功以課章程故廟制之長而且大行
如此也夫周公羣公有大功德於民民心之
所欲報也今廟制盡美萬民之望於是乎順
矣此正應首章闕宮有恤實實枚之意也

闕宮九章首末皆言修廟之事中則原
獲福以致頌
薦之意也

商頌四之五契爲舜司徒而封於商傳
三宗迭興及紂無道爲武王所滅封其
庶兄微了啓於宋修其禮樂以奉商後
其地在禹貢徐州泗濱西及豫州盟豬
之野其後政衰商之禮樂日以放失七
世至戴公時大夫正考甫得商頌十二
篇於周大師歸以祀其先王至孔子編
詩而又亡其七篇然其存者亦多闕文
疑義今不敢強通也商都亳宋都商丘

那與全音 此詩為祀成湯之樂歌。首言樂盛於將祭之時。次言樂盛於方祭之時。三言樂盛於祭畢之時。四言敬即任作樂時見之。

首節 上二句言陳樂極其盛。下言奏樂感乎神也。那與之嘆。嘆其多也。總該前三節意。說節樂者。鼓統樂者。小大之鼓。畢陳則凡小大之樂器皆陳可知矣。豈不多乎。置與奏相。永是一時事。蓋云陳其樂而奏之。簡簡耳。鼓為衆音之綱。故特舉之。商人尚聲。此正其味。木成奏鼓。三闕然後出迎牲時也。行者是用樂聲以求神於陽。啓在廟之聽。聞雖要舍感格。意而此時尚未見其感格也。烈祖者有功。成湯也。

二節 嗟假是樂三闕之後。迎牲以祭時事。奏假中便有思成。意思成者。未祭而有所思及。既祭而居處如見笑語如聞悅若形聲之可接。則是我所思者成矣。綏字指烈祖言。軌鼓四句。正說其所奏假者。嗚淵淵是和平。一是深遠。一是清亮。彼此相濟。和軌鼓音大管聲音細。高下適均。曰平。依者是順而協之意。堂上之。其音清越。最為難。若堂下軌鼓管聲依之。而毫無乖戾。其和平為何如。末二句總

上而嘆其美也。於赫以克。銘前烈言。穆穆訓美。指軌鼓之聲也。所以能格烈祖而致思成者以此。

三節 此是九獻之後。聲音並盛。祀事既畢時也。數以清濁。高下言矣。以綴兆疾徐。言舞之舞武舞。陳列兩階。大序不素也。嘉客二句。見得與代之人。聞之亦悅。先祖乎哉。亦字從上格。祖中生來言。此益見烈祖可禘之意。

四節 此節推先世之祭出於敬。以見其不可忘也。商人雖尚聲。而其所以感格處全在此心之敬。主之四句。一氣說下。先民泛言古人。勿泥商之祖宗。看作者行也。古人所行之事也。溫恭虛說執事句。正是溫恭處。自奏樂而迎牲。以迄畢獻。皆是事朝夕者。是無時不敬。有恪者。是無事不敬。溫見於外。恪存於中。未要見今日之祭。皆本先民亦不敢忘意。

五節 此以一氣之相承。而望其一顧也。烝嘗字。將字皆本上文。文作樂。敬來顧予句。是冀望之意。曰湯孫正見一朕

皆在今應天府亳州界。

皆在今應天府亳州界。

我思成軌。鼓淵淵。嗚管聲。既和且平。依我

聲聲於烏。赫湯孫。穆穆厥聲。之祭時若見其

形聞其聲。則似成此人也。淵淵深遠也。嗚嗚

清亮也。穆穆美也。迎牲之後。奏樂以格於

烈祖。而烈祖來格。遂安我。以所思而成之人

其時所奏之樂。軌鼓淵淵。然深遠管聲嗚嗚

然清亮。作之堂下者。極其和平。與堂上之玉

磬相為依。未是於赫哉。我湯孫也。其所為作

之音樂者。有穆穆之美。如此庸鼓有數。音

也。此言當祭而樂之盛也。庸鼓有數。音

萬舞有奕。我有嘉客。亦不爽。庸鼓也。嘉客

○九獻既終。鐘鼓交作。鞀然而甚盛。萬舞陳

於庭。奕然而有次。此不惟烈祖已行而已。格

即嘉客之助祭者。亦莫不爽。平而自古在昔

悅懌也。此言祭畢而樂之盛也。自古在昔

先民有作。溫恭朝夕。執事有恪。上文音樂之

其中矣。是恭敬也。自昔古之先民。作為祭禮

嘗以溫恭之意。自矜於朝夕。而所執之事

無不恪也。今亦行。顧予烝嘗。湯孫之將。樂作

古之道而已矣。將是烝嘗之所為備也。湯其顧而享之哉。此

蓋湯孫所奉。本於一氣之相承。亦庶幾其顧

鳥全言 此祭宗廟之樂而特舉湯與武丁蓋其創業中與
為獨隆耳篇中稱其功業不外人心國勢曰正曰
方命曰是承曰來格皆主人心說曰成曰奄有曰肇域曰
景員皆主土地說而人心土地總貫以命字正見其受命
之實也

首節 此原商人受命之始以及王業之成天命二字重下命
字皆統於此生契而曰生商商人之生自契始也天命
帝命對看殷土之宅以司徒受封也古字標曰後人祭祀而
追言之詞武字重君德以剛為正與下節武字相應湯之
武智勇大德是也止節表正之義城即封城之義兼作師作
君說四方兼有人有土說

二節 此言湯受命之固而垂裕之遠方命句承正來言瞻其
所在之方而命羣后也奄有句承城來先后即指湯不

死即方命奄有也 武丁對先王說即武丁也猶言湯之孫子
武丁也武丁朝諸侯有天下猶運之掌皆稱湯澤有以貽之
在字着力振起其人心固守其地也

三節 此二節連看以武丁二句貫下靡不勝精明果銳為中
與之本於內修外攘撥亂反正見之此句正是美其德
不在名號上說亦不主戰伐說具此德故足以聯屬人心開
拓土地龍旂二句諸侯服從之象見人心無異於方命厥后
也邦畿三句中外之模見土宇無異於奄有九有也靡
域者土地開廣極於四海再造之功與開邦等故曰肇

末節 來假二句頂上承精來景員句頂上肇域來皆中武丁
說殷受命者湯既受之於前武丁復受之於後也咸宜
俱在武德上見之湯以德受命宜也武丁以德受命亦宜也
自天錫之為命自人得之為祿亦不外人心土地二項

東野堂詩箋

也言

烈祖一章 首節原先祐之所貽中二節
而祭者末則冀
其祖之享也

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古帝命武
湯正域彼四方 賦也玄鳥鳥也鳥遺卵簡狄
吞之而生契也宅居也殷地
名芒芒大也古帝昔時之上帝也正治域境
也此祭祀宗廟之樂蓋祀契湯與武丁也
言天命玄鳥降而生契由是以敷教而受封
居殷土之廣大是商人之所由始也至湯有
武勇之德上帝命之以正治天方命厥后奄
下之封城則商業之所由成也

有九有商之先后受命不殆在武丁孫子厥
指諸侯也先后指湯也武丁即湯之孫子也
四方諸侯莫不受命於商而人心附矣九
州土地盡有於商而土地廣矣湯受帝正
域之命其堅固而無危殆若此是以在武丁
之為孫子者猶藉其有武丁孫子武王靡不
土有人之命而中興也武丁孫子武王靡不
勝龍旂十乘大糈是承襲而稱之也大糈
黍稷也武丁孫子維民所止肇域彼四海
也武丁襲湯之號能繼湯之德其武勇振
作足以興衰撥亂而無所不勝故以聯屬人
心而諸侯悉歸皆建車旂而為大糈之奉也
以整齊士宇而版圖不敗由邦畿而開四海
之域四海來假格來假祈景員維何殷受
命咸宜百祿是何音荷○祈新衆也景山名
商所都也員周也謂景山

卷八

此言商世德之盛而受命之久也。人主聰明最患淺露。德之深沉曰濬。明睿曰哲。世有者自契至湯非一君也。

濬哲全首 此祭羣廟之主而以伊尹配享成湯之詩。首二句是通篇之綱。首二章追敘羣后見王業所由始。中四章詳敘成湯見王業所由成。此大享之禮所當舉也。末章言伊尹為佐命元勳此配享之禮所當舉也。

四周皆大河也。觀大禘之承是四海之來助祭者有所祈之衆矣。觀邦畿之勝是景山內峙而四周大河有以立四方之極矣。人心土地正天命之所在而人君莫大之祿也。湯以武德固宜受命不死而武丁之武德亦足以勝之。是殷之受天命尚何有不宜而百祿之多。殆於此荷其全也。此三后之所以並可頌也。

玄鳥一章 首三句頌契之生商。中七句頌湯之造商。三節以下頌武丁之中興於商也。

濬哲維商 長發其祥。洪水芒芒禹敷下土方。外大國是疆。幅員既長。有娥方將。帝立子生商。賦也。濬深潛也。哲明覺也。方四方也。外大國遠諸侯也。幅邊隕周也。娥契。

長發句。復濬哲句。來德無一世不成。則命無一世不歸。洪水四句。不重只發明。洪荒甫闢之日。有娥氏已在幅員之內。生商就封國說。即肇基王業。意與元鳥章不同。彼言上帝此言帝舜。彼言生商人此言造商室。蓋契雖受一國之封。已開一之基。所以為禘也。

二章 上五句言契以德化民。天命所由基也。下言相土以德服人。天命所由弘也。契與相土平看。正見世有濬哲之君。相撥是強於為治。在德上說。撥謂撥解。洪濛之人心。撥昏而使之明。撥亂而使之正也。相者謂其相。相然不倦。以撥昏人心而教之也。受者敷教四方。則小大之國皆所受也。達是化。兩是達。正從撥解處透達也。率者躬行也。履即親義序別。信也不越。是行無過。差契之身。教如此而以此表示其民真若。有不知不覺而潛移默化者。遂字既字有神速之意。此正是其達處。既發二字。映相撥字。烈烈象其相撥也。自德之光顯。言相土承契之業。入長土。皆出領諸侯而斷英武乃濬。哲發越者。然也有截。截然何化不敢恃其約束。非謂有天下也。玄王相土皆以濬哲之德而衍其祥者。如此其成湯之興。王也。豈偶然哉。

之母家也將大也。生商造商也。與前篇之言。生契者不同也。此祭宗廟之樂。蓋祀玄王相土成湯也。言商世有濬哲之君。則世膺天命。受命之祥。發見也久矣。故過而言之。當禹治洪水。以外大國為中國之境。而幅隕廣大之時。有娥氏之國始大。故帝立其女之子。以造商室也。蓋契於是時。掌布五教。以肇有封土。而商之受命。實基於此。○玄王恒撥。受小國是達。受大國是達。率履不越。遂視既發。相土烈烈。海外有截。賦也。玄王契達通率。循履禮越。過發應也。○言契武健不倦於治。受小國大國以教之。而教即無所不通。蓋由其身率循於倫理。而無過越。故以示其民。遂發而應之也。此契之以德而基命也。及至相土烈烈。然顯盛而海外諸侯截然。齊服於商。此又相土之以德而延命也。

揚理直氣壯故威靈如此莫遂莫達從莫敢過一氣直下三
葉既滅則小國懷大國畏雖包猶未除而九有無敢橫行者
故曰有截不必說到受命也其枝葉乃除其本根也
行師次序然亦須發出後桀悔悟之意方見成湯心事不
得已而後及於桀也

末章 此歸重伊尹言湯之得賢臣以佐治也中葉只就成湯
未與以前說震雷國勢不定業謂人情不安全為夏失
其道令人危懼若此不是商之中衰允也天子猶云真應聖
人之期備聖人之德也允也者做足格天勇足除暴政足興
衰是也降于卿士三句一氣說下降者監天子之聖德而降
之也兩實字緊應降字上實字是指其人下實字是表其功
行政用武伐暴救民無不佐湯以受天命其動天矣配享之

典可不舉乎

殷武全章

此歷敘高宗有百世不磨之功末首作百世不磨
之廟以安其神而隆其報也中與根本以盛字為
主窺人來服諸侯來歸是天下之嚴天子不俯不蓋不致
怠遑是天子之嚴下民以嚴天然則天下之莫敢不來者
皆由君心之莫敢怠致之也

首章

此敘其伐楚之事而歸其功也據字重看毅然果斷有
人不及謀首奮字緊承繼著於恭默思道之時者此後
於克紹乃繼之日也宋入一句直說下荆楚據江淮之會
扼巴蜀之喉方城為城漢水為池皆所恃以爲固者今直抵
其地而入之使彼失其所恃於以聚致其醜類以收潰散之
心使叛亂之人不得復逞由是荆楚之地截然歸商統御之

旃有虔秉鉞 越如父烈烈則莫我敢曷
此三句見其威靈

夏桀 賦也武王湯也虔敬曷也也本也指
夏桀也葉旁生萌葉也指韋顧昆吾也
言湯既受天之命由是本聖敬之心以恭
行天討而載旃秉鉞威聲莫遏桀與三葉皆
莫得以遂其惡達其志而九有截然歸商矣
考當時行師之序初伐韋次伐昆吾
乃伐夏桀一本三葉之害蓋以次第而除也
上二章敘湯以敬德受天之命此則指言其
受命而申○首在中葉有震且栗允也天子
夏之事也○首在中葉有震且栗允也天子

降于卿士實維阿衡實左 音右音阿音衡也
震懼業危也卿士伊尹也阿衡官號謂庶事
倚之以為平也○言中葉之時尚且危懼道

湯降而允為濬哲之天子九圍有作矣而天
又賜之以卿士任阿衡之職以左右商王凡
行政用武皆賴其輔佐而成大業也是湯為
受命之聖王尹為佐命之元勳故於大禘之
祭而以之
配享也

長發七章

首二句推商室世德受命之
祚湯之格天而有天下以及伊尹相湯
之功總見其濬哲相承而禎之長發也

捷彼殷武奮伐荆楚 宋音入其阻哀
此句與前章相承而禎之長發也

旅有截其所湯孫之緒 賦也捷疾貌殷武殷
也湯孫高宗也○此祀高宗之樂自盤庚及
而殷道衰楚人畔之高宗雖然用武以伐之
深入其險阻泉聚其眾庶盡平其地而使之
截然齊一是皆高宗撥亂之功有光於前烈

也湯孫高宗也○此祀高宗之樂自盤庚及
而殷道衰楚人畔之高宗雖然用武以伐之
深入其險阻泉聚其眾庶盡平其地而使之
截然齊一是皆高宗撥亂之功有光於前烈

內矣威靈振作忽然不變其於載極乘鐵之功不大有尤乎故曰湯孫之統

三章 此刑楚既服乃以義責之也首二句言其所居不遠下是敘其先世服遠之功獨舉氏羌舉最遠者以例其餘

三章 此言諸侯畏服皆來述職也根荆楚既平來多辟本命自天子然明王奉天遵建邦設都則多辟雖受封於天

功耶以免罪云耳稼穡匪懈非遂以聖關自信也其中實有稟稟不敢詐保之意

四章 上二句言天命在於民心以見民之可畏下言高宗能畏民故得受命而中興也首二句泛言天之降監在民

五章 此極言具中興之盛澤及後裔也俱要根下荆楚服諸侯意商邑二句承上建福來報翼是政教修明而國威

之威靈不可掩也此是證然奮時將驚服中外之勢重新開闢加之壽考則此豈靈之盛與日俱長且獲康寧則其享

維女音荆楚居國南鄉昔有成湯自彼也○維女音荆楚居國南鄉昔有成湯自彼

賦也氏羌西夷也貢物曰享世見曰王○既加以克楚之威遂申以責楚之義以為荆楚

都于禹之績歲事來辟勿予禍適請稼穡匪解音解○賦也多辟諸侯也歲事歲時所治

少解庶可以免各兵上二節平外夷此一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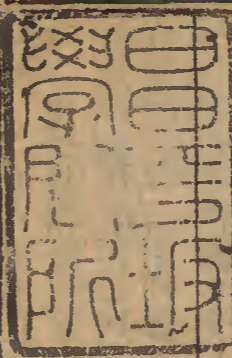
服中國因外威而遂○天命降監下民有嚴不僭不濫不敢怠違命于下國封建厥福也

商邑翼翼四方之極赫赫厥聲濯濯厥靈壽考且寧以保我後生也赫赫顯盛也濯濯光

明也○天子中興百度振肅皇都翼翼然整

年之日聲靈無改延及後生而猶藉聲靈遺跡以永享久安
長治之福也以字繁根聲靈說後生是時王自稱凡世世子
孫亦在其中

末章此見有百世不泯之功者當以百世不遷之廟安之也
景山亦見風氣所聚意陟彼二句是聚材是斷二句是
飭工斷是斷於所生之處遷是遷於造作之所方是正以繩
墨跡是制以斧斤處是截以刀錐柄之長楹之大則廟制之
弘厥可知寢者廟中之寢以高宗百世不滅之神而依於百
世不遷之廟則無不安矣特廟之祀百世不泯非三節三穆
之常禮可以幾及直與元王而居歆借成湯而蒸衍者矣豈
不鉅哉



盛其威靈所及濯濯然尤明又以壽考之躬
且獲安寧之慶所以貽謀者無窮使我後世
子孫未藉聲靈以無四方皆其力也○陟彼
此盛稱中興之功有裕後之澤也

景山松柏丸丸是斷是遷方斲卓是虔松栢

有挺旅楹有閑寢成孔安賦也丸丸直也遷

徒方正斲削虔截

而斷之徒之正之削之截之由是松栢挺然

其長旅楹閑然其大而寢廟成矣以此而祀

高宗是為百世不遷之廟不在三節三穆之

數高宗之神其孔安也此後人思報中興之

功特廟祀之此既成始而歌之之意也

殷武六章

前五章歷敘中興之功末章

功之意也

文選卷終

